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經典文獻史料研讀教學

【傳記文學選讀：史記】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執行單位：臺東大學華文系

計畫主持人：黃敬家

執行期程：99/8/1~100/1/31

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

目　　次

計畫總表
一、計畫名稱.....01
二、計畫目標.....01
三、計畫內容.....02
（一）研讀標的物選讀原因.....02
（二）研讀規劃表.....04
（三）研讀方法.....06
（四）課程運作模式.....07
（五）學生修課要求及學習成效評量.....08
四、研讀成果與議題討論.....09
（一）什麼是傳記文學.....09
（二）中國史傳敘事傳統與司馬遷.....14
（三）《史記》、《漢書》對項羽的敘述與評贊比較.....17
（四）《史記》、《漢書》對劉邦的敘述與評贊比較.....46
（五）呂后的女性復仇與政治能耐.....59
（六）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張良何能全身而退？.....72
（七）「狡兔死，走狗烹」——韓信的忠與愚.....98
（八）伯夷怨邪？非邪？若有怨，所怨為何？若無怨，何能無怨？.....112
（九）誰殺了李陵？是命中數奇，抑或官僚政治？.....117
（十）《史記》、《漢書》對游俠的敘述與評價觀點有何不同？.....126
（十一）刺客者，壯士乎？殺手乎？智乎？愚乎？.....140
（十二）《史記》史料學：資料檢索與運用.....159
（十三）選擇、想像與真實：司馬遷心中的一把尺.....160
（十四）從《左傳》到雜劇：趙氏孤兒的本事與新編.....161

（十五）期末終曲.....162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162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163
八、改進建議.....163
九、課程問卷統計圖.....164
十、附錄：課程 PPT.....167

一、計畫名稱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經典文獻史料研讀教學：【傳記文學選讀：史記】

二、計畫目標

傳記文學是深入古今人物生命歷程的一扇窗口，傳主的人格精神、言行應對和生命典型，皆可作為學生人格陶養的學習榜樣。閱讀傳記文學，可藉由生命典範的啟發，審視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實踐，其文學價值、歷史意義和教育功能，不言而喻。近幾年來，即使是華文系、中文系的學生，多數選課偏向現代文學，對文言文閱讀興趣缺然，這往往是因為沒有遇到適合的文本，加上自身古文閱讀能力有限，因而採取排拒方式敬而遠之，久之，從學生作業和報告可以明顯看出其語文表達和思辨程度的低落。因此，筆者以為傳記文本具有真實歷史人物典範，其生命情節具敘事性和故事性，學生閱讀往往興趣盎然，不但，語文程度自然提升，更能從中學習不同生命風采和處世態度。

本課程以中國傳記文學的經典之作——《史記》為研讀文本，以「生命書寫」為解讀重心，以原典解讀和討論方式進行，藉由研讀《史記》中具有典型性人物傳記，理解歷史人物及事件背後複雜的因果關係及人的存在處境，以引發對傳記文學的欣賞興趣及知人論世的史鑑省思，庶能於潛移默化中，建立學生生命內在的人格典範，以臻研讀傳記 的陶養目標。

其次，《史記》之體例、內涵、思想背景、寫作技巧及對後世散文和史傳寫作之影響深遠，故而本課程主要指導學生對此書作宏觀的研讀及深入的評析，以培養其研讀古典傳記的興趣和寫作能力，掌握傳記的創作方法，理解傳主其人、其事及其時代，進而提升其賞析和寫作能力。希望透過整學期的《史記》研讀，了解司馬遷如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探討人與歷史的關係；人如何創造歷史，歷史又如何影響人的存在處境，讓學生從歷史人物面對生命實境和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得到啟發和鑑戒，並增加對自我的瞭解。

《史記》兼具史學和文學價值，本課程具體學習目標如下：

（一）透過《史記》原典解讀，深入史記人物的精神，提升學生閱讀古典傳記的語文理解能力。

（二）透過本課程所設計的討論主題，了解司馬遷其人及時代，秦漢之際人物與歷史的互動，以及史遷特殊史識下對不同人物的描繪與評價，深化學生對史傳文學欣賞的能力。

（三）透過傳主人物典範的分析，建立學生的人格學習典範，拓展其生命視野，深化其生命思維。

（四）透過對史遷歷史筆法和藝術技巧的分析，培養學生傳記書寫的能力 。

最後，讓學生以其自身或周遭人物為對象實際進行傳記書寫。從對傳主生命故事的挖掘、建構，尋繹其生命意義與存在價值，令書寫者、被書寫者之間，藉由生命的銘刻與建構產生連結，同時，透過理論、文本的探討與分析，書寫實作的運用，深刻體會「生命書寫」之內涵，藉以開展文學與生命更寬廣的對話與思辨空間。

三、計畫內容

（一）研讀標的物選讀原因

史傳典籍浩繁，包括二十五史、各體雜傳、宗教聖傳等，而《史記》是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眾所公認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上起軒轅，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其中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體大思精，文筆生動，刻畫入微，見解獨到，無論在史學史或文學史上都是一部典律之作。

《史記》作者司馬遷將其悲劇性的生命遭遇，透過史事人物的敘事，展現更寬廣而睿智的歷史眼光和批判精神，傳達超越時代的價值思維和生命視野。司馬遷以其超越時代價值的進步史觀，實事求是的批判精神，批判漢代社會充斥的天人感應之談，容納各階層人物，將項羽、呂后列於本紀，闢貨殖、游俠等列傳，注重事件發展的因果變化和相互關係，表現無畏強權的批判精神和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態度，強調人物主體生命精神的刻畫，是中國傳記文學成熟的標誌，對後世史書、散文、小說都產生巨大的影響。

目前大學中文系或歷史系多有開設《史記》課程，而筆者此課程之設計特點，是希望以問題意識的方式，透過《史記》互見本文的不同敘述視角，《史記》與

《漢書》對同一歷史人物的不同觀點和評贊的對照，讓學生思考歷史的真相為何？或者，什麼是事實？當代史學界普遍認知到歷史其實是由不同的史家對事實或史料的解讀和拼貼所形成，並沒有單一的真相存在。因此，本課程特別重視傳記書寫者的立場和觀點的討論，透過課程引導，讓學生從更多面向去理解和思考傳主的存在處境，可以激發學生對人事物更多元的看待觀點，同時，注重研讀主體的具體參與，不只是去讀，而要學生透過角色揣摩，去感同身受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深化對人性的體悟，以同理心產生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共感。

筆者開設「傳記文學選讀」課程已有三個學年，第一年以《史記》為主，第二年以「四史」為主，第三年從《史記》到清代傳記小品選讀，從學生的學習回饋意見，發現學生印象最深刻、最喜愛的文本還是《史記》。因此，筆者以為透過《史記》這樣一部傳記文學上的典律之作的深入精讀，作為學生理解古典傳記的標的文本，可令學生精確掌握傳記文學的藝術成就和書寫特徵，引發其對傳記閱讀的高度興趣。

（一）本課程選用研讀教材

日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出版社

《史記會注考證》除對宋代以前《史記》各種鈔本殘卷進行校勘外，在註解方面更廣泛收羅重要研究成果，匯集成書，方便學者研讀，為目前文史學系開設《史記》課程的主要教本。本課程除對《史記》重要篇章加以解讀，並輔以歷代《史記》學家的重要評點，透過重要評解內容，獲得更多不同的解釋觀點和評價視角，豐富學生對不同人物、事件的理解面向。

（二）《史記》文本及研究輔助書目

漢司馬遷著，南北朝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出版社
漢 班固撰，唐 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出版社
明 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台北：蘭臺書局
明 葛鍚瑮輯，《漢書彙評》，北京：國家圖書館印行
清 梁玉繩，《史記志疑》，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清 姚祖恩，《史記精華錄》，台北：聯經出版社
黃福鑾編，《史記索引》，台北：大通書局
韓兆琦編注，《史記選注匯評》，台北：文津出版社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台北：里仁書局
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張高評，《史記研究粹編》，高雄：復文出版社
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張大可，《司馬遷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安平秋等，《史記教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史記今譯，三民/正中/商務/聯經
（三）傳記史及傳記理論研究
韓兆琦主編，《中國傳記文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祥年，《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陳蘭村，《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劉紹唐編，《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朱文華，《傳記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李祥年，《傳記學概論》，安徽：文藝出版社
王元，《傳記學》，台北：牧童出版社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
章學誠撰，葉瑛注，《文史通義注》，台北：里仁書局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台北：里仁書局
杜維運，《中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

（二）研讀規劃表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主讀人	研讀內容（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99/9/15	黃敬家	課程介紹/分組	• 課程目標、進度、進行方式和作業說明
2	99/9/22	黃敬家	中秋節	
3	99/9/29	黃敬家	《史記》導論	• 傳記文學的發展 • 傳記的種類與撰寫方法 • 《史記》體例、內容、論贊概說
4	99/10/6	黃敬家	〈太史公自序〉	• 司馬遷的內在世界

5	99/10/13	黃敬家	〈報任安書〉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	‧ 司馬遷的悲憤 ‧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
6	99/10/20	黃敬家	〈項羽本紀〉 《漢書‧項籍傳》	第一組：《史記》、《漢書》對項羽的敘述與評贊比較
7	99/10/27	黃敬家	〈高祖本紀〉 《漢書‧高祖本紀》	第二組：《史記》、《漢書》對劉邦的敘述與評贊比較
8	99/11/3	黃敬家	〈呂太后本紀〉	第三組：呂后的女性復仇與政治能耐
9	99/11/10	黃敬家	〈留侯世家〉	第四組：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張良何能全身而退？
10	99/11/17	黃敬家	〈淮陰侯列傳〉	第五組：「狡兔死，走狗烹」——韓信的忠與愚
11	99/11/24	黃敬家	〈伯夷列傳〉	第六組伯夷怨邪？非邪？若有怨，所怨為何？若無怨，何能無怨？
12	99/12/1	王國昭 臺東大學華文系講師	《史記》史料學——資料檢索與運用	
13	99/12/8	賴亮郡 臺東大學社教系教授	選擇、想像與真實：司馬遷心中的那把尺	
14	99/12/15	許秀霞 臺東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從《左傳》到雜劇：趙氏孤兒的本事與新編	
15	99/12/22	黃敬家	〈李將軍列傳〉	第七組：誰殺了李陵？是命中數奇，抑或官僚政治？
16	99/12/29	黃敬家	〈游俠列傳〉 《漢書‧游俠列傳》	第八組：《史記》、《漢書》對游俠的敘述與評價觀點有何不同？

17	100/1/5	黃敬家	〈刺客列傳〉	第九組：刺客者，壯士乎？殺手乎？智乎？愚乎？
18	100/1/12	黃敬家	期末學習成果評量	• 課程意見回饋 繳交個人作業

（三）研讀方法

本計畫之研讀方式，打破《史記》原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的編排體例，而選擇以人物傳記為主的本紀、世家和列傳中的相關篇章，按研讀主題分為四大單元，茲分述如下：

第一單元：傳記文學與《史記》概說。從第二週到第三週。講述傳記文學發展的梗概，傳記的種類和寫作方法，使學生學習一篇吸引人的傳記作品，應該具備哪些內容條件？其次，《史記》概說，使學生對《史記》之成書、體例、論贊等有所理解。

第二單元：《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生命歷程。從第四週到第六週。研讀篇章包括〈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漢書・司馬遷傳・贊曰》。一方面從了解史遷的生命遭遇，以便能更深入理解其歷史評價的思想根源，一方面通過自序對《史記》諸篇內容獲得梗概的認知，以熟悉研讀《史記》的方法。再通過班固對史遷的評贊，思考兩位史家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個人遭際，不同的學養眼光和生命視野，看待史事所呈現的差異評價。

第三單元：秦漢之際的歷史風雲。從第七週到第十二週。本單元選取環繞秦亡漢興之際，楚漢相爭歷程的重要人物傳記，包括〈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留侯世家〉、〈淮陰侯列傳〉等。從《史記》、《漢書》對項羽、劉邦這兩種英雄典型敘事觀點的不同，看史遷和班固對二人評價的差異，釐清楚漢相爭的成敗關鍵為何？從〈呂太后本紀〉，理解呂后虐殺趙王母子，爾後在「王諸呂、誅諸呂」的政治勢態的驚濤駭浪中，堅毅的女人心。從〈留侯世家〉中，看張良既為高祖身邊第一謀臣，如何能功成保身呢？從〈淮陰侯列傳〉中，看韓信

到底有無「謀反」之意？此二人一為謀臣，一為將帥，同為漢家天下的第一等功臣，然而人生的結局卻截然對反，此中關鍵在於漢帝國建立之後，二人對時勢和個人處境的自覺之異，值得熟讀而深思。然後，反省風雲際會中時勢、英雄與人性的合奏，形成什麼樣的歷史圖景。

第四單元：史遷特殊的人物抉擇與評贊。從第十三週到第十七週。本單元選取〈伯夷列傳〉、〈李將軍列傳〉兩篇單傳，〈游俠列傳〉、〈刺客列傳〉兩篇類傳。從〈伯夷列傳〉中，讓學生討論史遷的三大疑問：一，孔子讚揚古代讓國高義之士，如吳太伯、伯夷，為何獨漏許由、務光等人？二，從〈采薇歌〉看來，伯夷果如孔子所言「怨是用希」乎？三，天道果然無親，而常與善人乎？〈李將軍列傳〉中，李廣一門的悲劇遭遇，是天意，還是人為造成？以上二文，可見出史遷對於人生遭遇之操控於天道命運或人為因素的強烈質疑。〈游俠列傳〉中，司馬遷讚游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班固卻批游俠「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評史遷「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二位史家對於游俠之褒貶讚抑與史家所持之立場值得吾人玩味。〈刺客列傳〉中，五位壯士為知己者死，值得嗎？這五種生命典型各有何特色？他們的行為有何可欽與可議之處呢？透過以上不同主題的閱讀，讓學生體會史遷超越時代的批判眼光，不拘一家學說的思想背景，以及個人遭遇和生命體會所鬱積的深厚情感和悲憤，讓學生從從理解中自然產生一種更寬厚而哀矜勿喜的生命態度。

此外，每一週針對主題文本，設定若干討論子題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互相分享交流。並且，包括三次專題演講，由王國昭教授演講，關於《史記》研究史料的檢索和考證；其次，由賴亮郡教授演講司馬遷選擇和評判人物的標準；以及由許秀霞教授講授趙氏孤兒從左傳、史記和戲曲的改編和演進，讓學生了解從《左傳》、《史記》和小說戲曲，人物敘事技巧的發展。

（四）課程運作模式

本課程要求選課學生，必須按照既定課綱課前預先研讀文本，以便課堂能進

入討論。

本課程每講次設定一個討論主題和相關文本，每週上課時間為三節課，課程運作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節由主讀者針對學習單元之文本原典加以整體導讀和消文解釋，第二節由分配到的小組進行文本主題報告和分析，第三節由主讀者和報告小組提出問題，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對話和意見交流。每組學員必須輪流回應問題討論，並發表研讀心得。若遇演講週次，由主講者演述兩節課，第三節仍由學生進行小組討論，與主講者進行提問對話和發表小組討論成果。

各組課堂的討論心得，均需加以整理記錄，放在課程網站上，提供其他學生瀏覽。每週課程結束後，應針對不同學者對該篇人物或內容的評點，提出個人意見，在課程網站分享個人學習心得。

本課程除了由計畫主持人擔任主讀者，另安排本校文獻學專長的王國昭教授介紹史記的史料學；研究《左傳》的許秀霞教授，介紹《左傳》人物藝術對《史記》的影響。並且，邀請從事《史記》研究與教學的外系學者賴亮郡教授進行課堂演講，講授司馬遷對人物評鑑的觀點，以期透過不同學者專家的演講引導，增廣學生對《史記》內涵了解的深度和廣度，達到交流學習的效果。

（五）學生修課要求及學習成效評量

（一）修課要求

本課程注重學生對於《史記》人物敘事內容的討論參與，藉由集體腦力激盪提供多元閱讀視角給其他人，以期對傳主及其時代有更深刻的認知，並注重不同生命情境的具體感知，將傳主置入當代時空，或者將自身置入傳主時代，想像事件可能的發展和主體的切身感受，以發展學生對歷史人物的生命情境更深刻的同理心。課程參與之具體規範如下：

1、本課程以華文系三年級學生為主。

2、文本閱讀必須以規定的古典文本為主。

3、選修學生應根據課程綱要事先閱讀該週研討文本，以便課堂上進行分組討論，每位學生一學期至少上台發言五次。

4、課前、課後注意教學網站的公布事項，每週應於網站討論議題回應至少一次。

（二）作業規定

1、分組報告，訓練學生對文本意義的口語表達。

（1）4～5 人一組，每組擇一講次的課程主題上臺報告。

（2）內容包括文本結構佈局、藝術技巧分析，作者撰作觀點探討，歷代《史記》學家的評點觀點，相關傳記文本比較、對讀。

（3）提出問題討論。

2、個人傳記創作，訓練學生對傳記寫作技巧的運用和寫作能力。

每人從周遭人物選定一個對象，進行生平採訪，傳主史料蒐集整理和理解，撰寫成一篇傳記。

（三）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本課程由以下四個面向來評量學生學習投入情形和學習成效：

1、出席情形與每週討論議題發言 30%

2、作業及網頁平台的討論與分享 20%

3、分組專題報告 30%

4、期末學習成果評量 20%

四、研讀成果與議題討論

（一）什麼是傳記文學

日人鶴見祐輔論《傳記的意義》一文說：「我們認爲傳記可以有兩層涵義：即一方面是屬於科學的，他方面又必須是屬於文學的。所謂科學的意義，就是指真確的事實。因爲傳記所描寫的個人對象，其在人世間的一切生活，非嚴正敘述不可，材料必須絕對真實，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空想和誇張。有些傳記僅有文學的意味，而無科學的真實性，所以只可稱爲歷史小說，而不能稱爲傳記。所謂文學的意義，即是創造，即是再現，即是新生的意思，因爲作者必須把已死去的古人，再現於紙上，而創造成一個活鮮鮮的新人物，使讀者有如面見其人之感。要之，必須具

有小說家的筆力技倆，才能負起這種使命」。

● 王元：《傳記學、第一章 傳記的意義及其演進的概況》頁 **13**

傳記的寫作，必須以人性爲中心，以事跡爲附著，即是要因人以見事，不能因事而見人。這因爲和人性有關係的事情，不一定是歷史上的大事件。

胡適的傳記觀①傳記起於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故柏拉圖與謝諾芬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蘇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故布魯達奇爲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②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寫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③傳記所傳的人物，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

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爲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換句話說，任何有關個人的活動記錄與思想見解的材料，都屬於傳記文學的範疇。

傳記文學的人物，必須使他自己行動，自己表現，自己發展才對，傳記的作者無需加任何按語，讀者就其所傳者的行爲就可以認識這個所傳的人是什麼樣的人，這才是所謂文學的傳記，才是傳記的文學性。

＊傳記與傳記文學之不同

傳記及自傳在文學上的地位，經梁啓超及胡適兩位之提倡而更形提高。兩人均承認頗受清代大儒章學誠氏之影響。

「傳記」與「傳記文學」，應該是兩件事，「傳記」是屬於史學方面的，「傳記文學」是文學方面的。中國的正史，是一種記傳體的歷史，所謂「記傳體」，就是以「傳記」爲主的，性質同是傳記。中國的正史裏面，主體就是傳記。單就正史而言，中國兩千多年來並不缺乏傳記，但從文學觀點來看，中國正史上的傳記，很少是合乎傳記文學的條件，所以胡適之先生才說：「我覺得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

傳記僅是敘述一個人的行動，傳記文學便須描寫一個人在完成這一行動時所表現的神態、和造成的氣氛等等，所以傳記給讀者的印象是靜的，是死的，傳記文學給讀者的印象是動的，是活的。這是一般的傳記和傳記文學作品最重要的不同之處。

＊杜呈祥：《什麼是傳記文學、傳記與傳記文學》頁 **20**

一般的傳記和傳記文學作品，還應該有下列不同之點：

（一）傳記多半只敘記一個人的公生活，如事功、主張、節操、學術造詣等。傳記文學作品便必須兼顧到一個人的私生活，大而男女關係，小而生活習慣，都要讓讀者曉得。因爲傳記文學作家所要呈現給讀者的是傳記主人翁的整個人格。

（二）傳記多半只是從個人敘述個人，傳記文學作品便必須注意到書中主人翁的時代和環境的描述。傳記家只敘述一個人的偉大或罪惡，傳記文學家便必須告訴讀者造成這偉大或罪惡的時代環境是甚麼。

（三）傳記多半只是概括地敘記一個人的思想主張和對人的關係，傳記文學家便注意引用書中主人翁表達思想主張的說話和對人交往的原始文件。因此在傳記裏面，對話很少，原件也很少，傳記文學作品便充分利用對話和原件。

＊傳記與小說的差異

小說既以社會生活的全面做個描寫的對象，所以作家先要把握著最能代表那對象的東西。小說家可以任意割取某甲的嘴臉，某乙的家世，某丙的嗜好……等等合成一個人物，同時還可以任意割取古往今來或有或無的事件來安排那「合成的人物」的生涯，而這生涯就常是一時代或一社會生活的縮影。所以小說的材料是象徵的材料，處理那材料的方法，也是象徵的方法。

學者專家所寫的「傳記」，每多拘泥事實平鋪直敘，較少興味；而由小說家執筆寫成的「傳記」，則喜採用撰作歷史小說的方法，在「真實的生活」以外，加上少許「想像的生活」並穿插上一些可能有的「對話」，使得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因而全文生動，興味盎然。

＊傳記文學的創作方法

一篇感動人的傳記，是一幅傳神的肖像畫，是文學作品，在真實材料上加入許多想像的記載。

＊傳記文學創作原則：

第一、傳記文學是史學和文學的統一物。傳記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根據傳記資料彫塑而成的。所以創作傳記文學作品的第一步工作，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去搜集傳記資料，尤其要注意搜求傳記中人的手蹟、照片和談話紀錄等。

第二、要根據資料細心研究傳記中人的人格和思想等。一個好的傳記文學作家，應該是傳記中人的真正知己。對於一般過去或世俗的評論，尤其要摒除淨盡。我們要從傳記資料中去尋求傳記中人的生平真象，不要人云亦云。對於傳記中人的生平，更要保持一種法官式的冷靜，一切憑資料，一切重事

實，千萬不要有意爲傳記中人辯護，或懷有甚麼「隱惡揚善」的觀念，人總是有失敗的一面，更難免有過失或缺點，一個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是要把傳記中人的整個人格呈現在讀者面前的。

第三、要注意文字的技巧。史學是求真的，文學是求美的。好的傳記文學作品必須兼有真和美的。

＊程滄波：《什麼是傳記文學、論傳記文學》頁 **31**

新傳紀家應該注意的幾件事：第一、應該注意年月時序。中外傳記對於這一點的情形大概彷彿。舊時古典式的傳記，對時間次序最忽略。中國人至今寫古文，有時故意要把確定的歲月，寫成某年月日。第二、新傳記家應該避免偏重於道德性的批評。第三、新傳記家對於材料，應有嚴密的選擇剪裁。現代新傳記家所描摹的不是塑像，而是人。在學術的立場上，我們應綜合中西傳記文學的演進，力求其完善。

傳記文學裡所寫的，並不是枯燥無味的瑣碎事實，而是一種情趣；這種情趣是一個人在追求理想時所感觸到的事事物物。一個人之所以能成大功、立大業，都由一種理想情趣作爲原動力；在寫傳記的時候，最好能追出這種原動力，由此線索將他的一生事蹟連繫起來。

一部傳記如果受不住三種考驗，便不能成爲偉大的傳記。第一、一部偉大的傳記必須將中心人物重新創造出來，使人無論在任何角度上看，都有真實之感。第二、第一流的傳記必須也能講出一個可以吸引人的故事。第三、第一流的傳記作家描寫人物和故事的方式，不但要意味深長，而且要深刻，必須在我們的心中勾起一段回憶，使我們從共同的生活經驗中引起共鳴。當我們讀到這種地方，我們往往會想到自己生活當中類似的經驗，而受到深切的感動。

中國傳記文學的特質

傳記文學惟有真摯才可以感人，也惟有真實才富有歷史價值。過去我們的名人傳記甚少佳構，主要的原因，都是假手他人。而且彷彿已形成一套公式：自幼而壯而老，立功立德立言，人人完美無缺，篇篇內容雷同。

現代傳記文學的第一個特質：「勇敢的尋求真實。」強調人類性格的複雜性列爲現代傳記文學的第二個特質。第三個特質。他們從讀物中所最想得到的，就是這種態度的證實。渴望發現和他具有同樣苦惱的同道。

中國傳統式的傳記，如行狀、家傳、墓誌銘、墓表、神道碑之類，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墨守前人成規，專講古文義法，力求忌避，不講真話的那一套，甚至有的是身死之後，多半由旁人代撰或以相當「潤筆之資」換取得來的「諛墓之文」。

所謂新體傳記，大體上採取西方傳記的體例，其所包含的，誠如胡適之先生指出的有下列幾點：(1)家世；(2)時勢；(3)教育（少時閱歷）；(4)朋友；(5)一生

之變遷；(6)著述（文人）；事業（政治家、大將……）；(7)瑣事（無數，以詳爲貴）；(8)其人之影響。（見《胡適留學日記》：《藏暉室記》卷七。）胡先生並且說到此種西方傳記的佳處：「（一）可見其人格進退之次第，及其進退之動力；（二）瑣事多而詳，讀之者如親見其人，親聆其談論。」

＊傳記文學創作歷程

一、選定對象

熟悉、可掌握、可查考、可訪談、資料豐富、人生經歷精彩、爭議性高、某方面貢獻卓著，最重要是對傳主真的非常感興趣。

二、蒐集資料/訪談錄音

包括日記、著作、行程、書信等，親族關係、門人弟子、伴侶子女相關訊息。訪談前以對傳主有概略瞭解，劃分其人生階段，各就其經歷預設相關問題，在訪談過程，必然會接收到預設問題之外的訊息，必須有敏銳的覺察力，往問題癥結繼續發問，挖掘核心答案或者傳主本人對自身該經歷的看法。

三、人生影像

蒐集傳主成長過程或關鍵時刻的照片，訪談過程並能藉相機捕捉傳主神態、特質，有助於回顧傳主其人的生命印象。

四、簡易年譜

將所有資料編成簡易年譜，在重要經歷處加上各人看法詮釋，以此作爲撰寫綱要，從中決定傳主生命書寫的重心處。

五、相關年代史料

瞭解傳主所在年代歷史大事，對傳主所住過或重要經歷的地方文獻、地理位置加以理解，或者親自走訪一遍，以體會傳主歷程。

六、構思大綱

以先前所蒐羅的傳主資料、圖文、環境時空等史料，對傳主一生何處精彩，何處可多加著墨，應胸有成竹，構思大綱已決定撰寫形式，或用對話問答，或用圖文穿插，或用文學之筆敘述完整故事，或順敘、或倒敘，皆預先決定。

七、著手撰寫

根據傳主生命事實，進入其人所處時代，揣想其人之心境、性格與遭際，以自身之理解，或用文學之筆，或用分析之理，或同情、或批判、或秉筆直書，依前之佈局來寫。

敘事的過程，應考慮到傳主形象的建立，傳主生命情節安排是否合理流暢，傳主的人生舞台、周遭環境描述是否恰當，傳記中的對話是否符合傳主性格，整部傳記是否透露了重要而深刻的生命意涵。掌握以上五種要素，必能撰寫出成功的傳記。

實際撰寫時時面臨若干未能弄清的細節，可時時與傳主保持聯絡，或者是資料不夠精細，則按每一細節再加蒐羅、消化。

完成之後，放置一段時日不加理會，然後再仔細修訂一遍，感受和文字表達

將能更臻成熟。

八、編排

當代傳記多輔以相關圖片、創作或照片，一邊完成文字部分，一邊要設想傳主這段經歷有何相關圖文資料可相資對照者，如作者照片、文章，即可在撰寫中鑲嵌入文，這也涉及現代編輯排版方法。

（二）中國史傳敘事傳統與司馬遷

史傳的演變過程，有來自時代與社會思潮的外在因素，也有來自傳記體製本身內在的因素。

一、先秦時期

一直以來，傳記都被歸屬於史學部門。周代已經建立比較完備的史官制度，帝王的世系譜牒已有專人負責，這種言辭簡略的記事活動，代表了中國古代傳記寫作最初的萌芽。譜牒與詩歌這兩種體製的不同特點，形成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的兩種基本傾向，即嚴謹簡省的記實和誇張奇異的想像。這兩種傾向在以後的傳記創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與發展。

《詩經》記載祖先事蹟的作品，對人物形象加以神奇的想像，更富於文學性，如《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以及《楚辭》中的〈離騷〉等。雖非敘述人物的傳記，卻具有傳記以刻劃人物爲中心的特質。

《四庫全書總目》把《晏子春秋》列入史部傳記類，加案語說：「《晏子》一書，由後人摭其軼事爲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舊列入子部；今移入於此。」

春秋戰國時期蓬勃發展的歷史文學創作，如《春秋》雖僅爲簡單的編年紀事，但它反映出當時人們已能從人事的角度記敘史實。《春秋》之後，歷史文學逐漸將焦點放在人事敘事。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已在敘事中刻劃人物形象。[1]但是，其並不是以歷史人物爲中心，而是以歷史事件爲主，尚不能算是成

[1] 從周平王遷都到春秋戰國之際，各種社會鬥爭尖銳與複雜，於是出現了以記載各諸侯國家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爲主要內容的新型的歷史文學著作。《左傳》記載了春秋各國 255 年間的歷史，採用編年體的形式，但是它已不是如《春秋》那樣的編年大事記，而是開創了一種敘事體，即敘述中包含了因果和背景材料。《國語》是一部國別史，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的事，起於周穆王，終於魯悼公。主要是記言，在記言當中能見得人物的形象。《戰國策》記錄了東周、

熟的傳記。從《春秋》開始，作者將其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寄寓於字裡行間，使讀者可以從敘事中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這形成一種史傳評論的特色，到了《史記》作者的個人思想更爲顯著。

《史通》論列傳：「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列當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傳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從《史漢》的列傳起，到近時古文體裁的傳記墓誌，形式格調極少變化。直到庚子以後，李鴻章死後，《新民叢報》發行梁啓超著的《李鴻章》。新文化運動以後，時流文壇中曾流行寫自傳。替中國數千年傳記之學，另開一個面目。言行錄往往比傳記還有趣味，所以，胡適把《論語》當作中國最早的言行錄，也就是我們中國最早的傳記文學。《論語》固然以記錄孔子的言行思想爲中心，但其敘事未經安排，僅是片段的組成，應不能算是真正的傳記。

《禮記・玉藻篇》：「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但是，無論記言或記事，二者的缺點即是忽略了歷史的主體——人物。

此時期的傳記逐漸由簡單的記事，發展到《左傳》在記事中刻劃人物形象，朝向以人物爲中心的趨勢。

二、兩漢魏晉南北朝

司馬遷《史記》一書開創了「紀傳體」這一修史體裁，以人物爲中心來反映歷史。記錄事件的選擇，服從於作者刻劃人物性格的需要。此後所謂「正史」的二十五史無不以這一體裁修撰。擴大史傳人物的類型，使得傳記不只是帝王等政治人物的專史。因爲「列傳」是「錄人臣之行狀」，人臣是參與軍國大事決策或執行的人，不同人臣的列傳所記傳主的生平，便能從不同的角度和人臣參與程度的深淺，反映出軍國大事的全貌。

劉知幾《史通》卷二〈列傳〉云：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記）、漢（書）。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

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等十二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前後共約240年左右。此書善於剪裁，作者對人物並不作面面俱到的介紹，而只抓住最重要的活動及言論作詳細的介紹，以突出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徵。

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劉知幾稱本紀是紀傳體中的「編年史」部份，相當於「春秋之經」，而列傳是「列事」的部份，相當於「春秋之傳」，是以「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據劉氏所言，原來「本紀」與「列傳」的關係，猶之《春秋》與《左傳》的關係。

《漢書》較傾向於客觀敘事歷史，由於當時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已經穩固，記史主要是爲鞏固王權服務，批判色彩自然轉弱，史傳的文學性削弱。

西漢是中國古代史傳文學成熟期，除了正史傳記之外，雜傳也產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混亂的政治局勢，使得雜傳創作極爲興盛，這些雜傳不像正史或論政散文，以論述歷史政治爲主，而展現了當時不同階層和群體的人物的情狀，展現不同於正史的傳記意義。

史傳之外的傳記，包括類傳、別傳、自傳、碑傳、行狀等，可統稱爲雜傳，劉知幾《史通・雜述篇》將雜述分爲十類，謂其：「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雜傳可爲正史提供資料，雜傳不同於正史僅記錄重大變局，它往往記錄社會現實的某個側面，並補充正史。因此，篇幅多半短小一兩百字、敘述簡練爲其特色。作者往往從生活軼事的記錄來表現人物性格，但是這些軼事的真實性質值得懷疑。因爲中國正史作者往往採用家族請人寫的碑傳、紀念性別傳爲材料，這些內容往往歌功頌德，誇大或隱惡揚善。

由史筆可分爲兩大支流，一是碑傳文，一是傳奇文；傳奇文重創造不重寫實，碑傳文則重寫實不重創造。然而，後代碑傳文除了碑主的郡望官秩生卒尚可徵信外，其品德行爲沒有不被加以藻飾夸張的。碑傳之文多誇大不實，然後代治史者因爲無法仔細研究每一個傳主，而採用碑傳爲依據，信以爲實，以致浮濫。《宋書・裴松之傳》中，裴松之曾上表建議對碑傳嚴加限制：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征，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協。

魏晉時期《三國志》《後漢書》敘述人物的方式，由傳主的籍貫字號，生平大事經歷到死亡，記錄完整，然而人物形象模糊而概念化。這種簡略敘事的模式，使得史學與文學分道揚鑣，史著走向純粹記事發展，不再重視刻劃個別人物的形

象，加上統治者對修史的干預，史家難以在史著中透露個人的史識批判。

三、唐宋時期

唐宋正史傳記由於封建政治的影響，史傳自覺地運用歷史記錄，強調倫理道德借鑑的功用，正史傳記並不重視歷史人物的形象描繪和性格刻劃，正史傳記趨於保守律化。總體來說，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正史傳記更自覺地向史學發展，並不注重對歷史人物的形象描寫和性格刻劃。不過，雜傳，尤其是各體單傳，有相當的發展。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柳宗元所寫傳記散文等。

唐代以後由於傳記觀念沒有新的突破，正史受到政治勢力的控管，因而削弱了傳記以傳傳人的任務。

以下將以表格的方式結合「導讀」、「學生問題討論」和「課堂剪影」三個部分，並輔以上課照片記錄，按照課程安排的順序陳列之：

（三）《史記》、《漢書》對項羽的敘述與評贊比較	
時間：99/10/13、99/10/20	第一組組員： 徐姿榆、郭雅琪、黃咨融
主讀人：黃敬家	
閱讀教材： 《史記》項羽本紀、《漢書》項籍傳	

導讀：

《史記》、《漢書》對項羽的敘述與評贊比較

《史記・項羽本紀》

全文段落主題

一、 記述楚國遺族項梁叔姪的流亡生活。側重於項羽的厭學尚勇和伺機稱霸的雄心。

二、 記述項梁叔姪擁立楚懷王。側重項羽在鉅鹿之戰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成爲諸侯上將軍。這是項羽取得輝煌勝利的時代，儘管有不少錯

誤，但不愧爲英雄。

三、 寫項羽入關，胸無統一大計，不用范增良謀，醉心於霸王稱號，陷入以劉邦爲主的諸王圍攻之中。這是項羽一生事業的轉折點。以前是諸侯反秦，以後則是爭奪地位的楚漢戰爭了。其中所寫之鴻門宴是史記中的藝術成就。

四、 寫項羽在楚漢戰爭中由強到弱，直至最後兵敗自殺的全過程。司馬遷的同情是在項羽一方，但他把項羽失敗的原因也寫的極爲清楚，項羽的悲劇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五、 太史公論贊，是司馬遷的議論，比較全面客觀的評價項羽的功過。

西楚霸王項羽

- 名籍，字羽
- 年少時曾學習書法不成，又學劍，仍不成。
- 立志要學「萬人敵」（就是能抵擋一萬人的本領）
- 從叔父學兵法。
- 但僅「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羽身高八尺，力能舉鼎，年青時志向遠大

項羽的形象

一、好勇鬥狠

◎不好讀書、尚勇好武。

◎身長八尺，力能扛鼎。

◎觀秦始皇渡錢塘江，云：「彼可取而代也」

◎殺會稽郡守殷通

◎殺卿子冠軍宋義

◎楚漢於廣武澗對峙時，要求單獨與劉邦決雌雄。

二、對敵殘暴

◎項羽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

◎攻城陽，屠之。

◎爲免秦降吏不服，不聽號令，命黥布、蒲將軍阬秦卒二十餘萬人。

◎統領三萬精兵攻打漢軍，節節逼退漢軍，至使漢軍十多萬人死於睢水，阻塞睢水的流動。

◎燒殺紀信。

◎欲烹太公。

三、不納謀臣

◎不納范增鴻門宴上殺劉邦之建議，縱放劉邦，鑄下失誤。

◎中劉邦離間之計，致使范增憤而告老還鄉。

◎放棄關中，留念家鄉，無統一大計——說者諫項王：「關中阻山河四塞，地

肥饒，可都以霸。」項王卻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四、親上戰線

◎於鉅鹿之戰，破釜沉舟，率軍馳騁沙場，英勇殺敵。

◎領三萬精兵，擊潰五十六萬漢軍。

◎劉邦攻下三秦；韓信打敗齊、趙，自立爲齊王；彭越攻下梁地，反楚。項羽驚慌，遂令海春候曹咎等人守在廣武澗旁。他親自率軍攻打彭越，再回來與曹咎會回。（疲於奔命）

內容比較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漢書項羽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從這裡可以看出漢書資料源於史記但是對史記的記載做了縮減而顯的簡單概要。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漢書項羽傳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史記項羽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漢書項羽傳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侍。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恆楚。」籍人，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譽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眾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

從這裡可看出史記較重視對話的技術去描寫歷史,漢書僅用敘述方式呈現歷史。

＜補充＞鉅鹿之戰---破釜沉舟

定陶之戰後，秦軍北渡黃河，攻打起義抗秦的趙王歇和張耳，將趙軍圍困於巨鹿（今河北平鄉）。楚懷王任命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率兵救援。宋義率軍到達安陽（今河南安陽南），便畏縮不前，屯兵四十六天。當時，陰雨連綿，起義軍缺衣少糧，處於困境之中。項羽當機立斷，殺了宋義，迫使楚懷王任他爲上將軍 ，並命他立即揮師北上救趙。

秦軍北渡黃河，攻打起義抗秦的趙王歇和張耳，將趙軍圍困於巨鹿（今河北平鄉）。楚懷王任命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率兵救援。宋義率軍到達安陽（今

河南安陽南），便畏縮不前，屯兵四十六天。當時，陰雨連綿，起義軍缺衣少糧，處於困境之中。項羽當機立斷，殺了宋義，迫使楚懷王任他爲上將軍，並命他立即揮師北上救趙。

項羽率車進抵漳河南岸與秦軍隔岸對峙。他先派英布、蒲將軍帶領二萬精兵渡河，切斷秦軍運糧通道。隨後親率主力渡河，鑿沉船隻，毀壞炊具，燒掉營舍，每人只帶三天口糧，這就是著名成語「破釜沉舟」的由來。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2MTM.html

史記項羽本紀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不邳。
漢書項羽傳	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自吾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非將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史記項羽本紀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漢書項羽傳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並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漢書省略部分史記用,但是句意上大略與史記所記相符。

史記項羽本紀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漢書項羽傳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以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史記項羽本紀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漢書項羽傳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駴，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駴，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駴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柒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史記項羽本紀	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漢書項羽傳	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史記項羽本紀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漢書項羽傳	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巨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巨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巨鹿北，所謂河北軍也。

史記項羽本紀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漢書項羽傳	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征，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巨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國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並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聾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

史記項羽本紀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侯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 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漢書項羽傳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

史記項羽本紀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漢書項羽傳	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並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熟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

項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楚軍個個勇猛殺敵，一以當十，九戰九捷，大敗秦軍，俘獲秦將王離，殺死秦副將蘇角，迫使秦副將涉間自殺，解了巨鹿之圍。在項羽軍與秦軍激戰時，各路諸侯援軍卻縮在壁壘上觀看，不敢參戰。戰鬥結束後，項羽召集援軍將領，他們「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成了諸侯軍的統帥。

史記項羽本紀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漢書項羽傳	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巨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巨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補充＞巨鹿戰後

項羽乘勝追擊，秦軍節節敗退，軍心渙散。章邯見大勢已去，率二十萬秦軍投降了項羽。項羽卻在西進途中，在新安城（今河南繩池東）下令將這二十萬降卒全部坑殺。這時，另一路起義軍劉邦乘秦軍主力被項羽牽制在巨鹿，關中空虛，占領了咸陽。項羽大爲不滿，率軍破關而入，進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北）。當時項羽軍四十萬，劉邦軍不足十萬，雙方力量懸殊。劉邦自度力量不敵項羽，便採納張良計策，拉攏項羽叔父項伯，親自到鴻門請罪。＞＞鴻門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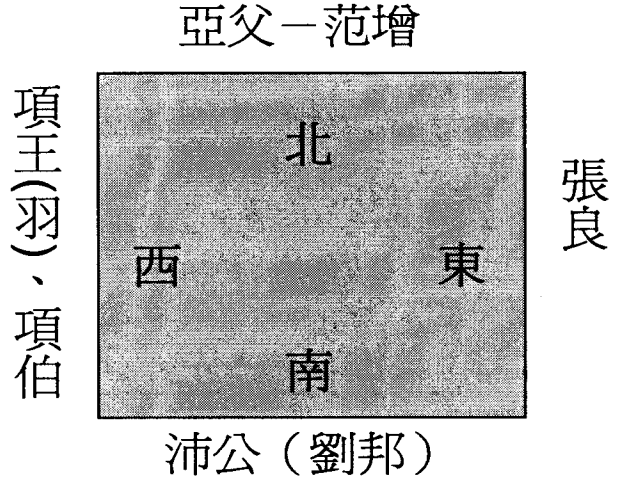
史記項羽本紀	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漢書項羽傳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史記中的藝術成就－鴻門宴

中國傳統室內禮節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牆前舖席，坐在席上面向東，即所謂東向坐。其次是在北牆前鋪張席，面向南而坐。再其次是在南牆前席上面向北而坐。最卑的位置是東邊面朝西的席位。

1. 時間：秦二世四年
2. 地點：鴻門（今陝西臨潼）
3. 主要人物：
   (1) 項羽
   (2) 劉邦
(3) 范增：項羽之謀臣
(4) 張良：劉邦之謀臣
(5) 曹無傷：向項羽告密
(6) 項伯：向張良告密



4.人物對比：
項羽與劉邦：雙方兩位首腦
范增與張良：雙方兩位智囊
項莊與樊噲：雙方兩位武士
項伯與曹無傷：雙方兩位奸細

＜補充＞

鴻門宴上，觥籌交錯中閃爍著刀光劍影。項羽的謀士范增幾次舉起所帶玉塊，暗示項羽殺死劉邦，項羽卻優柔寡斷，被劉邦借故逃脫。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的故事。項羽依靠強大兵力，暫時壓制劉邦。

※ 鴻門宴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2Mjg.html

史記中的鴻門宴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史記中的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史記中的鴻門宴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三]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漢書項羽傳中的鴻門宴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漢書高祖本紀中的鴻門宴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也。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父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按：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項羽入咸陽

引兵進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挾其軍事上的餘威，以諸侯上將軍自居，發號施令。他自立爲西楚霸王，取梁、楚之地九郡（占有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南部分地區），定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同時又割地封王，分封了十八個諸侯。封劉邦爲漢王，王漢中、巴蜀，企圖限制劉邦勢力的發展，使其不得東進。結果養虎貽患，導致漢軍勢力日後捲土重來。

史記項羽本紀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漢書項羽傳	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補充＞

沐猴而冠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3MjU.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漢書項羽傳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

分封諸侯

由於項羽分封不公，引起諸侯和功臣不滿。先是田榮據齊反楚，項羽急忙率

軍討伐，劉邦便乘隙東進。公元前 208 年八月，漢軍從漢中潛出故道，打敗項羽所分封的秦地三王，迅速東進，直抵陽夏（今河南太康）。接著，又乘項羽與齊軍交戰之際，一舉攻入楚都彭城，羽急忙率三萬精兵還救彭城。

此段即爲項羽分封各諸侯之情形：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書項羽傳	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可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

	城。諸侯各就國。

史記項羽本紀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殺擊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漢書項羽傳	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並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並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

史記項羽本紀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漢書項羽傳	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丑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齊國爲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並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降卒，系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補充＞

此時，劉邦仗恃兵多將廣，麻痺輕敵。項羽軍則收復失地心切，鬥志旺盛。三萬楚軍在項羽率領下，出山東經胡陵（今山東魚台東南）趨蕭（今江蘇蕭縣西北），直抵彭城漢軍側背。戰鬥從拂曉開始，楚軍勇猛頑強，邊打邊衝。到了午時，已將漢軍打得大敗。楚軍追到彭城東北的泗水，漢軍紛紛落水，死者十餘萬。漢軍向南方山地潰逃，楚軍追擊至靈壁（在今安徽省）以東的睢水上，又殲滅數十萬人。劉邦只率數十騎逃出重圍，連妻子呂雉和父親太公都作了項羽的俘虜。

史記項羽本紀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漢書項羽傳	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鼓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後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窜窓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

彭城之役---楚河漢界

彭城之役後，項羽乘勝進軍，在京邑、索亭間（滎陽西、南）同劉邦打了一仗，結果被阻於滎陽以東。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兩年之久。這期間，劉邦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指導，扼守成皋，在持久戰中消耗對方實力，伺機反擊；項羽找劉邦決戰，又急攻不下。

此後楚漢兩軍在今河南省地區成拉鋸局面，然而韓信所率漢軍在黃河以北地

區屢勝，彭越也率領部眾侵擾楚軍後方，糧草被斷絕，形勢開始對項羽不利。

前 203 年，楚漢議和，平分天下，以鴻溝爲界，西歸漢，東歸楚。項羽率軍東歸，劉邦不久背約，出兵攻楚。劉邦約定韓信及彭越合擊項羽，可是二人卻按兵不動，結果劉邦在固陵被項羽打得大敗。劉邦一方面固守，另一方面以事成後裂土封王利誘韓信及彭越出兵，終於使他們帶兵會合劉邦。

出爾反爾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U.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澅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書項羽傳	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補充＞風水輪流轉

彭城一戰，項羽決策果斷，迅速率精兵回救彭城，出敵不意，擊潰漢軍數十萬之眾，是戰史上以少勝多的範例。彭城之役後，項羽乘勝進軍，在京邑、索亭間（滎陽西、南）同劉邦打了一仗，結果被阻於滎陽以東。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兩年之久。這期間，劉邦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指導，扼守成皋，在持久戰中消耗對方實力，伺機反擊；項羽找劉邦決戰，又急攻不下。雙方力量對此發生了根本變化，漢軍由弱變強，項羽由強變弱。

史記項羽本紀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

漢書項羽傳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

垓下之圍---四面楚歌

雙方力量對此發生了根本變化，漢軍由弱變強，項羽由強變弱。漢高帝五年（前202），劉邦發兵向項羽發動總攻，在垓下把項羽軍團團包圍。此時，十萬楚軍已兵疲糧盡，士氣低落。夜間又聽到漢軍在四面唱起了楚歌。項羽大爲吃驚，便借酒澆愁，慷慨悲涼地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干，虞兮虞兮若奈何？」唱罷飛身上馬，帶領八百騎突圍南去。來到東城（今安徽定遠東南），只剩二十八人。他想東渡烏江重整旗鼓，又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奮力拚殺一陣，遂橫劍自刎而死。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Y.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漢書項羽傳	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補充＞烏江自刎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

史記項羽本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紅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漢書項羽傳	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　柔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補充＞項羽是一位超群的軍事統帥。他能征善戰，戰場上豪氣蓋世，叱吒風雲。巨鹿之戰，項羽破釜沉舟，以寡擊眾，全殲秦軍主力，客觀上爲劉邦進入咸陽，推翻秦朝創造了條件。楚漢戰爭中，破田榮，救彭成，救滎陽，奪成皋，一生大戰數十次，多獲勝利。古人稱他　百戰百勝之才

烏江: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TA.html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趁埶（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本記是司馬遷史傳文學中的一篇傑作。漢書之後，本紀都是紀帝王之事，而項羽不是帝王，司馬遷卻列爲本紀，是因爲項羽二十四歲起兵，在短短五

年內，立下了蓋世功勛，封侯稱王，號令天下。司馬遷列其爲本紀，乃是爲了紀實。全篇對項羽一生事蹟作悲劇性的記述，成功的描繪了項羽的悲劇英雄性格。本文評論了項羽成功和失敗的原因，將項羽的是非功過及其失敗原因，作了高度的概括。褒貶恰如其分，反映了司馬遷宏觀的史學眼光，以及「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史識。

史記論項羽之敗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A.html

1.背關懷楚:即是說放棄了關中這一戰略要地，只是念念於「衣錦榮歸故鄉」，甚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躊躇滿志之情溢於言表，格局不夠闊深開闊，局限西楚，未能放眼天下，甚至以天下蒼生萬民百姓爲念

2.放逐並殺害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

3.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迷信自己氣力武功而不學古代聖君以德感人。由於項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傳統，即英雄時代的傳統，尙力不尙德，因此，在國家動盪之際，他可以憑藉武力"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後，卻不可能"馬下治天下"，於是失敗也就成了必然的邏輯。

4.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即使於烏江兵敗自刎，仍然認爲乃「天亡予，非戰之罪也」，始終未覺悟自己過於自信的種種性格弱點及戰略政略的失當，卒埋下失敗的伏筆，缺乏反省卻將責任歸諸於天，連司馬遷都覺得項羽「予智自雄」徒恃勇武缺乏謀略過了頭了。

司馬遷確實寫出了項羽身上種種性格的弱點，但這主要並非反映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爲突出人物的某種個性和避免敍事的重覆，首創了"互見法"。就寫人說，即將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經歷的重要事件寫在本人的傳記中，次要性格寫在相關的別人的傳記中。以項羽爲例，項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至於他性格的其他弱點，則見於《高祖本紀》、《淮陰侯列傳》等作品中。

＜補充＞《史記》寫人，不是採用流水賬形式記述與主人公有關的所有事情，而是通過剪裁取捨，選寫突出事例，表現人物的突出方面。例如項羽從興兵反秦到烏江自刎，前後八年，身經 70 餘戰。而《項羽本紀》只重點寫了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戰三個突出事件，著意表現項羽的蓋世英姿、勇武雄威以及他的悲劇性結局。

漢書班固論項羽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併吞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籓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心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向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適戍之眾，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

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的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項羽本紀》以描繪項羽這一人物的形象、刻劃這一人物的性格爲主，同時也生動地敘寫了戰爭。披卷讀之，既可以聞見戰場上的血腥，聽到戰馬的嘶鳴和勇士們的猛吼，又可以看見項羽披甲持戟，嗔目而叱，大呼馳下，潰圍，斬將，刈旗的神態與身影。《項羽本紀》正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寫人，在寫人的過程中寫戰爭，二者相得益彰。戰爭因人物而生動、壯觀，人物因戰爭而更顯生動、奇偉。

《項羽本紀》在刻劃人物性格方面，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項羽少時的粗疏學淺，長大以後的勇力過人，只是略略幾筆帶過，直到消滅秦軍主力、扭轉戰局的巨鹿大戰，破釜沉舟，威震諸侯，也還只是從側面用筆，通過寫諸侯軍的觀望、恐懼、畏服，把一個鐵骨錚錚的八尺大漢頂天立地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在進行粗線條的鉤勒，有意地誇張了整體之後，司馬遷便抓住了幾個點睛處，工筆細描，刻意求精。鴻門宴場面的極力鋪排，垓下之圍悲劇氣氛的縱筆渲染，烏江自刎時神態的精雕細刻，都寫得活靈活現，有形有神，有言有情，形與神、言與情融合一體。

比較「司馬遷」和「班固」筆下的項羽

◎《史記》一書敢評帝王權貴，凡品格高尚的，不論其身份高低，均予以肯定的評價；然《漢書》受詔而著，班固站在儒家正統思想的立場上，缺少司馬遷的精神，以致於班固將項羽列於「列傳」，有別於《史記》的〈項羽本紀〉。

◎《史記》中膾炙人口的鴻門宴部份漢書僅一言帶過，反觀在高帝本紀詳述，可推測《漢書》是以劉邦爲鴻門宴之主角。

◎《史記》裡以項王相稱，《漢書》卻只言「羽」，可知班固的立場並不承認項羽的王業。

◎《漢書》中描寫項羽的文字較《史記》精簡。

但就整體來說《史記》與《漢書》中對於項羽得描述與贊文大致相同。

史記善用的手法

※善於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刻劃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特點非常突出。

◎劉邦

在咸陽看到秦始皇時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項羽

在會稽看到秦始皇時說：“彼可取而代也

◎陳涉

揭竿而起進行反秦鬥爭時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常運用典型詞語描述情節的演進與發展。
◎攻破武關後>>秦人喜
進入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秦人大喜
劉邦不接受老百姓犒勞軍隊的物品◊秦人又益喜”。隨著劉邦在關中的進展，作者用“喜”、“大喜”、“益喜”表現了秦人對劉邦的擁護態度日漸加深。
◎進入關中，“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個“大”字寫出老百姓對項羽完全失去信任與希望，“恐”與“不敢”寫出項羽僅憑威勢脅迫老百姓屈從。僅僅幾個關鍵詞語，把人心向背極其清楚地反映了出來。

史記漢書的異同

1.立場方面
2.體例方面
3.文筆方面
4.觀點的不同
5.取材方面
6.治學精神的不同
7.風格方面

	史記	漢書
體制相異	通史	斷代史
取材不同	雅俗並收，所以有舊俗風謠，有異事說異聞	重典雅之文，所以書中多載各種經術文章及辭賦，多取諸現成文獻
治學精神不同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恪守儒家正統觀念
風格不同	《史記》筆含感情，有慷慨之氣，如<項羽本紀>在鉅鹿之戰時氣吞山河，而垓下之戢四面楚歌，呈現的卻是悲壯氣氛，把項羽寫得活靈活現，有血有肉	
筆法而言	奇特變幻，揮灑自如，筆墨酣暢，當豪放處豪放，當簡潔處簡潔，不拘一格	細緻工整，組織嚴密

文字不同	司馬遷秉筆直書，兼取口語，故行文多用散體。	因工辭賦，習 藻飾，所以書中好用古字、崇尚藻飾，韻偶多而散行少。
	私書	官書
	思想偏于黃老，在書內充滿關心民生疾苦和批評帝王罪惡的觀念。並且混雜各家學說。全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	站在儒家的正統學說的立場爲朝廷服務。
	紀傳體通史	斷代史
	它上起黃帝，下至漢武	上起高祖，下至王莽
	散行爲主，而兼有寓意	趨於駢儷，爲六朝文體所祖
	疏宕有奇氣。筆力矯健	修辭雅飾藻麗，敘事委曲
	文直而事覈	文贍而事詳

《史記》對後世的影響

史學方面：《史記》創立了紀傳體史書體裁。這種體裁以帝王爲中心記載歷史，適應了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有利於君主獨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強，同時各體配合，可以容納豐富的內容，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所以，創始之後，爲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成爲後世史家修撰官定“正史”的唯一模式。

《史記》的思想傾向

◎ 政治上

司馬遷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主張任賢施仁，反對酷吏暴政。

◎ 哲學上

對天人關係的認識。司馬遷的認識論，有承認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

《漢書》的思想傾向

新儒學作爲主導思想，使天人感應、五德終始等觀點充斥於《漢書》之中。例如在《高祖本紀》最後的“贊”語中，概述自堯到劉邦的世系延續，用來證明劉邦是古代聖賢帝王的後人。

《漢書》對後世的影響

◎ 史學上

班固首創紀傳體斷代史，並將《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改革調整爲紀、表、志、傳四體，成爲紀傳體例史書體的基本格局。班固用儒家思想作爲衡量是非的標準，堅持宣揚帝王授命於天的正統史觀，同時又能如實地記載歷史事實。這樣的史體、史法，爲後世史家所仿效，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文學上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歷史傳記文學的典型作品，而且它的文句簡潔典雅，時用駢偶，對唐宋古文運動及後世散文等文學作品的創作與發展，也都有很大影響。

參考資料

◎ 史記

◎ 漢書

◎ 史記選注匯評 文津出版社

◎ 《史記・項羽本紀》賞析
www.isu.edu.tw/upload/26/12/69221/971/2.ppt

◎ 項羽本記贊 張庚申

◎ 中國通史—史記漢書項羽部分比較
http://student.ndhu.edu.tw/~u9103006/homework6.htm

◎ 消滅暴秦—「楚漢相爭」之西楚霸王〝項羽〞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7/03/2007033110415419.pdf

◎ 簫堯藝文網
http://www.xysa.net/a200/h350/03houhanshu/t-index.htm

學生問題討論

Q1：劉邦項籍詩風比較有何不同？ 劉邦〈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項籍〈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第一、二組：劉邦：時勢造英雄，以風象徵自己，雲是別人，從第三句可看出他對現況的不安及後來會殺功臣的原因。項羽：多爲感嘆時運不濟，感覺就是個悲情人物，到最後還一心掛念虞姬。 第三、四組：劉邦：渴望得到賢才，依靠別人，得志，有海納百川的寬廣氣\勢。項羽：怨天尤人，感嘆，都不是他的錯，自以爲是，不得志。 第五、六組：劉邦：勢在必得、意氣風發。 項羽：才能無法發揮、怨天。 第七、八組：劉邦：劉邦較大器。項羽：時不我予。 第九組：劉邦：給人意氣風發的帝王之姿。項羽：給人悲劇英雄，有志難伸的王者。
Q2：垓下之圍，項羽選擇自刎，不肯逃回江東以待來日，這個選擇你贊同否？
第一、二組：以項羽的恃才傲物個性，即使他逃回江東，東山再起亦難以打敗劉邦，成就霸業。 第三、四組：贊同，在當下受這般恥辱，都自認無顏見江東父老，那何來活下去的尊嚴？但如果我是項羽，我會逃走！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第五、六組：贊同，因爲以項羽的個性想要東山再起也難，現在死了還可以留名青史。 第七、八組：贊同：從高處墜落，難再爬起；悲劇造英雄。不贊同：風水輪流轉，不輕言放棄；還有本錢奮鬥(年輕)；失敗爲成功之母；愛惜生命。 第九組：不認同，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偉人總是忍一時，才能成就大業。
Q3：如果你能選擇老闆，項羽、劉邦兩種類型的老闆，你會選擇何人？爲什麼？
第一、二組：當然選劉邦，因爲軍主殺功臣是因爲怕功臣對他的地位造成威脅，但老闆沒有這個困擾，他唯才是用，所以在劉邦底下工作得以展現所長。 第三、四組：我應該會選擇劉邦，因爲劉邦會聽下屬的意見，而且很精明，能跟著劉邦感覺公司業績會很好，年終獎金會很多。 第五、六組：項羽：因爲劉邦太重視個人利益。 第七、八組：選項羽之因：在劉邦身邊會不知道爲什麼被炒魷魚。都不選之因：自己當老闆！ 第九組：選劉邦，因爲會聽建言，不像劉邦剛愎自用。
Q4：如果你要選擇知交好友，鴻門宴眾人

物中，你會選誰？爲什麼？
第一、二組：樊噲、很忠心，朋友有難會挺身而出。 第三、四組：項羽。重義氣，赴湯蹈火，有困難隨時幫助你。且鴻門宴中不殺劉邦，善良。年輕，年紀相當，想法相近。 第五、六組：樊噲、范增(無理由)。 第七、八組：張良：爲人設想，人脈廣。范增：歷練豐富。 第九組：樊噲，重義氣，會保護朋友。

課堂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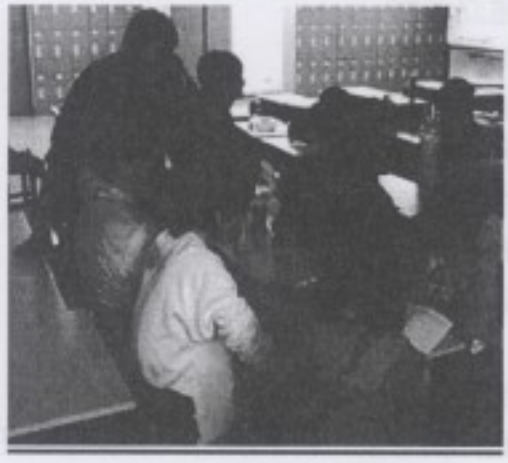
黃敬家老師上課之情形



學生用功做筆記、聽講



第五、六小組討論情形



第七、八小組討論情形

（四）《史記》、《漢書》對劉邦的敘述與評贊比較	
時間：10/27、11/03	第二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陳又仕、吳宗凌、蘇謙宇
閱讀教材: 《史記》高組本紀、《漢書》高祖本紀	

導讀：

西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之皇帝，字季，漢朝（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爲太祖，通稱高祖[2]，謚號爲高皇帝[3]，所以史稱太祖高皇帝、漢高祖或漢高帝。出身平民階級。起兵反秦時，稱沛公，秦亡後，被項羽封爲漢王。

生平:
早期生涯
反秦戰爭
楚漢相爭
建立漢朝
封賞功臣
定都關中
新築長安
白登之圍
高歌《大風歌》
去世

消滅異姓王:
劉邦稱帝後，爲了政治、軍事的需要，分封了一批異姓王，他們分別是燕王臧荼、韓王信、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趙王張耳、長沙王吳芮。但爲了避免異姓王坐大犯上，以叛亂的罪名，先後誅滅了除了張耳、吳芮之外的五個異姓王，開後世皇帝殺功臣之首例。

朝政:

輕徭薄賦

重視儒生

劉邦早年放蕩不羈、輕視儒生，稱帝後仍認爲讀書無用。儒生陸賈在劉邦面前必言《詩》、《書》。劉邦破口大罵說：「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據理力爭的說：「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雖然有點尷尬，且還是對陸賈說：「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於是命陸賈論述國家興衰存亡的徵兆和原因，共寫十二篇。每寫完一篇就上奏給劉邦，劉邦無不稱贊，左右群臣皆高呼萬歲，他稱這部書爲「新語」。後劉邦平定英布之亂回途路經山東，親備祭品祭祀孔子。

漢律九章

制定朝儀

漢高帝五年（前 202 年），天下已經統一，諸侯們在定陶共同尊推漢王劉邦爲皇帝，叔孫通負責擬定儀式禮節。當時劉邦取消秦朝嚴苛的儀禮法規，只擬定一些簡單易行的規矩。但群臣在朝廷飲酒作樂爭論功勞，醉了有的狂呼亂叫，甚至拔出劍來坎削庭中立柱，劉邦爲這事感到頭疼。叔孫通知道皇帝愈來愈討厭這類事，勸道：「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原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劉邦說：「得無難乎？」叔孫通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原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劉邦說：「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廢立太子

劉邦晚年寵幸戚夫人而疏遠了呂后，又認爲呂后所生太子劉盈（惠帝）過於軟弱，多次欲廢太子改立趙王劉如意。呂后驚慌，不知如何保住太子，人謂之：「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就派建成侯呂澤脅迫張良：「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張良說：「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竭力要挾：「爲我畫計。」張良說：「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後讓呂澤派人攜帶太子的書信，用謙恭的言辭和豐厚

的禮品，迎請這四個人在建成侯的府第中爲客。

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隆准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原季自愛。臣有息女，原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後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餔之。老父相呂後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後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凱撒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原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原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裏，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呂後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後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原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蓍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州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枯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

秦軍複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

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範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原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並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並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

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鯷、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

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意，秦軍解，

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

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詳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複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複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複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後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原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系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複為楚。塞王欣亡入楚。

呂後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裏。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原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複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原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複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複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複軍成皋，乃複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韓信軍，則複振。引兵臨河，南嚮軍小脩武南，欲複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複擊破楚軍燕郭西，遂複下樑地十餘城。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餉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複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秦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並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

病癒，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複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

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複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掠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後

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學生問題討論

Q1：秦始皇出巡，項羽見而言：「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見而云：「大丈夫當如是！」二人言論意義有何不同？
第一、二組：當時項羽胸懷大志而出此言，劉邦僅是表達其羨慕之情。 **第三、四組**：地位的不同，背景的差異。 **第五、六組**：項羽對自己非常有自信，胸懷大志。劉邦不輕易透露出自己的想法，會看場面所說的話有所保留。 **第七、八組**：項羽的口氣較高傲自負。劉邦的口氣較有羨慕，期許自己的口氣。(跟那時兩人所處的社經地位有所關連) **第九組**：項羽屬於自負較高，自視甚高。劉邦說卻類似有言外之意，他說的話，可以用來說秦始皇偉大，也可說是項羽有霸氣，盡退得宜。
Q2：項羽、劉邦外貌，性情，爲人處事各方面有何差異？
第一、二組：項羽：身長八尺，力能舉鼎，重瞳子，好勇鬥狠，對敵殘暴，不納謀臣，親上戰線。劉邦：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好酒及色。 **第三、四組**：項羽外貌身長八尺，力能扛鼎，才氣過人。性情衝動易怒。爲人處事吳子弟皆忌憚矣。劉邦外貌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性情仁而愛人，喜施，常有大度，好酒及色。爲人處事尊重賢臣、聽建言。 **第五、六組**：項羽：英氣風發，年輕氣盛，做事情我行我素。劉邦：行事沉穩，臨危不亂，相貌氣宇軒昂、有留美鬚。 **第七、八**：項羽：年輕帥氣，血氣方剛，感情用事，處事霸道。劉邦：中年大叔一位，老謀深算，圓滑老練，生性多疑。處事精明。 **第九組**：項羽：老實、個性很硬。劉邦：老奸、個性會適時放低姿態。
Q3：從哪些事最能見劉邦的機智和仁厚，項羽的情義和弱點？
第一、二組：項羽：對於項伯的寬容與遷都彭城都能看出重情重義，但亦是弱點，如鴻門宴未殺劉邦。劉邦：如”分一杯羹”、”真齊王”看的出其機警，而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見其仁厚。

第三、四組：項羽鴻門宴，不能果決。劉邦入關與民約法三章，深得民心。

第五、六組：項羽：在江邊自刎時的心態和把首級交給舊士。不聽建言、我行我素。劉邦：鴻門宴與項羽的對談，入關中與秦民約法三章、不殺子嬰。

第七、八組：項羽：鴻門宴，從劉邦的詭辯，而項羽接受；不忍心傷害劉邦的妻兒、老父。劉邦：入關中與民約法三章；詭辯、分我一杯羹。

第九組：項羽：對江東打天下的子弟很照顧，把首都定在家鄉，很重情義。但這也是弱點，沒有地利考量，導致滅亡。劉邦：把妻小推下馬車或許殘忍，但保命之際，立刻決定算是機智。對降將很照顧，則是仁厚。

Q4：項羽重瞳、劉邦其上常有龍，兩人均有帝王相。楚漢相爭，最後項羽爲何輸？劉邦爲何贏？

第一、二組：項羽就像是滿的水瓶，容不下他人意見。而劉邦卻像未滿的水瓶，不自滿、廣納賢才。

第三、四組：與前一題同。

第五、六組：項羽因爲他剛愎自用；劉邦能善用人才。

第七、八組：這只是一個令人信服的手段，輸贏和帝王相無關。

第九組：項羽：不把握機會，重要關頭優柔寡斷、婦人之仁，所以失敗。劉邦：手下懂得把握良機，替他處理好一切。

Q5：比較劉邦和項羽二人身邊的策士和武將的差異

第一、二組：千里馬也需要伯樂，我們認爲不如重點於君主的用人，君主的用人之法決定了手下武將及策士所發的光采。

第三、四組：項羽策士、武士都不被重用，抑鬱而終。劉邦策士、武士都被受重用。

第五、六組：我們覺得其實差不多，不管他們多聰明、武功多好，但他們的忠誠度和實力的發揮，都會受時局和在上位者所影響。

第七、八組：項羽身邊的武將多是親戚，而劉邦身邊的武將多是平民出身，易體諒百姓感受。策士：項羽只有范增，而劉邦身邊策士眾多，有張良、陳平、蕭何。

第九組：項羽：旁邊做事的人多心態游移不定。劉邦：手下忠心，願意爲他賣命。

Q6：項羽、劉邦兩傳有哪些「互見」之處？

第一、二組：鴻門宴、楚懷王帳下、楚漢兩兵相接之時。

第三、四組：項羽：沛公旦曰……立誅殺曹無傷(P15-17)在鴻門宴中項羽的比較詳細，有舞劍、沛公逃跑……等，但劉邦沒有多提，只是帶過。

第五、六組：鴻門宴，項羽本紀鉅細靡遺。

第七、八組：鴻門宴、烏江自刎。

第九組：曹無傷、劉邦推妻小下馬車、進函谷關雙方觀點不同。

課堂剪影



第二組報告情形



第一、二組討論情況



第七、八組討論情況



第五、六組討論情況

（五）呂后的女性復仇與政治能耐	
時間：11/10	第三組組員： 江枚芸、張家瑋、張詠琳
主讀人：黃敬家	
閱讀教材: 《史記》呂太后本紀	

導讀：

女人心計—呂太后

小組人員：華語三 江枚芸 9714132
華語三 張詠琳 9714151
華語三 張家瑋 9714157

壹、前言

撰寫者：江枚芸

金碧輝煌的皇宮背後隱藏著許多勾心鬥角的事，皇宮猶如戰場，皇宮上上下下幾乎都是女人，爲了得到皇上的寵愛，她們無所不用其極，說她們得了失心瘋一點也不爲過，歷史上有幾位女人是在皇宮當中的「佼佼者」，戰國時代趙太后、漢代呂太后(呂雉、)西晉賈太后、唐代武則天、清朝慈禧，他們都曾掌控政治，這次我們的報告主要是要來分析呂太后。

一、呂太后在漢書、史記描述的差別，分別對呂太后的評價
二、呂后的性格轉變
　劉邦在打天下時的呂后(是位賢內助)
　劉邦打完天下後的呂后(女性復仇)
三、呂太后的政治手法
四、結論—呂太后的下場

貳、人物介紹

撰寫者：江枚芸

一、呂太后

(一)劉邦打天下重要的助手。

1、單父（山東單縣）人。早年其父爲避仇遷居沛縣
2、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又稱爲漢高后、呂后、呂太后。

二、劉盈(孝惠帝)

(一)爲人仁慈

《史記本紀第九呂太后》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鴆ㄓㄣˋ)[毒酒]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
惠帝知道母親很討厭趙王(如意)，爲了保護他，於是每天與他形影不離，呂后因此找不到機會下手殺他。

某日早晨，惠帝要去練習射箭，趙王因爲年紀小，起不來(惠帝又不忍心叫醒他，想說時間短沒有關係，於是就出去了)。結果呂后聽說了，就馬上派人去毒殺趙王，等到惠帝回來時，他已經不治身亡了。

(二)和他的外甥女(張嫣，張皇后)結婚

呂后爲了鞏固皇朝的地位，讓血緣更加純正，在現在觀點來看是亂倫，不過在過去的社會常有這樣的的事發生。

三、戚夫人

(一)、戚夫人是封號，她的真名叫戚懿，山東定陶人，定陶就是現在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縣。
(二)、戚夫人也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爲卑微的后妃之一，戚夫人的老爹是男奴，爲當地的一個土財主抬轎子，戚夫人的老娘是女奴，爲別人洗衣服，戚夫人一出生注定就是一個女奴。
1、戚夫人一家住在風一吹就可能倒塌的茅草屋裡，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下賤生活，這樣的日子捱到了戚夫人十六歲。十六歲這一年，她碰到了生命

中的第一大貴人，劉邦。
2、得劉備相當多的寵愛，可是也因此而招來很多禍害，最後被呂后作爲人彘(像豬的人)

四、薄夫人

(一)、薄姬的父親爲會稽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秦朝的時候與魏王宗室女魏媼私通，生下薄姬。
(二)、很少受到劉邦的關愛，不過因爲這樣才可以避開呂后的怒意
1、高祖駕崩後，各位被寵的姬妾皆爲戚夫人的從屬，引起呂后的怒意，一律幽禁她們不得出宮。因爲薄姬少見高祖，地位也不高，所以准許她出宮，從其子到代就國，是爲代太后，劉恆被封爲代王。

五、劉恆

(一)漢文帝，仁德、勤儉、聖明，是歷史上有名的好皇帝
(二)擁代王爲皇帝
代王立十七年，呂后駕崩。大臣議立後，認爲外家呂氏強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劉恆爲皇帝，尊薄氏爲皇太后，封薄昭爲軹侯。

參、呂后性格的轉換

撰寫者：張家瑋

一、原因-漢高祖寵愛戚夫人及其子如意

>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高祖非常寵愛一名定陶女子，戚夫人，生有趙隱王如意。漢高祖劉邦其實對太子盈有著不滿，因爲劉盈的個性柔弱，與世無爭，非常軟弱，高祖認爲劉盈與他不像，所以劉邦在心裡一直想要換太子，再加上劉邦非常喜愛戚夫人所生的孩子－如意，認爲如意得資質很高，而且很像他。同時戚夫人又常常對高祖要求換太子，呂后年老色衰，高祖也漸漸的疏遠，他們也很少見面。如意被封趙王後，幾乎快要取代太子，幸好有大臣們的建言，以及留侯張良的計策，請來商山四皓(隱居於商山中的四位賢者，高祖十分尊敬他們)輔佐太子劉盈，才打消高祖的念頭。但因爲這次的事件使呂后心中流下了芥蒂。

二、戚夫人與如意下場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在高祖死後，呂后的不滿在這時後爆發了，她先逼戚夫人穿上囚衣，帶上鐵枷，在永巷做苦工，戚夫人非常悲痛，經常在工作的時候唱哀歌，「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去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呂后知道後，派人告訴戚夫人，她這麼想見到兒子呂后就派人去請她兒子來，這當然是呂后爲了除去如意所下命令，於是趙王如意的宰相周昌就以趙王身體不適回絕使者，呂后知道後非常生氣，就把周昌找來，再召見趙王，在如意到宮中前，劉盈爲人仁慈，想保全如意，所以就先出去迎接如意，並且讓如意一直跟著他，讓呂后找不到機會下手，但有天惠帝早起去狩獵，因爲如意還小不能早起，便留下了如意一人，讓呂后逮到機會，命宮女端毒酒給如意，使如意身亡。另劉盈自責不已。

呂后當然不會就這樣放過戚夫人，呂后命人斬去她手腳，薰聾雙耳，挖掉雙目，又以啞藥將她毒啞，拋入茅廁之中，稱爲人彘。並找來了惠帝，惠帝看到後受到驚嚇，放棄政務，整日沉迷於酒色，不敢再忤逆呂后，把政務都交給呂后，成爲了魁儡皇帝。

肆、對劉氏報復

撰寫者：張家瑋

一、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乃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

齊王劉肥，封土稍多，遭呂后忌妒，有一天齊王來朝見，惠帝認爲齊王是兄長，

請他坐上高位，太后很生氣，就趁機命人拿兩杯毒酒，，放在齊王面前，命令齊王站起向太后敬酒祝壽,這時惠帝也站起來端起毒酒，太后緊張趕緊把惠帝的酒打翻，齊王覺得奇怪就趕緊假裝酒醉告退。

二、趙王劉友，不愛呂后賜給他的呂女兒愛他的姬，呂后居然就活活把他餓死。

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受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后，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

三、梁王劉恢也因不堪其妻呂氏女的挾持，憤而自殺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四、燕王劉建死，他唯一的子嗣也難逃呂后毒手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后，國除。

伍、政治能耐

撰寫者：江枚芸

一、呂雉位居皇后之後，積極幫助劉邦剷除異己，設計殺害了韓信開國功臣

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記載，韓信被殺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在漢十一年，就是劉邦當了漢王的第十一年，也即他當了皇帝的第六年——這個時候西漢王朝也不過剛剛建立——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個叫陳豨(ㄒㄧ)的起兵造反，他自稱“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國之王。代在什麼地方呢？是在現在的河北省境內。陳豨(ㄒㄧ)當時有很多軍隊和人馬，而且他是養士的人，手下有很多英雄豪傑——陳豨(ㄒㄧ)這個人是很厲害的，走到哪兒隨從他的車輛都有上千輛，很多人擁護他。

聽到陳豨(ㄒㄧ)反了的消息，劉邦勃然大怒，帶領軍隊御駕親徵，去討伐陳。這期間，韓信與陳豨(ㄒㄧ)有書信來往。韓信寫信給陳說，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給你做內應。而且他做了準備，準備把監獄裏的人放出來，讓他們去攻打皇宮——當時留守京城的人是呂后，就說把呂后抓起來殺了。呂后於是用蕭何的計謀，誅殺韓信，劉邦聽說韓信已死，於是拜丞相蕭何爲相國。後

世有名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說的是韓信的成、敗都是蕭何一手造成的，可見「英雄造時勢」。

二、匈奴的追求

匈奴冒頓單于乘劉邦之死，下書羞辱呂后，說：「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採納季布的主張，壓住怒火，平心靜氣復書說：「我已年老棄衰，髮齒也墮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後贈與車馬，婉言謝絕，終於化干戈爲玉帛，匈奴自愧失禮，遣使向漢朝認錯。

三、太子之位之爭

劉盈 7 歲被立爲太子，但後來劉邦寵愛戚夫人，疏遠了年老色衰的呂后，便打算改立戚夫人的兒子劉如意爲太子，但呂后請出張良和「商山四皓」四位德高望重的人(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來站台，這四個人都是劉邦想要得到的謀士，卻一直得不到(因爲這四個人都認爲劉邦對臣子輕慢侮辱，故不接受劉邦的入仕邀請，而逃到山野之間隱居)，加上劉盈依照張良的計策，三不五時帶這四個人入朝面見劉邦，劉邦好奇詢問，才得知劉盈有了這四個人的輔佐，於是對戚夫人說：「我本來想把劉盈換掉，但他有這四賢人輔佐，羽翼已豐，已經非常難再把他換掉了！呂雉實在是太厲害了！」所以劉盈的地位自此十分堅固，呂后也穩坐大位！劉邦才打消廢太子的的念頭。

《史記 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後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後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後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後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四、想要廢除白馬盟約，立呂氏家族

(一) 白馬盟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1、試探當時參與立約之人的意見，王陵(右丞相)因反對而遭罷官

(1)陳平與周勃卻說「高祖定天下，分封子弟爲王，現在太后代理國政，分封幾位呂家兄弟爲王也是可以阿！」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2) 王陵很不高興地責備陳平和周勃道：

「當的我們和高皇帝歃血盟誓：「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你們兩位不是也在現場嗎？如今高皇帝崩逝，太后稱制，欲封呂氏爲諸侯王，你們卻順其意討好她，背棄盟約，日後有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3) 陳平和周勃卻苦筆解釋道：

「如今太后稱制，我們反對到底，必造成內爭，危及國家安全。太后一生氣，殺盡劉氏諸王，對劉氏政權反而是不利的。」

陳平：「如果要守住原則，當朝力爭，臣等絕對不如君相。但欲設法維持國家安定，運用智謀保全劉氏後代，可能君相不如我們了。」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后，君亦不如臣。」

(二)呂家勢力擴張

(1)呂太后便以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此時政事全由陳平處理，審食其仍負責宮中監管，如郎中令。

Ps：劉邦自立沛公後，將父親劉太公託付給兄劉喜和審食其。高祖 2 年（前 205 年）、漢王劉邦敗於西楚霸王項羽，丟棄妻子逃走。劉邦之妻呂雉（呂后）、劉邦之父劉太公被項羽俘虜，審食其開始跟隨呂后，也跟呂后發生了婚外情。

(4)她採用漸近的方式爲之，她首先追尊其父親臨泗侯呂公爲宣王，以及已經去世的長兄呂澤爲悼武王。由於死人對大家比較沒有壓力，反彈力量較小，但只要先有呂氏爲王的先例，日後要晉封呂氏便容易多了，於是呂太后就大封她的血緣親戚爲王，呂台、呂產、呂祿、呂嘉、呂通等，皆爲呂太后所封。

(5)魯元公主的兒子張偃

正好，呂太后的獨生女——嫁給張敖的魯元公主也去世了，太后便將其子張偃封爲魯王，追謚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這樣總算又有一個非劉氏的諸侯，而且是高皇帝的外孫，大家比較不會反對，更增添日後呂氏爲王的合法性。

(6)封劉氏家族

A、立惠帝劉盈的養子劉強爲淮陽王

B、原淮陽王劉友遷徙爲趙王，並以趙國的恆山郡獨立爲恆山國，將劉盈另一位養子劉不疑封爲恆山王。

(三)廢除劉恭(少帝)

少帝已逐漸年長，有熟知內情的宦者密告之，他並非惠帝劉盈之子，而且生母已爲呂太后所殺。劉恭：「太后殺了我的母親，長大後我將會報復的。」呂太后一聽，盛怒之下，便將他監禁於永巷中，並對外宣稱皇上生病了，左右眾大臣均不得見。

(1)呂太后乃召議群臣表示：「如今皇上一病不起，失惑昏亂，恐怕無法再視事，爲了國家穩定，似乎應該找個代理人了。」

(2)群臣不明就裡，只得表示：「皇太后爲天下萬民計，一切作爲都是想讓宗廟、社稷能夠永久安定，臣等沒有意見，願意奉詔行事。」

(3)呂太后見大臣們皆無意見，便廢了少帝，並暗中誅殺之。

陸、漢書與史記眼中的呂后

撰寫者：張詠琳

一、時間差別

(一)、漢書——在《高帝紀》之後，是由《惠帝紀》所接續，《高后紀》則是記載惠帝死後到文帝繼位前的史事。

(二)、史記——《史記・呂太后本紀》中所記載的爲漢高祖死後到漢文帝繼位之間的史事。

二、體例

(一)、漢書——呂后記載在《卷九十七・外戚傳第六十七》。本紀是以『帝系』爲主，因此呂后列爲外戚傳，而不列入帝王中。

(二)、史記——本紀主要是記載當時主宰天下者的史事，因此在《高祖本紀》之後即爲《呂太后本紀》，這是因爲雖然當時的皇帝爲漢惠帝劉盈，但是真正主宰天下的權柄卻是握在呂后手中，因此《史記》並沒有爲漢惠帝作本紀，而是爲呂后作本紀。

三、寫作手法

(一)、漢書——相較於史記而言，史記把呂后的一生都基本囊括了，但漢書則挑重要紀事來寫。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

(二)、史記——善於通過細節描寫刻劃人物形像，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刻劃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特點非常突出。讀起來較深動並且引起讀著的興趣繼續看下去。

四、文本異同

	原文
漢書	高皇后呂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
史記	孝惠皇后，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五、呂后的下場　　撰寫者：張詠琳

(一)、漢書

	原文
呂后死亡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頗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諸呂叛變	時齊悼惠王子硃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与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平亂	太尉勃与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与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宮掖門，見產廷中……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結	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局	大臣相与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二)、史記

	原文
呂后病因	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複見。卜之，雲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安排後事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剷除呂氏	硃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硃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 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佈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結局	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捨。」捨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六、評價

1.漢書——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离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2.史記——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虐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蒲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七、結論

史記與漢書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史料的運用。史記除採用史料的記載，還由於司馬遷到處訪問耆老當地所流傳的傳說，並揉雜一些自己的思想，運用文字技巧去導引讀者的最終歸結，所以與其說史記是一本歷史，倒不如說是藉由史事表現出作者偉大情操的一部作品，這正是與漢書最大的差異性。再加上漢書是爲政治所服務，自然顯現出官方的單調、呆版，但其所創造的體例爲後世的史書豎立一個標準的典範。

柒、參考資料

- 史記選注匯評　司馬遷原著 韓兆琦編注/文津/民國八十二年
- 人物史記-傾國女子:呂后、女帝武則天、楊貴妃　安西篤子等著/王詩怡譯 培真文化　民國九十一年
- 史記政治人物述評　汪惠敏著
- 史記的故事　添翼文化事業公司編輯部
- 司馬遷的創作意識與寫作技巧　范文芳著
- 司馬遷與史記　左海倫著

學生問題討論

Q1：孝惠帝前仁弱，後何以變爲日飲淫樂，不聽政？你認爲孝惠的作法如何？如果是你，會如何面對自己的母親？

第一、二組：他覺得母親壞事做太多，心狠手辣，又母親所作所爲都是爲了他，他又無法指責些什麼，只好擺爛，至少擺爛母親才可以減少危害他人。

第三、四組：因孝惠帝想做什麼呂后都不答應，沒有實權。離家出走，或是繼續糜爛，把呂后給高祖陪葬。

第五、六組：1.因爲呂太后對政權的執著，所以當皇帝可能也是魁儡皇帝，自己本身也對權力沒有太大的執著。2.作法？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因爲個性使然。3.依報告人觀點而定。

第七、八組：1.因爲哀莫大於心死。2.天性如此，所以不能怪他。3.如果是我，我會效法孝惠帝的做法，因爲這樣才能保全自己人身安全，而且呂后是自己的母親，自己也於心不忍去對抗母親。

第九組：1.看到呂后的心狠手辣，覺得呂后做事態度不是”人”所爲，孝惠帝覺得身爲呂后的兒子，他沒資格治國。2.裝瘋賣傻，天天開心度日。3.完全心寒，無言以對，從此敬母后而遠之。

Q2：呂后虐殺趙王母子的作法，你的看法如何？如果你是呂后，你如何處理彼母子二人？

第一、二組：可見呂后度量之小，殺了就算了，做成人彘太狠了！若我是呂后，最仁智的將他們母子殺了，埋在一起！

第三、四組：直接殺掉，把戚夫人陪葬。

第五、六組：1.很可怕，可以理解，但無法認同。2.母親不至於處死，可以帶在身旁羞辱，兒子設計害死。

第七、八組：1.對趙王而言是無可厚非的，因爲對敵人(在政治立場上)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對戚夫人而言，則是手段殘忍，無人性。或許心中藏了太多的恨。2.如果我是呂后，早在劉邦納小妾時就會離開劉邦，所以沒有對待彼母子二人的問題。

第九組：1.方法過於慘絕人寰，手段殘忍，還叫兒子觀賞，根本心理變態。不過另一方面，他也是爲了保護兒子帝位而不擇手段。2.抄家貶爲平民，或流放邊疆等人性點的做法。

Q3：女主稱制有何不妥？史遷對呂后女主稱制整體評價如何？

第一、二組：1.在父權社會的背景下不合，多人不服，政權難鞏固。2.就政績來說，給予肯定。

第三、四組：評價不錯。比較感情用事，性格狹隘。

第五、六組：1.外戚干政。2.肯定呂后的政績，可也有把呂后所爲紀錄，有褒有貶。

第七、八組：1.無不妥，只是當時大男人主義盛行。2.史遷對呂后的評價極爲客觀。

第九組：1.中國以父系社會爲傳統，女性主權無法取信於社會。而且女性通常被壓抑，一但釋放，將造成可怕後果。2.司馬遷對呂后的政績有所讚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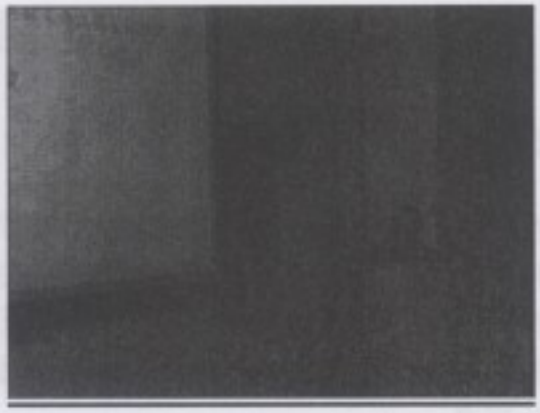
Q4：如果你要爲文介紹呂后，請爲呂后下一個標題。

第一、二組：謙宇：亂世之能臣，盛世之奸雄。咨融：鐵后柔情。宗凌：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又仕：非呂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第三、四組：振獻：前世糾葛，因果輪迴。俊智：柚子前世呂后傳。家瑋：傾國美人呂太后。詠琳：女版曹操呂太后。俊智：霹靂嬌娃。修安：漢代的母儀天下。枚芸：麻辣女王。俊智：孝惠帝他媽的陰謀。枚芸：天蠍美人。
第五、六組：柏堯：喪心病狂。郁淨：帶刺的玫瑰。婉茹：機關算盡的女人—物是人非事事休，一切已成空。承澔：聰聰慧慧精精明明盡盡機機算算，子子孫孫世世代代人人慘慘悽悽。
第七、八組：冠宇：中國女性稱霸的開端。嘉汶：鐵血玫瑰。凱鈞：垂簾下的辛酸。惠娟：秒殺呂太后。
仕紘：呂弒不爽。靖宜：一個呂人。
第九組：愷威：最毒婦人心—呂后。世宗：愛子之切，恨敵之深。毓祥：「奸」忍不拔。

課堂剪影



黃敬家老師主持討論



第三組江枚芸同學報告



第七、八組討論情形



同學討論情況

（六）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張良何能全身而退？	
時間：11/17	第四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吳振獻、王俊智、林修安
閱讀教材: 《史記》留侯世家	

導讀：

傳記文學第四組

9714120 林修安　9714155 吳政獻　9714134 王俊智

壹.留侯世家簡介

◎前言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好幾位具有大智慧的人物，他們或開創了新的朝代，或安邦定國，或力挽狂瀾……以他們非凡的智慧，成就了曠世的功業。他們人格高潔，淡泊名利，具有政治才能，澤被天下蒼生，卻沒有政治野心，對功名利祿無所營求，也因此，更讓後世敬仰。漢代開國「三傑」中的張良，正是這樣一位智者。

張良，字子房，戰國末年韓國人，他的父祖曾經做過四代韓國的宰相。傳爲漢初城父（今安徽亳州市東南）人，秦末漢初軍事謀略家。張良乃韓國貴族之後，其祖父與父相繼爲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厘王和悼惠王之相，有「五世相韓」之稱，爲韓國的功勳世家。當張良成人後，卻遭逢韓國被秦國所滅亡，和他相依爲命的弟弟也在這場戰爭中不幸去世。懷著國破家亡的悲痛，張良散盡所有的家財，到處尋訪武藝高強的勇士，準備暗殺秦始皇。

◎博浪沙刺秦王

論起出身，他不知比漢高祖劉邦高出多少！他的祖先是戰國七雄中的韓國人，祖父、父親做了五代韓王的宰相，可說是一位系出名門的相國公子。秦國滅韓的時候，他年紀雖然小，卻心懷亡國之痛。爲了替韓國報仇，拿出了全部家財，招募刺客，謀刺秦始皇。他找到了一位大力士，訂製了一個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埋伏在秦始皇東巡路線的「博浪沙」，準備趁著秦始皇東巡的時候，用這鐵椎攻擊秦始皇的座車，爲天下蒼生除去這暴虐不仁的「始皇帝」。

可惜，秦始皇命不該絕，這一椎擲偏了，誤中副車。秦始皇本來以爲自己的嚴刑峻法已威服了天下，皇帝寶座穩如泰山，想不到竟有人敢謀刺他。他又怒又恨又怕，下令搜索天下，捉拿刺客。張良只得隱姓埋名的逃走，躲藏在下邳逃避追捕。

◎下邳奇遇孺子可教

也就在下邳，他有了奇遇。他遇到了一位老人，坐在橋頭。見他走過時，故意把鞋掉到橋下，叫張良爲他撿鞋，還叫張良爲他穿上。以張良這樣貴家出身的公子，哪有被人這樣支使過？但是，他可憐這位老人年邁，還是照辦了。老人看他「孺子可教」，約他在第五天天亮的時候，橋上見面。第一次張良按時天明赴約，老人先到了；第二次，才雞鳴破曉，他就去赴約，還是被老人搶了先。老人比他先到，就生氣的責備他與長者約會還遲到！到第三次，他三更半夜就去赴約，終於比老人先到，也通過了老人對他耐心與毅力的考驗，證明了他是可以託付大任的人。就送給他一卷竹簡，他展開一看，原來是《太公兵法》。老人說：「你好好的研讀，讀通了，就可爲帝王師！」他仔細的研究思考之後，終於融會貫通；並且以這部書爲基礎，輔佐劉邦，開創了漢代開國大業。清代的陳恭尹讀到這段歷史，非常感慨的寫了一首詩：「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也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投效劉邦心繫韓國

過了十年，秦始皇死了，秦二世受趙高左右，弄得民不聊生；天下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張良也招募了一些人馬，伺機而動。他曾把《太公兵法》講給一些人聽，別人都沒法了解其中的高妙；而講給沛公劉邦聽時，劉邦雖然不學無術，卻非常欣賞，而且願意聽張良的意見。因此，他選了沛公劉邦做他投效的對象。雖然如此，他還是心繫韓國。當時，各路人馬中，勢力最大的是項梁。項梁爲了號召天下，立了楚國的後裔爲楚懷王。張良跟隨劉邦去見項梁時，請項梁立韓國的公子韓成爲韓王。項梁聽了他的話，果然立了韓成爲韓王，並派張良爲韓王的執政。但，韓國本身的力量實在太薄弱了，不能獨自成事。於是劉邦把韓王留守在陽翟，自己帶著張良繼續與秦作戰。劉邦在他的謀畫下，勢如破竹的攻破了秦都咸陽。出身寒微的劉邦，見到咸陽的繁華，秦宮的美女，就忘了形，只想留在秦王宮中享樂。樊噲勸他不要住在宮中，他不肯聽。張良嚴正的

勸告他：「就因秦皇無道，天下百姓痛恨暴秦，您才有今日。如果您才進秦宮，就迷失在繁華聲色中，只想享樂，豈不令天下人失望？」

◎明燒棧道暗度陳倉

劉邦這才聽勸，回到霸水屯兵。項羽不久也到達了，非常妒恨劉邦占了首功，想發兵攻打劉邦。幸好，曾受過張良恩惠的項伯，爲了報答張良，前來通風報信；又設計在「鴻門宴」上，讓劉邦逃走，劉邦才逃過了一劫。他又請項伯爲劉邦講情，一再的爲劉邦說好話，轉達劉邦願爲項羽的臣屬意願，請項羽封劉邦爲「漢王」。劉邦爲了感謝張良，賜給張良黃金百斤、珍珠兩斗。張良毫不吝惜的把這些財物全部都送給項伯，請項伯說服項羽把漢中之地封給劉邦。漢中在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對外交通不便，靠著棧道通行。張良在送劉邦到漢中的時候獻計：一路走，一路把走過的棧道都放火燒了；燒掉了棧道，等於斷絕了返回關中的通路。這樣做，等於向項羽表明了不再與他爭霸的心跡；只有讓項羽放了心，才能確保劉邦的安全。張良不忘故主韓成，想追隨故主。可是項羽不肯放韓成回韓國，後來更把韓成殺了。張良到這時，也死了爲韓國復國的心，全心輔佐劉邦。在他的策畫下，雖然「明燒棧道」，卻「暗渡陳倉」，劉邦還是從另一條路，回到了中原。先平定了秦地，再向東攻打項羽。以「事成分地之約」，讓各擁重兵卻心存觀望的各路兵馬都來投效；並且重用韓信，以「十面埋伏」之計，逼得項羽自刎烏江，奠定了漢朝一統江山的基礎。

◎功成身退淡泊名利

劉邦當了皇帝，大封功臣。他認爲：張良雖然從不曾衝鋒陷陣，但是運籌幃幄，決勝千里的功勞，比任何人都大；因此讓張良自己在齊國境內，選擇三萬戶的地方作封邑。張良說：「當初臣在下邳起兵，與陛下在『留』相遇，這是上天把臣送給陛下。臣不敢接受三萬戶的封邑，就請陛下封臣於『留』，來紀念這一番的君臣遇合吧！」於是，劉邦封張良爲「留侯」。

張良建立了這樣的功勳，卻並不想當官掌權，他總是從大處著眼，及時給皇帝當「顧問」。在封賞功臣不周，群臣疑慮的時候，他建議漢高祖先封大家都知道他最討厭的雍齒爲什方侯，以安定人心；在大家都主張建都洛陽的時候，他力主定都關中，以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又建議拜蕭何爲宰相，以平治天下。這些建言，都證明他的確有遠見，而且出發點都是無私無我的。國家安定之後，他因爲身體不好，就足不出戶，自己閉門靜修，不再過問朝政。他說：「我家世代相韓，所以不惜萬金，爲韓國報仇。博浪沙一椎，震動天下！又爲帝王師，封賞萬戶，位列諸侯。人生至此，於願已足，現在只希望追隨赤松子雲遊習道，不問世事。」可知他真是一個淡泊名利，具有大智慧的人，世俗間

的功名利祿，完全誘惑不了他。像這樣「一柱擎天」的開國功臣，相貌卻非常清俊秀雅，有如美婦人。說來，人真是「不可貌相」呢！

貳. 漢書、史記正文及白話與比較

撰寫者：吳振獻

漢書《張陳王周傳》(張良傳)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

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
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

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

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

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厲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

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白話：

張良，字子房，祖上是韓國人。祖父張開地，曾是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國。父親張平，爲厾王、悼惠王相國，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張平去世。二十年後，秦滅韓。

張良因年少，尚未在韓國任職。韓國破滅時，張良有家僮三百，弟弟死後尚未安葬，而用全部家財招求俠客謀刺秦王，要替韓國報仇，爲

的是父祖做了韓國五代相國的緣故。張良曾在淮陽學禮，又東行拜訪倉海君，求得大力士，專制了一百二十斤的鐵椎。當時秦始皇向東巡遊，行至博浪沙地方，張良與刺客伏擊秦始皇，鐵椎誤中副車。秦始皇大怒，令大肆搜捕，又急又狠要抓刺客，張良於是更名換姓，逃匿到下邳。

一次，張良從容閒遊到下邳一座橋上，有一老翁，穿粗麻短衣，走到張良身邊，故意把鞋子掉到橋下，回頭對張良說“:小子下去把鞋拾來!”張良很驚訝,想揍他。因爲他是長者就強忍性子，下橋取鞋，就勢屈膝替他穿上。老人伸腳穿上鞋，笑著走了。張良大爲驚訝。老人走了裏許又回來，說:“ 小子是可教之材。第五天天亮時，來此同我見面。”張良因此很納悶，行禮答:“ 好。”第五天天亮，張良前去，老人已先到等在那兒，生氣地說:“與老人約會爲何來遲? 回去，五天后早些來。”到第五天，雞叫時前往,老人又先到，還是生氣說:“爲何又來遲?五天后再早些來。”五天后，張良半夜前去，沒多久老人也來了，高興地說“: 應當如此。”拿出一編書說“: 讀好了此書可做帝王之師，十年後天下大變。十三年後,你會見到我，濟北穀城山下的黃石，即是
我。”於是離開不見了。天明看這編書,原來是《太公兵法》。張良心中感到奇異，常常研讀它。

留居下邳時，張良好負氣仗義。有項伯曾殺了人，與張良藏匿一處。十年後，陳涉等人起兵反秦，張良也聚集百余名青年。景駒在留自立爲楚假王，張良想前往投奔，途中遇到沛公。沛公率領數千人在下邳擴張地盤，張良就歸屬了他。沛公拜張良爲廄將，張良多次拿《太公兵法》給沛公講解，沛公很喜歡，常常用他的計策。張良對其他人講太公兵法，都不能領悟。

張良感歎說:“沛公的悟性是天之所予啊!”因此就跟隨他不再他往。沛公到達薛，會見了項梁，共同立了楚懷王。張良就勸說項梁“: 您已立了楚王后人，韓王室的各位公子中橫陽君韓成最爲賢能，可以立爲王，來增樹黨羽。”項梁便派張良找到韓成，立爲韓王。任張良爲韓國的司徒，同韓王率一千餘人向西攻取韓國故地，取得數城，可秦軍隨即又奪了回去，韓軍就在潁川一帶往來遊動。沛公的軍隊從洛陽南出轘轅關，張良引兵跟隨沛公，攻下十幾座舊韓國城池，打擊了楊熊軍隊。沛公就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而與張良一同向南攻下宛城，西入武關。沛公打算以二萬人攻打秦山堯關守軍，張良說:“秦兵還很強大，不可輕視。我聽說山堯關守將是屠夫之子，市賈小人容易爲財帛小利所動。希望您且留守營地，派人先行，備下五萬人的糧餉,在附近山上增設旗幟，作爲疑兵。讓酈食其拿些貴重寶貨去利誘秦將。”秦將果然想與沛公聯合，西襲咸陽，沛公打算依計而行。張良說:“這只是將領想叛秦,恐怕士卒不一定服從，不從必然危險，不如趁其懈怠打擊他們。”於是沛公領兵襲擊大敗秦軍，追擊到藍田，再次決戰，秦兵徹底潰敗。於是兵臨咸陽，秦王子嬰向沛公投降。沛公入秦宮見宮室帷帳、犬馬珍寶、美女，數以千計，想留居皇宮。樊噲勸諫，沛公不聽。張良說:“ 因爲秦朝無道不仁，沛公才得到此，而爲天下人剷除殘民之賊，應

以崇尚儉樸爲本。如今剛入秦都，就沉迷於享樂，這即是人們所說的‘助桀爲虐’了。況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希望您聽取樊噲的勸告。”沛公於是率軍返回霸上。項羽到達鴻門，想攻擊沛公，項伯夜裏奔往沛公軍營，私下找到張良，要張良一同逃走。張良說:“我替韓王伴送沛公，現今情況緊急，我卻逃走太不仁義。”於是對沛公講明情況，沛公大驚說:“怎麼辦呢?”張良說“:沛公是否真心要背叛項羽?”沛公說:“那些小人勸我把守關口，不讓諸侯進入，就可在秦地爲王。所以我聽信了他們。”張良又問“:您估計有能力抵禦項王嗎?”沛公沉默了一下說:“現在又該怎麼辦?”張良就此邀項伯見了沛公。沛公給項伯敬酒，祝福他並約爲兒女親家，讓項伯向項羽講明沛公不敢背叛，之所以扼守關口是爲了防備其他盜賊。項羽後來和解了此事。《項羽傳》中有記載。

漢元年(前 206)，沛公爲漢王，領巴、蜀之地，賜張良黃金百斤，珍珠兩鬥,張良全拿去獻給了項伯。漢王又讓張良送厚禮給項伯，讓項伯代他向項羽請封漢中之地，項王答應了請求。漢王回封國，張良送行到褒中，漢王遣張良回韓王那裏，張良趁機勸漢王燒絕棧道，向天下明示無東還之意，以此安定項王之心。漢王於是讓張良回轉，自己邊走邊燒棧道。張良到了韓王境界，得知項羽因張良追隨漢王的緣故，不派韓王成就國，而讓他隨同東歸，在彭城又將他殺了。這時漢王已還定三秦，張良就給項羽寫信說“:漢王失去應得的封職，但想得到關中，實踐先前的約定即可，再不敢東進。”又將齊國反叛楚的文書送給項羽，說:“齊與趙打算一同滅楚。”項羽因此向北攻打齊國。張良微行回到漢王處，漢王封張良爲成信侯，隨同漢王東進攻楚。到彭城,漢王兵敗而回。走到下邑，漢王下馬靠倚馬鞍問道“:我想拿出函谷關以東地方用作封賞，誰可以與我共成大業呢?”張良說“: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猛將，與項王有隔閡，彭越正聯合齊王田榮在梁地反楚，這兩個人可派急用。漢王的將領只有韓信可委以大事，獨當一面。您真想賞地，賞給這三人，就可打敗楚國。”於是漢王就派隨何遊說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聯絡彭越。到魏王豹叛漢時，韓信獨自領兵向北出擊，趁勢取得燕、代、齊、趙諸國。而且最終打敗楚國也是靠了這三人之力。張良多病，未曾獨自領兵征戰，作爲出謀劃策的謀臣，時時跟隨漢王。

漢三年(前 204)，項羽迅速將漢王圍困在滎陽，漢王憂懼不安，和酈食其謀劃如何削弱楚國勢力，酈先生說:“從前商湯伐桀，封夏的後人于杞地；武王伐紂，封殷的後人于宋國。而今秦殘虐無道，伐滅六國，使他們的後人無立錐之地。陛下若真能複立六國後人，爲此人們都會爭相感戴陛下的恩德仁義，願意聽您支配。恩德仁義施行了，再要南面稱霸，楚國必定敬服前來朝拜。”漢王說:“好吧，趕快刻印，先生就帶給六國之後佩戴吧。”酈先生沒有動身，張良從外地來拜見漢王，漢王正用餐，說“:賓客中有人爲我出了削弱楚國之計。”詳細地把酈生之計告訴了張良，問:“子房，你看如何?”張良說“:是誰替陛

下策劃此計? 陛下的大事要完了!" 漢王問: " 爲什麼?" 張良說: "請把您面前用的筷子拿來我指劃一下,從前商湯、周武王之所以封立夏桀、商紂王後裔, 是估量自己能控制他們的生死大權。如今陛下能置項籍於死地嗎? 這是不可分封之一。武王入殷, 在裏門表彰商容的德行, 對箕子表示敬意。修整比干的墳墓, 如今陛下能這樣嗎? 這是不可分封之二。武王發放殷巨橋倉糧食, 分撥鹿台府庫錢財, 賜給貧窮百姓,如今陛下能做到嗎? 這是不可分封之三。伐殷戰事完畢, 改戰車爲乘車, 倒放兵器表示不再動武, 今陛下能這樣嗎?這是不可以之四。將戰馬放養在華山南面, 以表示不再動用, 今陛下能做到嗎?是不可以之五。將牛放牧到桃林之野,表示不再用來運轉糧草輜重, 今陛下能嗎? 這是不可以之六。況且天下的謀臣游士, 離開親戚, 棄卻祖墳, 告別故友來跟從陛下, 誰不是日夜想望多少有點封地, 如今要封立六國之後, 便無土地封有功之人, 謀臣遊士各自回國侍奉國君, 和親人在一起, 故人重聚, 那麼陛下依靠誰去奪取天下? 這是不可以之七。而且當今唯楚強大無匹, 若複立的六國因力弱重被它削弱成其附庸, 陛下還怎麼使他們臣服於漢呢? 這是不可以之八。真若用了此種謀劃, 陛下的大事就完了!" 漢王止住吃飯, 吐出口中之食罵道: " 書呆子幾乎壞了老子大事!" 命令趕快銷毀印璽。後來, 韓信攻破齊國想自立爲齊王,漢王大怒, 張良勸說漢王, 漢王就派張良帶著印信去封韓信爲齊王。《韓信傳》中有記載。

漢五年(前 202) 冬天, 漢王追擊楚軍到陽夏之南, 作戰不利, 就堅守固陵,約定合擊楚軍的諸侯到期不來, 張良勸說漢王, 漢王採納了他的建議, 諸侯就都來了。《高帝紀》中有記述。

漢六年(前 201) , 封賞功臣, 張良沒有帶兵征戰之功, 高帝說: " 帷幄之中運籌定策, 決勝於千里之外, 這是子房的功勞。你在齊國境內自擇三萬戶的食邑吧。" 張良說: " 當初臣起自下邳, 在留碰到您, 這是上天將臣交給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計策, 有幸常起作用, 我的意願封給留就夠了, 不敢接受萬戶食邑。" 於是封張良爲留侯, 與蕭何等人一起受封。漢帝已經封賞了大功臣二十多人,其餘的功臣日夜爭論, 功勞大小難以決定, 還沒能封賞。皇帝住在洛陽南宮, 從閣樓間的天橋望見諸位將領, 往往三五成群在小聲談論, 皇帝問: " 這是在講什麼?" 張良答 ": 陛下不知道麼? 這是在謀反。" 皇帝說: " 天下剛才平定, 爲何又要造反?" 張良說: " 陛下以平民百姓起家,依靠他們取得天下, 現今陛下成了天子,然而所封賞的都是像蕭何、曹參這些故舊親信, 所誅殺的都是平生仇視怨恨的人。現在軍吏們計算功勞, 有功人都分封則天下地不夠, 他們怕您不能全部封賞, 又恐因往日過失被誅殺, 所以聚集謀反呢!" 皇帝憂慮地說 ": 怎麼辦呢?" 張良說 ": 皇上平生最憎惡、群臣又都知道的人是誰?" 皇帝說: " 雍齒和我有舊怨, 多次侮辱我, 我想殺他, 卻因他功勞多不忍下手。" 張良說: " 現在快點封賞雍齒, 讓群臣知曉, 那些人看到雍齒受封, 必定人人都有信心了。" 於是皇帝置備酒席, 封雍齒爲什方侯, 並且緊催丞相禦史定功行

賞。群臣酒宴完後都歡欣鼓舞說“: 雍齒尙且封爲侯, 我等也無憂了。”劉敬勸漢帝定都關中, 皇上猶豫。左右大臣都是華山崤山以東人, 多勸皇帝定都洛陽“: 洛陽東有成皋, 西有肴殽,背黃河, 面伊、洛, 地勢堅固足以依靠。”張良講“: 洛陽雖有穩定的地勢, 但它的腹地狹小不過幾百里, 田地貧瘠, 四面受敵, 不是用武之地。至於關中東有崤山、函谷關, 西有隴山蜀地, 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的豐饒, 北有胡地草場之利, 有三面的險要可以固守, 有東方一面可控制諸侯。只要諸侯安定, 就可用黃河、渭水漕運天下糧食西供京師需求。倘若諸侯叛變, 順流而下, 也足以轉運軍隊和輜重。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呀! 劉敬的建議是對的。”於是高帝即日起程向西, 定都關中。張良隨同入關, 因天生多病, 就靜居養生, 不食糧食, 一年多閉門不出。高帝想廢黜太子, 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因大臣們多有勸阻, 才沒最後決定, 呂后惶恐, 不知該怎麼辦。有人對呂后說:“ 留侯善於出謀劃策, 皇上十分信用他。”呂后就派建成侯呂澤逼張良說“: 您久爲皇上謀臣, 如今皇帝日日要另立太子, 您豈可高枕無憂?”張良說:“當初皇上數次在危急困境之中, 僥倖采用了我的計策; 現在天下安定, 因爲喜愛戚夫人另立太子, 骨肉之間的家事, 即使我等一百多人又能怎樣。”呂澤勉強要求道“: 替我出個主意。”張良說“: 這件事難以用口舌言語諫爭。想想皇上曾徵召賢才, 召來四個人, 四人已年老, 都因皇上慢待輕侮士人之故, 所以逃匿山中, 守節氣不做漢臣。而皇帝卻看重這四人。如今你真能不惜金玉璧帛, 讓太子寫封書信, 言辭謙恭, 備好車子, 再派善言之人去固執相邀, 他們應該會來。來了奉爲上賓, 時常跟隨上朝, 讓皇帝看見他們。這對太子穩定名位或許有幫助。”於是呂后讓呂澤帶了太子的書信, 卑辭厚禮, 去迎請這四人。四人來後, 作爲賓客留在建成侯府裏。

漢十一年(前 196) 黥布造反, 皇帝病著, 想派太子率兵前往平叛。四位老者互相商議說:“ 我們之所以來京師, 是要保全太子, 太子率兵, 事情就危險了。”於是勸建成侯說:“ 太子率兵出征, 有功也無益於名位, 無功就可因此遭禍。況且太子所要與之一同出征的諸將, 都是曾同皇帝定天下的梟將, 如今讓太子統率他們, 真無異是讓羊統率狼, 都不肯替太子賣力, 這樣出征無功就不難肯定了。我們聽人說:‘ 母親受寵愛, 兒子就常被抱。’ 現今戚夫人日夜侍候皇上, 趙王又常在跟前, 皇上又講過‘ 終究不會讓那個不肖子地位在愛子之上。’ 明顯地是要趙王取代太子。您何不趕快請呂皇后找機會對皇帝哭訴, 就說黥布是天下的猛將,善於用兵, 如今諸位將領都是陛下的故舊和地位相等之人, 讓太子統率他們, 這些人一定不肯盡力, 況且若黥布聞知, 會更放肆地西來。皇上雖有病, 可勉強坐上輜車, 監領諸將, 諸將就不敢不盡力了。皇上雖是受苦, 可也要強自支撐, 爲妻子兒女打算。”於是呂澤連夜見呂后,呂后找機會對皇帝哭說四人授意的那些話。皇帝說:“ 我想過, 這孩子本來就不足差遣, 老子自己去吧。”於是皇上就率兵東征, 留守的大臣都送行到霸上。張良病了, 勉強支撐, 送到曲郵, 謁見皇上,說“: 我應當隨從的, 奈何病勢沉重。楚人剽悍迅猛, 望皇

上不必與楚人硬拚。”趁機勸說皇上讓太子爲將軍，監守關中部眾。皇上講：“子房雖然病著，臥病中要勉力輔助太子。”這時叔孫通已任太傅，張良承擔少傅的工作。

漢十二年(前 195)，皇上打敗黥布回來，病情愈加沉重，就愈想另立太子。張良見勸諫無效，便託病不理事了。叔孫通引述古今事例勸說，以死力爭維護太子。皇上表面允許，其實還想更換太子。一次飲宴置酒，太子侍候，四位老人跟從太子，年紀皆在八十以上，鬚眉皓白，衣冠博帶。皇上覺得奇怪，問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四人上前回答，各自講出姓名。皇上這才大驚道：“ 我徵召各位，你們都逃避不見，如今各位爲何跟我兒在一起?”四人都說“：陛下輕慢好罵士人，我們決意不受輕侮，所以逃避，而今聞知太子仁厚孝順恭敬愛士，天下士人無不仰望，願爲太子效死，因此我們就來了。”皇上說“：煩勞各位有始有終地輔佐太子吧。”四人向皇帝祝酒致意後，躬身辭去。皇上目送他們，叫過戚夫人指點著四人說“：我想換他，可是那四人輔佐他，羽翼已經長成，難以動搖了。呂後真是你的主宰者了。”戚夫人傷感哭泣，皇上說：“給我跳起楚舞吧，我爲你和唱楚歌。”歌中唱道“：鴻鵠高飛呵，一舉便千里。羽翼長成呵，可橫渡四海。橫渡四海呵，已無可奈何! 雖有箭矢呵，已無處可施!”連唱數曲，戚夫人哀歎流淚。皇上起身離開，罷了酒宴。終究不曾改立太子的原因，就得力于張良出計招來這四人。張良隨從皇帝攻打代國，曾出奇計攻下馬邑，直至勸立了蕭相國，與皇帝從容計議了很多天下大事，對國家存亡關系不大，因此不做記述了。張良對人表示“：我家世代在韓爲相，到韓國滅亡，不吝惜萬金家財，要對付強秦替韓國報機,天下爲之震動。如今以三寸之舌爲帝國軍師，受封萬戶，位居列侯，這已達平民的極限，對我張良來說已經足夠了。最後只願拋開人間俗事，隨赤松子神遊而已。”從此就修習仙道。高皇帝去世，呂後感激張良，便固執地要他進食，說“：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何必自己虧待自己到這種地步呢!”張良不得已，勉強遵命進食。六年之後張良去世，謚號文成侯。張良當年在下邳橋上遇到授他《太公兵法》的老人，十三年後，他隨從高祖路經濟北，果然在穀城山下見到塊黃石,就取來珍重地供奉祭祀。到張良過世,黃石同時也一起下葬。每逢掃墓和夏冬祭日，也祭祀黃石。張良的兒子張不疑嗣爲留侯。孝文三年犯不敬罪，封爵被削除。

史記《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

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裏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

后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還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后解，語在項羽事中。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時時從漢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其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后，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

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

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谷，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 后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后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谷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白話：

侯張良，他的先人是韓國人。祖父開地，做過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父親平，做過釐王、悼惠王的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父親平去世。張良的父親死後二十年，秦國滅亡了韓國。張良當時年紀輕，沒有在韓國做官。韓國滅亡後，張良家有奴僕三百人，弟弟死了不厚葬，用全部財產尋求勇士謀刺秦王，爲韓國報仇，這是因爲他的祖父、父親任過五代韓王之相的緣故。

張良曾經在淮陽學習禮法，到東方見到了倉海君。他找得一個大力士，造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鐵錘。秦始皇到東方巡遊，張良與大力士在博浪沙這個地方襲擊秦始皇，誤中了副車。秦始皇大怒，在全國大肆搜捕，尋拿刺客非常急迫，這是爲了張良的緣故。張良於是改名換姓，逃到下邳躲藏起來。

張良閒暇時徜徉於下邳橋上，有一個老人，穿著粗布衣裳，走到張良跟前，故意把他的鞋甩到橋下，看著張良對他說："小子，下去把鞋撿上來！"張良有些驚訝，想打他，因爲見他年老，勉強地忍了下來，下去撿來了鞋。老人說："給我把鞋穿上！"張良既然已經替他把鞋撿了上來，就跪著替他穿上。老人把腳伸出來穿上鞋，笑著離去了。張良十分驚訝，隨著老人的身影注視著他。老人離開了約有一裡路，又返回來，說："你這個孩子可以教導教導。五天以後天剛亮時，跟我在這裡相會。"張良覺得這件事很奇怪，跪下來說："嗯。"五天后的拂曉，張良去到那裡。老人已先在那裡，生氣地說："跟老年人約會，反而後到，爲什麼呢？"老人離去，並說："五天以後早早來會面。"五天后雞一叫，張良就去了。老人又先在那裡，又生氣地說："又來晚了，這是爲什麼？"老人離開說："五天后再早點兒來。"五天后，張良不到半夜就去了。過了一會兒，老人也來了，高興地說："應當像這樣才好。"老人拿出一部書，說："讀了這部書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師了。十年以後就會發跡。十三年後小夥子你到濟北見我，穀城山下的黃石就是我。"說完便走了，沒有別的話留下，從此也沒有見到這位老人。天明時一看老人送的書，原來是《太公兵法》。張良因而覺得這部書非同尋常，經常學習、誦讀它。

張良住在下邳時，行俠仗義。項伯曾經殺了人，跟隨張良躲藏起來。過了十年，陳涉等人起兵反秦，張良也聚集了一百多個青年。景駒自立爲代理楚王，駐在留縣。張良打算前去跟隨他，半道上遇見了沛公。沛公率領幾千人，奪取下邳以西的地方，張良便歸附了他。沛公任命張良做廄將。張良多次根據《太公兵法》向沛公獻策，沛公很賞識他，經常採用他的計謀。張良對別人講這些，別人都不能領悟。張良說："沛公大概是天授予人間的。"所以張良就跟隨了沛公，沒有離開他去見景駒。等到沛公到了薛地，會見項梁。項梁擁立了楚懷王。張良於是勸說項梁道："您已經擁立了楚王的後人，而韓國各位公子中橫陽君韓成

賢能，可以立爲王，增加同盟者的力量。"項梁派張良尋找到韓成，把他立爲韓王。任命張良爲韓國司徒，隨韓王率領一千多人向西攻取韓國原來的領地，奪得幾座城邑，秦軍隨即又奪了回去，韓軍只在潁川一帶往來遊擊作戰。

沛公從洛陽向南穿過轘轅山時，張良率兵跟從沛公，攻下韓地十餘座城邑，擊敗了楊熊的軍隊。沛公於是讓韓王成在陽翟留守，自己和張良一起南下，攻打宛縣，向西進入武關。沛公想用兩萬人的兵力攻打秦朝嶢關的軍隊，張良勸告說："秦軍還很強大，不可輕視。我聽說嶢關的守將是屠戶的兒子，市儈容易以利相誘。希望沛公暫且留守軍營，派人先去，給五萬人預備吃的東西，在各個山頭上多增掛旗幟，作爲疑兵，叫酈食（ｙì,義）其（ｊī，機）帶著貴重的寶物利誘秦軍的將領。"秦軍的將領果然背叛秦朝，打算跟沛公聯合一起向西襲擊咸陽，沛公想聽從秦將的計畫。張良說："這只是嶢關的守將想反叛罷了，恐怕部下的士兵們不聽從。士兵不從必定帶來危害，不如趁著他們懈怠時攻打他們。"沛公於是率兵攻打秦軍，大敗敵兵。然後追擊敗軍到藍田，第二次交戰，秦兵終於崩潰。沛公於是到了咸陽，秦王子嬰投降了沛公。

沛公進入秦宮，那裡的宮室、帳幕、狗馬、貴重的寶物、美女數以千計，沛公的意圖是想留下住在宮裡。樊噲勸諫沛公出去居住，沛公不聽。張良說："秦朝正因暴虐無道，所以沛公才能夠來到這裡。替天下剷除兇殘的暴政，應該以清廉樸素爲本。現在剛剛攻入秦都，就要安享其樂，這正是人們說的'助桀爲虐'。況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希望沛公能夠聽進樊噲的意見。"沛公這才回車駐在霸上。

項羽來到鴻門下，想要攻打沛公，項伯於是連夜急馳到沛公的軍營，私下裡會見張良，想讓張良跟他一起離開。張良說："我是替韓王伴送沛公的，如今情況緊急，逃離而去是不合道義的。"於是就將情況全都告訴了沛公。沛公非常吃驚，說："對此將怎麼辦呢？"張良說："沛公果真想背叛項羽嗎？"沛公說："淺薄無知的小人教我封鎖函谷關不要讓諸侯們進來，說這樣秦朝的土地就可以全部主宰了，所以就聽從了這種意見。"張良說："沛公自己揣度（ｄｕó,奪）一下能夠打退項羽嗎？"沛公沉默了好一會兒，說："本來是不能夠的。現在該怎麼辦呢？"張良於是堅決邀請項伯見沛公。項伯會見了沛公。沛公與項伯同飲，爲他敬酒祝福，並結爲親家。沛公請項伯向項羽詳細說明沛公不敢背叛項羽，沛公之所以封鎖函谷關，是爲了防備其他的強盜。等到沛公會見項羽以後，取得了和解，這些情況記載在《項羽本記》中。漢元年（前206）正月，沛公做了漢王，統治巴蜀地區。漢王賞賜張良黃金百鎰，珍珠二門，張良把它們都贈送給了項伯。漢王也因此讓張良厚贈項伯，使項伯代他請求漢中地區。項王應允了漢王的請求，漢王於是得到了漢中地區。漢王到封國去，張良送到褒中，漢王讓張良返回韓國。張良便勸告漢王說："大王爲何不燒斷所經過的棧道，向天下

表示不再回來的決心，以此穩住項王的內心。"漢王便讓張良返回韓國。漢王行進中，燒斷了所經過的的棧道。張良到了韓國，韓王成因爲張良跟隨漢王的緣故，項王不派韓成到封國去，讓他跟隨自己一起東去。張良向項王解說到："漢王燒斷了棧道，已經沒有返回的意思了。"張良便把齊王田榮反叛之事上書報告項王。項王由此不再擔憂西邊的漢王，因而起兵北上攻打齊國。項王終於不肯派韓王回韓國，於是把他貶爲侯，又在彭城殺了他。張良逃跑，抄小路隱秘地回到漢王那裡，漢王這時也已回軍平定三秦了。漢王又封張良爲成信侯，跟著東征楚國。到了彭城，漢軍戰敗而歸。行至下邑，漢王下馬倚著馬鞍問道："我打算捨棄函谷關以東等一些地方作爲封賞，誰能夠同我一起建功立業呢？"張良進言說："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的猛將，同項王有隔閡；彭越與齊王田榮在梁地反楚。這兩個人可立即利用。漢王的將領中唯有韓信可以託付大事，獨當一面。如果要捨棄這些地方，就把它們送給這三個人，那麼楚國就可以打敗了。"漢王於是派隨何去遊說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聯絡彭越。等到魏王豹反漢，漢王派韓信率兵攻打他，乘勢攻佔了燕、代、齊、趙等國的領地。而最終擊潰楚國的，是這三個人的力量。

張良多病，不曾獨立帶兵作戰，一直作爲出謀劃策的臣子，時時跟從漢王。漢三年（前 204），項羽把漢王緊急地圍困在滎陽，漢王驚恐憂愁，與酈食其商議削弱楚國的勢力。酈食其說："昔日商湯討伐夏桀，封夏朝後人于杞國。周武王討伐商紂，封商朝後人于宋國。如今秦朝喪失德政、拋棄道義，侵伐諸侯各國，消滅了六國的後代，使他們沒有一點立足的地方。陛下果真能夠重新封立六國的後裔，使他們都接受陛下的印信，這樣六國的君臣百姓一定都感戴陛下的恩德，無不歸順服從，仰慕陛下道義，甘願做陛下的臣民。隨著恩德道義的施行，陛下就可以面南稱霸，楚王一定整好衣冠恭恭敬敬地前來朝拜了。"漢王說："好。趕快刻制印信，先生就可以帶著這些印出發了。"酈食其還沒有動身，張良從外面回來謁見漢王。漢王正在吃飯，說："子房過來！有一個客人爲我設計削弱楚國的勢力。"接著把酈食其的話都告訴了張良，然後問道："在你看來這事怎樣？"張良說："是誰替陛下出的這個主意？陛下的大事要完了。"漢王說："爲什麼呢？"張良回答說："我請求您允許我借用您面前的筷子爲大王籌畫一下形勢。"接著說："昔日商湯討伐夏桀而封夏朝的後代于杞國，那是估計到能制桀於死命。當前陛下能制項籍於死命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一個原因。周武王討伐商紂而封商朝的後代于宋國，那是估計到能得到紂王的腦袋。現在陛下能得到項籍的腦袋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二個原因。武王攻入殷商的都城後，在商容所居裡巷的大門上表彰他，釋放囚禁的箕子，重新修築比干的墳墓。如今陛下能重新修築聖人的墳墓，在賢人裡巷的大門表彰他，在有才智的人們前向他致敬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三個原因。周武王曾發放巨橋糧倉的存糧，散發鹿台府庫的錢財，以此賞賜貧苦的民眾。目前陛下能

散發倉庫的財物來賞賜窮人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四個原因。周武王滅亡商朝以後，廢止兵車，改爲乘車，把兵器倒置存放，蓋上虎皮，用以向天下表明不再動用武力。現在陛下能停止戰事，推行文治，不再打仗了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五個原因。周武王將戰馬放牧在華山的南面，以此表明沒有用它們的地方了。眼下陛下能讓戰馬休息不再使用它們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六個原因。周武王把牛放牧在桃林的北面，以此表明不再運輸和積聚作戰用的糧草。而今陛下能放牧牛群不再運輸、積聚糧草了嗎？"漢王說："不能。"張良說："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七個原因。再說天下從事遊說活動的人離開他們的親人，捨棄了祖墳，告別了老友，跟隨陛下各處奔走，只是日夜盼望著想得到一塊小小的封地。假如恢復六國，擁立韓、魏、燕、趙、齊、楚的後代，天下從事遊說活動的人各自回去侍奉他們的主上，伴隨他們的親人，返回他們的舊友和祖墳所在之地，陛下同誰一起奪取天下呢？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八個原因。當前只有使楚國不再強大，否則六國被封立的後代重新屈服並跟隨楚國，陛下怎麼能夠使他們臣服？如果真的要採用這位客人的計策，陛下的大事就完了。"漢王飯也不吃了，吐出口中的食物，罵道："這個笨書呆子，幾乎敗壞了你老子的大事！"於是下令趕快銷毀那些印信。

漢四年（前 203），韓信攻下齊國而想自立爲齊王，漢王大怒。張良勸告漢王，漢王才派張良授予韓信"齊王信"的印信，此事記載在《淮陰侯列傳》中。

這年秋天，漢王追擊楚軍到陽夏南面，戰事失利而堅守固陵營壘，諸侯原已約好前來，但沒有到。張良向漢王進計，漢王採用了他的計策，諸侯才都來到。此事記載在《項羽本紀》中。漢六年（前 201）正月，封賞功臣。張良不曾有戰功，高帝說："出謀劃策於營帳之中，決定勝負在千里之外，這就是子房的功勞。讓張良自己從齊國選擇三萬戶作爲封邑。"張良說："當初我在下邳起事，與主上會合在留縣，這是上天把我交給陛下。陛下採用我的計謀，幸而經常生效，我只願受封留縣就足夠了，不敢承受三萬戶。"於是封張良爲留侯，同蕭何等人一起受封。

皇上已經封賞大功臣二十多人，其餘的人日夜爭功，不能決定高下，未能進行封賞。皇上在洛陽南宮，從橋上望見一些將領常常坐在沙地上彼此議論。皇上說："這些人在說什麼？"留侯說："陛下不知道嗎？這是在商議反叛呀。"皇上說："天下已接近安定，爲什麼還要謀反呢？"留侯說："陛下以平民身分起事，靠著這些人取得了天下，現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賞的都是蕭何、曹參這些陛下所親近寵倖的老友，所誅殺的都是一生中仇恨的人。如今軍官們計算功勞，認爲天下的土地不夠一一封賞的，這些人怕陛下不能全部封到，恐怕又被懷疑到平生的過失而至於遭受誅殺，所以就聚在一起圖謀造反了。"皇上於是憂

心忡忡地說："這件事該怎麼辦呢？"留侯說："皇上平生憎恨，又是群臣都知道的，誰最突出？"皇上說："雍齒與我有宿怨，曾多次使我受窘受辱。我原想殺掉他，因爲他的功勞多，所以不忍心。"留侯說："現在趕緊先封賞雍齒來給群臣看，群臣見雍齒都被封賞，那麼每人對自己能受封就堅信不疑了。"於是皇上便擺設酒宴，封雍齒爲什方侯，並緊迫地催促丞相、禦史評定功勞，施行封賞。群臣吃過酒後，都高興地說："雍齒尚且被封爲侯，我們這些人就不擔憂了。"劉敬勸告高帝說："要以關中爲都城。"皇上對此心有疑慮。左右的大臣都是關東地區的人，多數勸皇上定都洛陽，他們說："洛陽東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澠池，背靠黃河，面向伊水、洛水，它地形的險要和城郭的堅固也足可以依靠。"留侯說："洛陽雖然有這樣險固，但它中間的境域狹小，不過幾百里方圓，土地貧瘠，四面受敵，這裡不是用武之地。關中東面有崤山、函谷關，西面有隴山、岷山，肥沃的土地方圓千里，南面有富饒的巴、蜀兩郡，北面有利於放牧的胡苑，依靠三面的險阻來固守，只用東方一面控制諸侯。如果諸侯安定，可由黃河、渭河運輸天下糧食，往西供給京都；如果諸侯發生變故，可順流而下，足以運送物資。這正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的建議是對的。"於是高帝當即決定起駕，往西關定都關中。

留侯跟隨高帝入關。他體弱多病，便施行道引之術，不食五穀，閉門不出有一年多。皇上想廢掉太子，立戚夫人生的兒子趙王如意。很多大臣進諫勸阻，都沒能改變高帝確定不移的想法。呂後很驚恐，不知該怎麼辦。有人對呂後說："留侯善於出謀劃策，皇上信任他。"呂後就派建成侯呂澤脅迫留侯說："您一直是皇上的謀臣，現在皇上打算更換太子，您怎麼能墊高枕頭睡大覺呢？"留侯說："當初皇上多次處在危急之中，採用了我的計謀。如今天下安定，由於偏愛的原因想更換太子，這些至親骨肉之間的事，即使同我一樣的有一百多人進諫又有什麼益處。"呂澤竭力要脅說："一定得給我出個主意。"留侯說："這件事是很難用口舌來爭辯的。皇上不能招致而來的，天下有四個人。這四個人已經年老了，都認爲皇上對人傲慢，所以逃避躲藏在山中，他們按照道義不肯做漢朝的臣子。但是皇上很敬重這四個人。現在您果真能不惜金玉璧帛，讓太子寫一封信，言辭要謙恭，並預備安車，再派有口才的人懇切地聘請，他們應當會來。來了以後，把他們當作貴賓，讓他們時常跟著入朝，叫皇上見到他們，那麼皇上一定會感到驚異並詢問他們。一問他們，皇上知道這四個人賢能，那麼這對太子是一種幫助。"於是呂後讓呂澤派人攜帶太子的書信，用謙恭的言辭和豐厚的禮品，迎請這四個人。四個人來了，就住在建成侯的府第中爲客。

漢十一年（前196），黥布反叛，皇上患重病，打算派太子率兵前往討伐叛軍。這四個人互相商議說："我們之所以來，是爲了要保全太子，太子如若率兵平叛，事情就危險了。"於是勸告建成侯說："太子率兵出戰，如立了功，那麼權位也不會高過太子；如無功而返，那麼從這以後就是遭受禍患了。再說跟太子一起出征的各位將領，都是曾經同皇上平定天下的猛將，如今讓太子統率這些人，這和讓羊指揮狼有什麼兩樣，他們決不肯爲太子賣力，太子不能建功是必定的

了。我們聽說'愛其母必抱其子'，現在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趙王如意常被抱在皇上面前，皇上說'終歸不能讓不成器的兒子居於我的愛子之上'，顯然，趙王如意取代太子的寶位是必定的了。您何不趕緊請呂後打機會向皇上哭訴：'黥布是天下的猛將，很會用兵，現今的各位將領都是陛下過去的同輩，您卻讓太子統率這些人，這和讓羊指揮狼沒有兩樣，沒有人肯爲太子效力，而且如讓黥布聽說這個情況，就會大張旗鼓地向西進犯。皇上雖然患病，還可以勉強地乘坐輜車，躺著統轄軍隊，眾將不敢不盡力。皇上雖然受些辛苦，爲了妻兒還是要自己奮發圖強一下。'"於是呂澤立即在當夜晉見呂後，呂後找機會向皇上哭訴，說了四個人授意的那番話。皇上說："我就想到這小子本來不能派遣他，老子自己去吧。"於是皇上親自帶兵東征，群臣留守，都送到灞上。留侯患病，自己勉強支撐起來，送到曲郵，謁見皇上說："我本應跟從前往，但病勢沉重。楚國人馬迅猛敏捷，希望皇上不要跟楚國人鬥個高低。"留侯又趁機規勸皇上說："讓太子做將軍，監守關中的軍隊吧。"皇上說："子房雖然患病，也要勉強在臥床養病時輔佐太子。"這時叔孫通做太傅，留侯任少傅之職。漢十二年（前 195），皇上隨著擊敗黥布的軍隊回來，病勢更加沉重，愈想更換太子。留侯勸諫，皇上不聽，留侯就託病不再理事。叔孫太傅引證古今事例進行勸說，死命爭保太子。皇上假裝答應了他，但還是想更換太子。等到安閒的時候，設置酒席，太子在旁侍侯。那四人跟著太子，他們的年齡都已八十多歲，鬚眉潔白，衣冠非常壯美奇特。皇上感到奇怪，問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四個人向前對答，各自說出姓名，叫東園公、角裡先生、綺裡季、夏黃公。皇上於是大驚說："我訪求各位好幾年了，各位都逃避著我，現在你們爲何自願跟隨我兒交遊呢？"四人都說："陛下輕慢士人，喜歡罵人，我們講求義理，不願受辱，所以惶恐地逃躲。我們私下聞知太子爲人仁義孝順，謙恭有禮，喜愛士人，天下人沒有誰不伸長脖子想爲太子拼死效力的。因此我們就來了。"皇上說："煩勞諸位始終如一地好好調理保護太子吧。"

四個人敬酒祝福已畢，小步快走離去。皇上目送他們，召喚戚夫人過來，指著那四個人給她看，說道："我想更換太子，他們四個人輔佐他，太子的羽翼已經形成，難以更動了。呂後真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了哭泣起來，皇上說："你爲我跳楚舞，我爲你唱楚歌。"皇上唱道："天鵝高飛，振翅千里。羽翼已成，翱翔四海。翱翔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短箭，何處施用！"皇上唱了幾遍，戚夫人抽泣流淚，皇上起身離去，酒宴結束。皇上最終沒更換太子，原本是留侯招致這四個人發生了效力。留侯跟隨皇上進攻代國，在馬邑城下出妙計，以及勸皇上立蕭何爲相國，他跟皇上平常隨便談論天下的事情很多，但由於不是關於國家存亡的大事，所以未予記載。留侯宣稱道："我家世代爲韓相，到韓國滅亡，不惜萬金家財，替韓國向強秦報仇，天下爲此震動，如今憑藉三寸之舌爲帝王統師，封邑萬戶，位居列侯，這對一個平民是至高無上的，我張良已經非常滿足了。我願丟卻人世間的事情，打算隨赤松子去遨遊。"張良於是學辟谷學術，

行道引輕身之道。正值高帝駕崩，呂後感激留侯，便竭力讓他進食，說："人生一世，時光有如白駒過隙一樣迅速，何必自己苦行到這種地步啊！"留侯不得已，勉強聽命進食。過後八年，留侯去世，定謚號叫文成侯。他兒子張不疑襲封爲侯。張子房當初在下邳橋上遇見那個給他《太公兵法》的老丈，在別後十三年他隨高帝經過濟北，果然見到穀城山下的黃石，便把它取回，奉若至寶地祭祀它。留侯去世，一起安葬了黃石。以後每逢掃墓以及冬夏節日蔡祀張良的時候，也同時蔡祀黃石。留侯張不疑，在孝文帝五年（前 175）因犯了不敬之罪，封國被廢除。

太史公說：學者大多說沒有鬼神，然而又說有精怪。至於像留侯遇見老丈贈書的事，也夠神奇的了。高祖遭遇困厄的情況有多次了，而留侯常在這種危急時刻建功效力，難道可以說不是天意嗎？皇上說："出謀劃策於營帳之中，決定勝負在千里之外，我比不了子房。"我原以爲此人大概是高大威武的樣子，等到看見他的畫像，相貌卻像個美麗的女子。孔子說過："按照相貌來評判人，在對待子羽上就有所失。"對於留侯也可以這樣說。

不同之處

1.分法不同：

史記把張良列爲世家(留侯世家)，並單獨成立介紹；但是漢書卻列爲傳記，並且與周勃、陳平的傳記放在一起(張陳王周傳) 。

2.主客觀分寫：

史記在正文中用客觀筆法，主觀評論及感想則 多見於放在正文後的＜太史公曰＞及文末的＜太史公自序＞ ，漢書則沒有。

3.史記質樸，漢書華麗：

史記好用對白，據人物口吻直書，所以逼肖傳神，漢書則將對話前省，史記用語也比較不避鄙俗，可見其人真實面貌，漢書則不是如此，讀起來比較沒那麼有趣。

4.時間點有些不一致：

中間

史記：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漢書：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結尾

史記：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漢書：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參.張良補充資料

撰寫者：王俊智

一、衍生成語

1、孺子可教

（1）出處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史記・留侯世家》:「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裡所，復返，曰:『孺子可教矣。』」

（2）故事

在刺殺秦皇失敗之後，張良逃到下邳去。

有一天，張良在橋上遇見有一個老人，那時老人故意把鞋丟到橋下，叫張良替他拾起來，張良起初感到憤怒，但一看老人年紀那麼大，又生了憐憫之心，所以替老人取回鞋子。老人後來伸腳要張良幫他把鞋子穿上，張良又忍著替他穿上。老人只笑了一笑，一聲不響地走了。不料那位老人走了不久，又折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並叫他在五天後的早上到橋上來等他，說完就走了。

張良對這位奇怪的老人，猜測不透他的意思。五天以後，一早去赴老人的約，到了橋上，老人已經早在那裡了，因爲張良遲到，老人叫他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張良去得很早，但老人比他更早，第三天又是這樣，老人因張良對約會不遵守時間，責罵了幾句，叫他過五天再去。這次，張良不敢遲到，還沒有到半夜，就到橋上去等候，果然老人還沒有來。過了一會，老人來了，他見張良已在橋上等他，顯得很歡喜，拿出一本書給張良，叫他十年以後到濟北的谷城山下見他，張良後來就憑那本書，幫助劉邦建立了漢朝。

（3）這個故事衍生出「圮橋進履」（進履圮橋）的故事，義指屈己尊老，求取教益。

2、獨當一面

（1）出處

《史記・留侯世家》:「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2）故事

楚王項羽和漢王劉邦爲奪天下，楚漢發生多次戰爭。一次，張良跟隨漢王東征楚國，到彭城時，漢軍戰敗而歸。退兵至下邑，漢王跳下馬倚著馬鞍問道：「我想捨棄函谷關以東等地作爲封賞，誰能夠與我共同建立功業呢？」

張良進言說：「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的猛將，與項王有嫌隙；彭越和與齊王在梁地反楚。這兩人可立即利用。而漢王的將領中，唯有韓信可以托付大事，能獨當一面。如果您要捨棄土地，就把它們送給這三個人，那麼楚國就可以打敗了。」

於是，漢王派遣隨何去遊說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聯絡彭越。等到魏王豹反漢，漢王就派韓信率兵攻打他，並乘機攻佔燕、代、齊、趙等國的領土。然而最終擊潰楚國的，是這三個人的力量。

二、他人眼中的張良

1、謀聖

＊《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1）燒棧道，使項羽不疑

劉邦被封爲漢王，封地在漢中、巴蜀，張良建議燒燬棧道，表示不再東還，使項羽失去戒心。讓劉邦得到休生養息的機會. 後來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計謀成功和張良的燒毀棧道相互輝印。

（2）以計挑撥項羽與范增

劉邦受困於滎陽城時，以計策挑撥項羽與范增間的互信，致使范增求去，項羽自此失去身邊最佳的謀臣。

（3）建議策反英布、彭越

劉邦在彭城被項羽殺個大敗，正在擔心害怕項羽會趁勝追擊打進三秦，張良建議策反英布，彭越讓項羽有後顧之憂，並且建議劉邦派韓信攻打魏、趙、燕國。這個建議讓劉邦再度得到喘息的機會。

2、美男子

＊ 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3、太玄童子

＊《太平廣記》:「子房登仙，位為太玄童子，常從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昆侖之夕，子房往焉。」

（1）黃石老人賜天書

三次於下邳橋上見黃石老人，後贈予張良天書一本。不僅讓張良領悟軍事謀略，幫助劉邦稱王；更讓他習得法術，可自由翱翔。後代把老人給他的那部書稱爲「黃石公書」。

（2）開棺只見黃石枕

張良死後葬在龍首原，漢末赤眉起義時，張良的墓被掘開，只見棺木中一個黃石枕頭突然騰空飛去，像流星一樣一閃即逝。棺木中根本沒有張良的屍骨和衣帽，只有寫在素絹上的文章和幾篇論述戰術的文章。

（3）修道成太玄童子

張良成仙以後，做了天宮的童子，常跟隨太上老君在天界遨游。他的孫子張道陵也得了道，朝拜昆侖山時，張良還曾去看望他。

三、最聰明的計謀

＊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張良一生用計高明，到了最後一步，依然聰明，爲自己找尋一條退路。推辭掉高祖的重用，功臣身退。否則下場或許會與韓信相同。

四、結論

張良的一生充滿了神話色彩。

姑且不論他是否因爲得到老人授予的天書而提升戰鬥力，還是天資聰穎無人能敵，他確實善於計謀策略，成爲劉邦的一大助手。

除此之外，張良的事蹟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敬老尊賢、 熱心助人！

天下無奇不有，豈能料到在你幫助下過馬路的老人會是何等高人，或許下一秒就贈予絕世武功祕笈。

參考資料：

http://ctext.org/zh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Literature/SHL-DL/SHL-DL-2775

中國文學

http://content.edu.tw/senior/chinese/ks_rs/content/chinese/wen/chin/newsima.htm

史記 - 文字-秦漢-司馬遷

白話二十四史之2【漢書】

（七）「狡兔死，走狗烹」—韓信的忠與愚

時間：11/17	第五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黃郁淨、黃女芩、邱庭瑋

閱讀教材:
《史記》淮陰侯列傳

導讀：

第五組　韓信

(1)報告人:黃女芩

韓 信
生平簡介

淮陰侯韓信，是淮陰人。當初還是平民的時候，貧窮卻又沒善行，不能夠被推選爲官吏，也不會從事生產或經營商業。經常投靠別人家吃飯，大家都不太喜歡他。

他曾多次投靠在南昌亭長家求食，一連好幾個月，亭長的妻子很討厭他。就當有次韓信再來的時候，沒有幫他準備飯。韓信也就明白她的用意，很生氣也就從此不去她家。

韓信到城邊釣魚，有位洗衣老婆婆捨食給他，好幾十天內天天如此，韓信很好高興的對他位老婆婆說：「我將來一定加倍報答你。」老太太卻生氣的說：「一個堂堂男子漢自己養不活自己，我只不過看你可憐給你飯吃，難道我還會希望有什麼回報嗎!」

淮陰屠戶有個年輕人侮辱韓信說到妳雖然身材高大，喜歡帶刀劍，實際上是個但想鬼。並當眾侮辱他說:你要是有膽量，就刺我一刀；要是不敢，就從我跨下鑽過去。韓信注視了好一會，就低頭俯身從他的胯下爬了過去。滿街的人因此嘲笑他。

等到項梁率兵渡過淮河，韓信杖劍從軍，投到他的部下，一直沒有什麼名氣。

項梁敗兵後，項羽任命他爲郎中。他從多次向項羽獻計策，項羽都沒有採納。漢王劉邦率兵進入蜀地之，韓信楚軍中逃出來投奔了漢軍，不過也沒有什麼名氣，只是單了一個管理糧倉的小官。

韓信曾多次和蕭何交談，蕭何很賞識他。
有次蕭何：「既然打算要東進，要是能夠任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要是不能重用他，他終究會逃跑的」。漢王：「我就因爲你的推薦，任命他爲將軍吧」(P.248)

在舉辦完韓信的任命儀式後。漢王就馬上請教韓信攻打的策略，而在他們的對話裡面，韓信拿項羽的個性和漢王的個性相比，不僅讓漢王了解項羽這個人的個性更分析了各地人名的心聲，讓韓信講話更有說服力，漢王很高興也聽從了他的計謀。

背水一戰:
韓信既滅魏國，趁勢繼續進軍，先是擊敗代國軍隊，之後攻擊趙國。攻擊趙國戰役之中，韓信背水爲陣，並且派人趁趙軍出動，立刻飛馳奔入，拔下趙國旗幟，插上漢軍紅旗。趙軍退回營寨見漢軍紅旗，全面潰散，韓信獲得輝煌勝利。

背水爲陣，顯現的正是韓信把兵法給融會貫通之後，依照情勢所設想出來的不凡戰略。先是背水爲陣，使敵人訕笑驕懈，並且於戰陣之際，派人更換敵營旗幟，造成敵人營寨已經被奪的假象，達到欺敵以及癱瘓敵軍心的目的，終至獲得勝利。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對於韓信這個軍事天才，劉邦始終不放心，從劉邦曾經兩度奪取韓信軍權，以及屢次徵調韓信的精銳部隊便可看出來。而劉邦統一天下之後，韓信便是劉邦急於拔除的對象。

劉邦曾與韓信討論將領們的指揮能力。韓信以爲劉邦帶兵不能超過十萬，自己則是多多益善。劉邦雖然不能統御士卒，卻能統御將領，而且韓信認爲劉邦的聰明才智，是屬於「上天授與，不是人力可及。」劉邦的政治才能，是韓信遠遠不及的。

韓信想法如此天真，如果說他能在天下歸漢之後，效法張良的行爲，或許可以保住性命，但是韓信不知道要收斂氣燄，巡查他的封國郡縣時總是攜帶大批的武裝部隊，恐怕這是劉邦無法忍受的，因爲韓信的軍事才能讓他恐懼。

在被封楚王之後，回到淮陰，酬謝她黃金二十四萬兩，富貴不忘舊恩，令人感

佩。
另一是在淮陰時他受一無賴侮辱，受了胯下之辱，在韓信回淮陰時，同樣找到那位無賴，任命他爲中尉。韓信告訴他的部下，當那個無賴侮辱他時，他大可殺掉那個無賴，但是殺掉一個無名小卒，沒什麼意思，所以忍耐。一席話把胯下之辱昇華成了忍耐的藝術。

重情重義
韓信說:漢王對我恩德深厚，把他自己的車給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給我穿，他把自己的食物給我吃。我聽說:乘別人的車就要替別人承擔患難，穿別人的衣服就要替別人操心，吃別人的飯就要爲別人事盡力，我怎麼能爲了追求私利而背信棄義呢!

貪、驕
韓信慘遭誣陷族滅。除了劉邦、呂氏登位後忌妒才能，韓信的貪、驕的個性也是其中原因

當韓信聽從蒯通之計，攻打齊國，立大功時，業具大將軍之尊，地位不可謂不高，權位不可謂不隆，盡可以殲滅項羽後，靜候封賞，然而他卻迫不及待的派遣使者上告劉邦，討封齊王，使劉邦相當不悅；雖然有得到允許，卻也埋下日後族滅的惑種。

韓信擅長作戰，有兵仙之稱，在楚、漢相爭之計，當推其爲第一，然而當他被貶爲淮陰侯後，劉邦以天子之尊，跟他論爲將之道，他卻不知收斂，深自戎懼，驕態畢露，自然會引起劉邦的猜疑和忌妒。

(2)報告人:黃郁淨

韓信的忠誠和愚昧

三件事情顯示韓信不是見利忘義、狠毒叛逆的人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上面第二件事情，是說韓信受了漂母的賜食，表示日後必定好好報答。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受恩莫忘」的人。或許有人認爲，這只是出自一時情感的激動，任何人都會說出這番話，不足爲奇，也不能就此證明函信是一個受恩莫忘的人。因爲世上過河拆橋的人原本就很多，因此不能不令人懷疑。可是，接著看韓信功成名遂之後，對那些人又如何？太史公的史記是這樣說的：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韓信賜漂母「千金」、亭長「百錢」，可知他是一個既重感情又知分寸的人。其次，他只說亭長是個小人，並責備他爲德不卒，可知他是一個不記前嫌的人，而且認爲「爲德必須有始有終」。再來看他對一個曾經當面給他莫大侮辱的少年又是怎樣？依照韓信當時權勢來看，將他殺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可是他沒有這麼做，反而給他官做。從以上這些處置來看，可以充分顯示韓信是個以德報怨的人。

韓信如果要造反，早在武涉、蒯通遊說之時，就該造反

有兵有勢的時候不造反，卻在沒兵沒勢的時候造反，天下哪有這種道哩！即使最笨的人也都不會這麼做，更何況韓信是個聰明人！楚漢相爭，劉邦在軍事上始終居於劣勢，是個明顯的事實，一直到韓信登壇拜將之後，情勢才由所

轉變，所以劉邦最後打敗項羽，韓信莫過於是最大功臣。進一步來看，當時韓信的兵力到底強大到什麼樣的地步，我想以項羽失去大權，心生害怕，派武涉遊說韓信反叛的一段話：

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如今您即使自認為和漢王交情深厚，替他竭盡全力作戰，最終還得被他所擒。您所以能夠延續到今天，是因為項王還存在啊。當前劉、項爭奪天下的勝敗，舉足輕重的是您。您向右邊站，那麼漢王勝；您向左邊站，那麼項王勝。假若項王今天被消滅，下一個就該消滅您了。您和項王有舊交情，為什麼不反漢與楚聯和，三分天下自立為王呢？如今，放過這個時機，必然要站到漢王一邊攻打項王，一個聰明睿智的人，難道應該這樣做嗎？」

換句話說，只要韓信稍有一點私心，就可三分天下有其一。再以當時的戰績來看，項羽戰勝劉邦，韓信克項羽。以此而論，則當屬韓信第一，項羽次之，劉邦居末，最後成天下的，即有可能是韓信而不是項羽、劉邦，然而韓信卻絲毫不動心，回絕說：

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我侍奉項王，官不過郎中，職位不過是個持戟的衛士，言不聽，計不用，所以我背楚歸漢。漢王授予我上將軍的印信，給我幾萬人馬，脫下他身上的衣服給我穿，把好食物讓給我吃，言聽計用，所以我才能夠做到今天這個地步。人家對我親近、信賴，我背叛他不吉祥，即使到死也不變心。希望您替我辭謝項王的盛情美意！」

在當時楚漢相爭的緊要關頭，項羽派武涉勸韓信叛漢，而韓信逡巡不前，有所顧忌，是在所難免的。因爲稍一不慎，中了對方圈套，一個過錯，就滿盤皆輸，到時後悔，也爲時已晚。接著蒯通又勸韓信造反，而他仍不爲所動，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劉邦的進忠是毫無可疑的了。

韓信「貪」、「驕」相循，導致其功高震主，終於遭到滅族之禍

韓信慘遭誣陷族滅，除了劉邦、呂后登位後妒才嫉能、好殺功臣之外，其本身所犯的過錯也是有的。其中貪與驕是韓信最大的敗筆。當時韓信聽從蒯通之計，攻克齊國，立下大功時，身爲大將軍，地位高，權勢大，盡可待殲滅項與後，靜封其賞，然而他竟然迫不及待派遣使者上告劉邦，討封齊王

漢四年，(韓信)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漢四年（前203），韓信降服且平定了整個齊國。派人向漢王上書，說：「齊國狡詐多變，反覆無常，南面的邊境與楚國交界，不設立一個暫時代理的王來鎮撫，局勢一定不能穩定。為有利於當前的局勢，希望允許我暫時代理齊王。」正當這時，楚軍在滎陽緊緊地圍困著漢王，韓信的使者到了，漢王打開書信一看，勃然大怒，罵道：「我在這兒被圍困，日夜盼著你來幫助我，你卻想自立為王！」張良、陳平暗中踩漢王的腳，湊近漢王的耳朵說：「目前漢軍處境不利，怎麼能禁止韓信稱王呢？不如趁機冊立他為王，很好地待他，讓他自己鎮守齊國。不然可能發生變亂。」漢王醒悟，又故意罵道：「大丈夫平定了諸侯，就做真王罷了，何必做個暫時代理的王呢？」就派遣張良前往，冊立韓信為齊王，徵調他的軍隊攻打楚軍。

這種討封爲王的舉動讓劉邦非常的不悅，後來雖然勉強允諾，卻也因此埋下日後族滅的禍種。又劉邦跟項羽最後決戰時，韓信高居齊王之位，卻不奉令兵援，直到劉邦採張良之計，應允賜地韓信，才答應出師接戰，最後獲得勝利，這讓劉邦有駕馭乏力之感，以上兩個例子，足以見其「貪」。

韓信擅長作戰，在楚漢相爭之際，當推其第一，然而當他被貶爲淮陰侯後，劉邦倚天子之尊，跟他論爲將之道，他卻不知收斂，竟然侃侃而談，驕態畢露，自然會引起劉邦的猜忌與忌妒。又韓信位居京師，處境至危，應該懂得謙讓，然而他卻心懷怨恨，並且自負不淺，羞與功臣名將爲伍，氣焰仍高，當然會替自己樹立更多的敵人，以上這兩點，可以看見韓信的「驕」。貪與交相循，就形成了功高震主的情形，而顯得處處孤傲特立，這對心胸狹窄的劉邦來說，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宛如芒刺在背，自須去之而後快，除之而後安了。

再加上狠毒的呂后，韓信就只有背負不實的造反之名，最後慘死在呂后的手裡。

史記與漢書的記載

背水一戰

史記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翻譯】

韓信派人暗中打探，瞭解到沒有採納廣武君的計謀，回來報告，韓信大喜，才敢領兵進入井陘狹道。離井陘口還有三十里，停下來宿營。半夜傳令出發，挑選了兩千名輕裝騎兵，每人拿一面紅旗，從隱蔽小道上山，在山上隱蔽著觀察趙國的軍隊。韓信告誡說：「交戰時，趙軍見我軍敗逃，一定會傾巢出動追趕我軍，你們火速衝進趙軍的營壘，拔掉趙軍的旗幟，豎起漢軍的紅旗。」又讓副將傳達開飯的命令。說：「今天打垮了趙軍正式會餐」。將領們都不相信，假意回答道：「好。」韓信對手下軍官說：「趙軍已先佔據了有利地形築造了營壘，他們看不到我們大將旗幟、儀仗，就不肯攻擊我軍的先頭部隊，怕我們到了險要的地方退回去。」韓信就派出萬人爲先頭部隊，出了井陘口，背靠河

水擺開戰鬥佇列。趙軍遠遠望見，大笑不止。天剛濛濛亮，韓信設置起大將的旗幟和儀仗，大吹大擂地開出井陘口。趙軍打開營壘攻擊漢軍，激戰了很長時間。這時韓信張耳假裝拋旗棄鼓，逃回河邊的陣地。河邊陣地的部隊打開營門放他們進去。然後再和趙軍激戰。趙軍果然傾巢出動，爭奪漢軍的旗鼓、追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新已進入河邊陣地。全軍殊死奮戰，趙軍無法把他們打敗。韓信預先派出去的兩千輕騎兵，等到趙軍傾巢出動去追逐戰利品的時候，就火速衝進趙軍空虛的營壘，把趙軍的旗幟全部拔掉，豎立起漢軍的兩千面紅旗。這時，趙軍已不能取勝，又不能俘獲韓信等人，想要退回營壘，營壘插滿了漢軍的紅旗，大爲震驚，以爲漢軍已經全部俘獲了趙王的將領，於是軍隊大亂，紛紛落荒潛逃，趙將即使誅殺逃兵，也不能禁止。於是漢兵前後夾擊，徹底摧垮了趙軍，俘虜了大批人馬，在泜水岸邊生擒了趙王歇。

漢書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裏，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嘿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複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韓信點兵

史記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

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翻譯】

韓信知道漢王畏忌自己的才能，常常託病不參加朝見和侍行。從此，韓信日夜怨恨，在家悶悶不樂，和絳侯、灌嬰處於同等地位感到羞恥。韓信曾經拜訪樊噲將軍，樊噲跪拜送迎，自稱臣子。說：「大王怎麼竟肯光臨。」韓信出門笑著說：「我這輩子竟然和樊噲這般人爲伍了。」皇上經常從容地和韓信議論將軍們的高下，認爲各有長短。皇上問韓信：「像我的才能能統率多少兵馬？」韓信說：「陛下不過能統率十萬。」皇上說：「你怎麼樣？」回答說：「我是越多越好。」皇上笑著說：「您越多越好，爲什麼還被我俘虜了？」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卻善於駕馭將領，這就是我被陛下俘虜的原因。況且陛下是上天賜予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漢書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3)報告人:邱庭瑋

先解說史記與漢書內容差異

漢書

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

「謹奉教！」

漢十年，稐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稐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後、太子。部署已定，待稐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後。呂後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稐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破稐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後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

史記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十年，陳豨果然反叛。皇上親自率領兵馬前往，韓信託病沒有隨從。暗中派人到陳豨處說：「只管起兵，我在這裏協助您。」韓信就和家臣商量，夜裏假傳詔書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隸，打算發動他們去襲擊呂后和太子。部署完畢，等待著陳豨的消息。他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韓信，韓信把他囚禁起來，打算殺掉他。他的弟弟上書告變，向呂后告發了韓信準備反叛的事宜。呂后打算把韓信召來，又怕他不肯就範，就和蕭相國謀劃，令人假說從皇上那兒來，說陳豨已被俘獲處死，列侯群臣都來祝賀。蕭相國欺騙韓信說：「即使有病，也要強打精神進宮祝賀吧。」韓信進宮，呂后命令武士把韓信捆起來，在長樂宮的鐘室殺掉了。韓信臨斬時說：「我後悔沒有採納蒯通的計謀，以至被婦女小子所欺騙，難道不是天意嗎？」於是誅殺了韓信三族。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高祖從平叛陳豨的軍中回到京城，見韓信已死，又高興又憐憫他，問：「韓信臨死時說過什麼話？」呂后說：「韓信說悔恨沒有採納蒯通的計謀。」高祖說：「那人是齊國的說客。」就詔令齊國捕捉蒯通。蒯通被帶到，皇上說：「你唆使淮陰侯反叛嗎？」回答說：「是。我的確教過他，那小子不採納我的計策，所以有自取滅亡的下場。假如那小子採納我的計策，陛下怎能夠滅掉他呢？」皇上生氣地說：「煮了他。」蒯通說：「哎呀，煮死我，冤枉啊！」皇上說：「你唆使韓信造反，有什麼冤枉？」蒯通說：「秦朝法度敗壞，政權瓦解的時候，山東六國大亂，各路諸侯紛紛起事，一時天下英雄豪傑像烏鴉一樣聚集。秦朝失去了他的帝位，天下英傑都來搶奪它，於是才智高超，行動敏捷的人率先得到它。蹠的狗對著堯狂叫，堯並不是不仁德，只因爲他不是狗的主人。正當這時，我只知道有個韓信，並不知道有陛下。況且天下磨快武器、手執利刃想幹陛下所幹的事業的人太多了，只是力不從心罷了。您怎麼能夠把他們都煮死呢？」高祖說：「放掉他。」就赦免了蒯通的罪過。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太史公說：我到淮陰，淮陰人對我說，韓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時，他的心志就與眾不同。他母親死了，家中貧困無法埋葬，他竟然還到處尋找又高大又寬敞的墳地，讓墳墓旁可以安置萬戶人家。我看了他母親的墳墓，的確如此。假使韓信能夠學習謙恭退讓，不誇耀自己的功勞，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他在漢朝的功勳就差不多可以和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這些人相比了，後世子孫就可以享祭不絕。可是他沒能致力於這樣做，而天下已經安定，反而圖謀叛亂，誅滅宗族，不也是應該的麼！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韓信多次跟蕭何談話，蕭何認爲他是位奇才。到達南鄭，各路將領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幾十人。韓信揣測蕭何等人已多次向漢王推薦自己，漢王不任用，也就逃走了。蕭何聽說韓信逃跑了，來不及報告漢王，親自追趕他。有人報告漢王說：「丞相蕭何逃跑了。」漢王大怒，如同失去了左右手。過了一兩天，蕭何來拜見漢王，漢王又是惱怒又是高興。罵蕭何道：「你逃跑，爲什麼？」蕭何說：「我不敢逃跑，我去追趕逃跑的人。」漢王說：「你追趕的人是誰呢？」回答說：「是韓信。」

漢王又罵道：「各路將領逃跑了幾十人，您沒去追一個；卻去追韓信，是騙人。」蕭何說：「那些將領容易得到。至於像韓信這樣的傑出人物，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大王果真要長期在漢中稱王，自然用不著韓信，如果一定要爭奪天下，除了韓信就再沒有可以和您計議大事的人了。但看大王怎麼決策了。」漢王說：「我是要向東發展啊，怎麼能夠內心苦悶地長期呆在這裏呢？」蕭何說：「大王決意向東發展，能夠重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不能重用，韓信終究要逃跑的。」

漢王說：「我爲了您的緣由，讓他做個將軍。」蕭何說：「即使是做將軍，韓信一定不肯留下。」漢王說：「任命他做大將軍。」蕭何說：「太好了。」於是漢王就要把韓信召來任命他。蕭何說：「大王向來對人輕慢，不講禮節，如今任命大將軍就像呼喊小孩兒一樣。這就是韓信要離去的原因啊。大王決心要任命他，要選擇良辰吉日，親自齋戒，設置高壇和廣場，禮儀要完備才可以呀。」漢王答應了蕭何的要求。眾將聽到要拜大將都很高興，人人都以爲自己要做大將軍了。等到任命大將時，被任命的竟然是韓信，全軍都感到驚訝。

學生問題討論

Q1：你認爲韓信究竟有無造反之心？
第一、二組：有，但是沒有很明確的行動。從第四段武涉跟韓信討論要不要造反可以看出。「韓信不忍心倍漢，又自以爲功多」(P.376)，可見他心中已經有一絲造反之心。從「假齊王」那部份更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測試他要反抗的話能不能成功，而且如果他毫無造反之心，他應該要避嫌，再說從第 366 頁韓信勢如破竹的軍事才能可見他並不畏懼劉邦。 **第三、四組**：我們認爲一開始沒有，因爲從胯下之辱可以看的出來他沒有膽量造反，而且他對劉邦十分忠誠，就算有人去慫恿韓信，他也沒有打算要造反。

不過在劉邦不再信任他之後，他就有造反之心，但卻不敢行動，所以對陳豨說他可以幫助陳豨。

第五、六組：1.有，他竟然不先幫劉邦脫困，反而想自立爲王。心中想要有權力(從他驕傲的個性可看出他不可能甘於被打壓)。2.無，從報告中可知韓信的忠心、仁厚，而且從兩次的反叛當中都可看出證據不足的地方。韓信可能想自立爲王而非與劉邦搶天下。

第七、八組：起初韓信本無造反之意，並且感念劉邦的知遇之恩，但後來韓信漸掌大權後，因爲對權力的追求欲求不滿，造成韓信對劉邦漸有造反之心。

第九組：應該是沒有叛變之心，從報告可以知道，韓信輔佐劉邦的時候就可行動一起角逐天下。後來被貶官後，也只是低調生活，並無太明顯的反叛行動。最後他說的「兔死狗烹」，也把自己放在「被利用」的人這個位置，並沒有那種類似要反叛卻壯志未酬的心態。

Q2：劉邦建立漢朝之後，爲何張良得以存活而韓信不能？請述己見。

第一、二組：因爲張良懂的見好就收，就像道家的樹大招風，小草反而能得到生路，韓信鋒芒畢露，在一連串的勝戰，憑軍事才能而自大，未觀察劉邦成王後的作爲去深入了解劉邦是什麼樣的人。

第三、四組：張良：在於其懂得明哲保身，因爲本意爲爲祖國報仇，再加上劉邦爲張良所認定的皇帝人選，且劉邦自張良的言行認定張良無反叛之心。韓信：從第一題中可看出韓信掌權之後，從一開始的忠心耿耿，到後來的懷有私心，並引發主上的不滿，且功高震主，驕縱不知收斂，終惹來殺身之禍。

第五、六組：首先，因爲韓信以前的生活太貧苦所以無法放棄手中的權力。而張良比較像老莊思想，不喜歡爭名奪利，而且又不像韓信愛現、驕傲。

第七、八組：1.因爲張良懂得謙虛進退，不爭名奪利，知道劉邦氣度小，對身邊會危害他的地位的人，想盡辦法除去他。韓信也想要有名利，沒辦法像張良一樣淡泊名利。2.因爲劉邦貪圖美色，所以比較喜歡面貌姣好的張良。

第九組：張良有看出劉邦只能共患難，卻不能共享福的心，所以就十分低調，甚至把自己身體搞到十分虛弱，讓劉邦完全不會覺得有威脅性。但韓信卻十分高調，覺得他有付出就得有回報，使得劉邦不悅，才引來殺機。

課堂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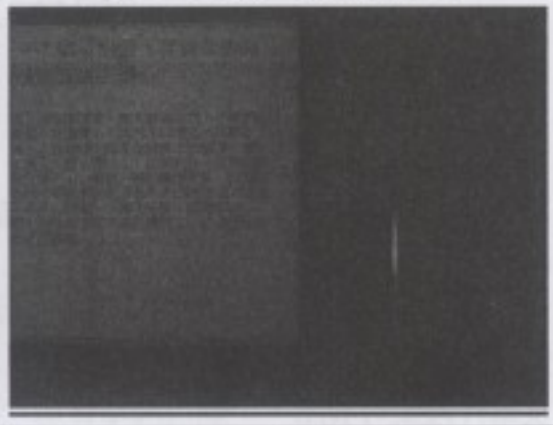
學生黃咨融上台發表感想



學生王俊智上台發表感想



同學討論情形



學生黃郁淨口頭報告

（八）伯夷怨邪？非邪？若有怨，所怨爲何？

若無怨，何能無怨？

時間：11/24	第四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王柏堯、周婉茹、白承澔

閱讀教材:
《史記》伯夷列傳

導讀：

伯夷列傳

第六組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列於史記列傳之首，太史公自序：「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從他的自序裡面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崇尚讓德的動機，所以將便將《伯夷列傳》擺在列傳的第一篇。其內容結構不同於其他篇章，由「太史公曰……」這段司馬遷現身說明的文章片段便可看出，一般司馬遷會在一篇傳記的最後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這篇卻是在文章前三分之一處便出現，此一舉有別於其餘篇章，不過這樣的方式，卻是太史公爲文章的鋪排做了個承先啓後的轉折點。

伯夷、叔齊的父親爲孤竹國的國君。(政治中心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西，包括今遷安市、遷西縣、灤縣等地)。孤竹國之所以舉世聞名，原因是出現了伯夷、叔齊兩個聖賢人物。夷、齊是孤竹國第九世國君墨胎氏的長子和三子。墨胎氏臨終前，遺命將君位傳與叔齊。墨胎氏死後，叔齊深知長幼有序，不肯位君，讓位與伯夷。伯夷認爲父命難違，也不肯爲君，二人都悄悄逃走。後武王伐紂，天下歸周，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最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上。

文章一開始「夫學者……此何以稱焉」這一段是闡述六藝內容，並慢慢鋪排其可信度及價值高於其餘的書籍。藉由六藝詳細記載禪讓繁複的過程，比較先秦諸子紀錄禪讓簡易的過程，提出了疑惑，表面上看是疑問句的「……此何以稱焉」實際上乃是太史公認爲先秦諸子的紀錄有誤，並在此奠定六藝的地位，同時也推崇孔子，更爲後面的內容做了伏筆與鋪排。

接著太史公曰這段又再次提出疑問，像孔子序列的古聖賢人中都有提到伯夷等人，但是德行比他們還高的許由卻沒有被記載到是爲何？藉此段承接了上頭有關禪讓的紀錄，同時開啓下段「子曰伯夷叔齊不念就惡怨是用希……」孔子曾在書上有記載的內容，以此證明他的疑問，到這邊爲止太史公的用意就很明白，這麼做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文不對題，但實際上是將列於列傳之首的伯夷列傳，用來立定寫列傳的標竿，其人物、內容都需詳細考證。引其堯舜禪讓記載詳細，而後許由未詳細紀錄，乃是因爲其人事不可考，而伯夷等有證可考。

從文章第二段可看伯夷、叔齊皆不願接位，遂逃而欲歸隱養老，想到西伯侯，所以前往之。但到達西侯之地，遇上西伯侯逝世， 其子稱王，欲伐紂，兩人覺不妥，所以前往勸武王停止伐紂的念頭，但最終失敗，後武王成功推翻商殷，變爲周之天下，伯夷、叔齊恥武王行爲非大義，遂隱於首陽山，最終餓死首陽山。至此看來兩人符合孔子所定之大義，但先前曾說：「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真是如此嗎？如果不是呢？

伯夷、叔齊若真不怨，何必在隱於首陽山中，作採薇歌呢？這首歌中，不時露出哀怨氣憤之意，假如如上所言，兩人以求得人生最高的大義，仁也。那麼應該是無怨了，就算對於武王不聽諫，也應無須在耿耿於懷，於首陽山中安養餘生即可，所創作之採薇歌的歌詞，是否能夠更於坦蕩無慮？在史記云：「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在這段採薇歌中看不出不怨之意，後又說所以餓死在首陽山，若由此段判斷，似乎是感嘆種種的無奈，然後就餓死在荒野般，這樣令人感覺到的是心中滿懷悲憤，含怨而終。

在第三段太史公又說：「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在前面先論伯夷、叔齊之行爲是否符合善人焉，在中間也舉了顏淵的例子，又講述許多不符合天道的舉例，最後對天道的合理性感到疑惑，如此善人爲何如此不善終。這段話把伯夷、叔齊不幸的遭遇，也暗引自己其生命歷程，所以由以上種種原因可判斷，伯夷、叔齊對於自己的遭遇感到不怨。

兩人也是聖人的成員，在文章後段又呼應回前面所說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後面幾段所述，幾乎再說一個聖人是怎麼行怎麼做，又把兩人列爲聖人，所做之行爲已達到此目標，對於諫兵於武王的行動已極盡全力，武王護衛還欲殺之，因姜太公深明兩人是仁義之人，以禮相待送之離去，雖然最後此行動沒有成功，到了首陽山，或許在山中做採薇歌，是爲諷刺武王的行徑，是以暴制暴，並不符合禮法，因爲不恥在周所統領的天下， 苟延殘喘的生存，遂故意餓死在首陽山，以死明其志，或

因其所表現之行爲如此才能被孔子所尊崇。

在列傳之首，太史公便爲我們提供一個突破傳統經典所云的武王形象，這就是獨立思辨，這就是以人爲中心的思考與質疑。太史公藉著伯夷和叔齊，具體展現儒家真精神，敢於質疑，輔以佐證並提出自己的看法，透過伯夷與叔齊，太史公要告訴我們的，也許是「獨立思辨」、「不盲從」，還有「敢於面對抗衡權威」，而他確實也身體力行，爲了李陵發聲辯護致使最後遭受宮刑，總論以上，不管伯夷、叔齊是怨矣或不怨矣，在史記內，留給我們許多探討空間，裡面用許多的引言來佐證伯夷叔齊之生平事蹟，事實上也是佐證自己的一生，說伯夷、叔齊之怨，其實在說自己的怨，說不怨，也是說自己能夠坦然面對這一切，如孔子所述聖人之德或行爲，自己也能依其順行。

學生問題討論

Q：孔子對古代讓國高義的賢者，如吳太伯、伯夷給予高度評價，爲何卻未見其對許由、務光等人做任何回應呢？你認爲太史公對許由、務光等人的存在，抱持何種態度呢？

A1：黃靖宜

可能原因 1:

許由、汴京、務光都是《莊子・雜篇》中提及的人物，而《莊子・雜篇》經後是考證後已經確定並非莊子本人所作，而是後代弟子所撰，所以歷史上許由、汴京、務光三人是否真的存在也尚待證實。若歷史上並無許由、汴京、務光三人，那麼也莫怪乎孔子等人爲稱揚了。

可能原因 2：

古時候因爲知識訊息的傳遞不若現在便利，而人的記憶力也是有限的。也許孔子在提及讓國典範時，遺忘了許由、汴京、務光等三人，故在後世弟子撰寫《論語》時也就無法提及起，而口耳相傳的事蹟，若無人記錄，便會讓人逐漸遺忘，最後消逝在浩瀚的時間流中。

且歷代皆以儒學爲正統，《論語》更是爲學的第一聖經，在經過《論語》的傳頌後，伯夷的事蹟當然也就爲後世所稱揚，而許由、汴京、務光只出現在史書中，若非有興趣或需求，有誰會想翻開史記閱讀？故就知名度而言，伯夷的知名度是高於許由、汴京、務光三人的，而要舉例時，不就是要舉出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讓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嗎？

A2：彭惠娟

孔子沒有對許由、務光等人做回應是因爲他們是《莊子・讓王》中所虛構的人物，虛構的人物孔子自然不能歌頌，所以就算他們的事蹟跟伯夷一樣還是不能讓孔子稱讚，稱讚一個虛構的人物是沒有意義的，人們也不會把虛構的人物當成榜樣。我認爲太史公認同許由、務光等人的存在，從文章裏太史公舉例他們的例子可以看出太史公讚賞他們的德義，覺得他們的事蹟跟伯夷他們相似，值得我們稱讚。只是礙於記載許由、務光等人的史料太少，太史公也不能口說無憑的去歌頌他們。

Q：孔子爲何認爲伯夷無怨？史遷認爲伯夷有怨無怨？你認爲伯夷有沒有怨？若有，所怨爲何？若無，何能無怨？

A1：江枚芸

司馬遷認爲伯夷、叔齊有怨，司馬遷認爲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是在賭氣，並且質疑孔子的話，司馬遷認爲伯夷、叔齊內心其實是有怨的，不然就不會在餓死前做采薇歌。

我認爲沒有怨。他們對文王不接受他們的諫言感到很失望，隱居首陽山並不是賭氣，有人認爲他們在餓死前做的采薇歌是他們故意留下，讓世人了解他們的怨，我倒不怎麼認爲因爲伯夷叔齊很明顯是品格很高尚的人，因爲他們本來都有機會繼承父親的王位，可是他們不慕名利，當然他們也沒有理由刻意做采薇歌讓後世知道他們的怨。

A2：陳又仕

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所以爲匡正世俗他站在「義命對揚」的立場，主張「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伯夷讓國是孔子教育萬民的活教材。而史遷最尊敬的兩名人物分別是孔子與屈原。對於讓國的態度史遷在理性上跟孔子一樣認爲伯夷的確當是如此，但在感性上史遷卻將伯夷、屈原甚至孔子本人與自己的影子重疊了，這些人同樣曾爲仁義而遭遇惡事，史遷對伯夷的評述就比較偏向感性，因爲怎麼說不得以離鄉背井而難過都是人的天性。是以個人認爲伯夷有怨無悔；離鄉有怨、讓國無悔。

《孟子・萬章・章句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個人認爲孔子所讚揚的並非伯夷、叔齊本人而是針對其讓國的行爲，並藉此褒獎不慕榮利的精神，孔子並未對伯夷實際的環境多做考量。以儒家的觀點而言至少叔齊是該回國或該被勸回國的，因爲兩人雙雙逃國的行爲不僅有違儒家的入世精神，更容易造成朝政動盪導致內憂外患，遑論繼位者不見得可以更賢能。昔孔子莞爾而笑曰:「殺雞焉用牛刀？」尚且對弟子們補上一句「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對於國事，聖之時者想必是更加戒慎小心、不敢兒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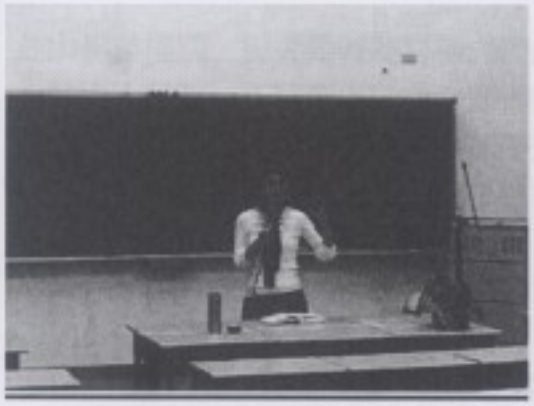
課堂剪影



學生課後討論問題



學生聽課情形



老師講解文本《伯夷列傳》



學生白承澔上台報告

（九）誰殺了李陵？是命中數奇，抑或官僚政治？

時間：12/22	第七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楊凱鈞、彭惠娟、張嘉汶、黃依苓

閱讀教材:
《史記》李將軍列傳

導讀：

傳記文學第七組小組報告

誰殺了李陵？是命中數奇？還是官僚政治？——《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列傳》簡介　　華語三　彭惠娟　9714163

傳記篇名。西漢司馬遷作。載於《史記》。通過描寫西漢“飛將軍”李廣的機智勇敢、廉潔寬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後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一位悲劇英雄的形象。文章敘事突出重點，多細節描寫，是《史記》中的傳記名篇。

《李將軍列傳》內容

出自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九、列傳第四十九。

本篇記述漢代名將李廣的生平事蹟。李廣是英勇善戰、智勇雙全的英雄。他一生與匈奴戰鬥七十餘次，常常以少勝多，險中取勝，以致匈奴人聞名喪膽，稱之爲“飛將軍”，“避之數歲”。李廣又是一位最能體恤士卒的將領。他治軍簡易，對士兵從不苛刻，尤其是他與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風，深得將士們的敬佩。正是由於李廣這種戰鬥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後己的品格，使士兵都甘願在他麾下，“咸樂爲之死”。然而，這位戰功卓著、倍受士卒愛戴的名將，卻一生坎坷，終身未得封爵。皇帝嫌他命運不好，不敢重用，貴戚也借機對他排擠，終於導致李廣含憤自殺。李廣是以自殺抗議朝廷對他的不公，控訴貴戚對他的無理。太史公也通過李廣的悲劇結局揭露並譴責了統治者的任人唯親、刻薄寡恩以及對賢能的壓抑與扼殺，從而使這篇傳記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

《李將軍列傳》藝術手法

（1）抓住主要特徵，突出人物形象。

通過著力描寫一些生動的故事及細節，突出人物形象。如只選擇兩次有代表性的戰鬥：一次是遭遇戰，二是脫險戰，在敵眾我寡、緊張驚險的戰鬥描寫中表現了李廣驚人的機智和超人的膽略。如對射殺匈奴射雕手，射殺敵軍白馬將，射退敵人的追騎，誤以石爲虎而力射沒簇，甚至平時還常以射箭與將士賭賽飲酒等這些細節的精心描寫，表現李廣的善射，生動地展示了這位名將的風采。

（2）用克制、含蓄的敘事筆法，表達深沉、強烈的愛憎感情和自己的主觀認識。

如，在“匈奴大入蕭關”時，漢文帝可惜李廣的生不“遇時”，很有意味，引用其語也包孕對漢文帝時期用人制度的委婉批評。在文章結尾李廣“引刀自剄”後，寫道：“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這裡沒有議論，沒有抒情，而作者對李廣的讚揚、同情、以至悲憤和辛酸，都蘊涵於敘述之中。

（3）用對比烘托方法揭示人物命運，豐富人物形象。

全文在處處寫李將軍事蹟的同時，也記錄了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比。爲了使李廣形象富有立體感，文中引用漢文帝的讚歎：“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又引用匈奴人所賦予的“飛將軍”稱號，從側面烘托表現李廣的才幹。

（4）語言通俗，極富文采。

如，寫李廣與匈奴的遭遇戰，因寡不敵眾，全軍震恐。這時李廣鎮定自若，號令全軍向匈奴軍逼近，以示壯膽。“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裡所，止”。十六個字，分爲四句，兩個“前”字，意義不一。第一個“前”字，寫口令，概括了李廣如雷霆之聲的命令，表示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在氣勢上壓倒敵軍，爭取死裡求生。第二個“前”字寫進行，表示全軍整齊前進的豪壯氣勢。一個“止”字，顯示全軍巋然不動的意志。十六個字，長短四句話，淋漓盡致地描繪出漢軍視死如歸、一往無前的精神，勾畫了一場兩軍交兵的大場面，真是精妙。

李將軍人物介紹　　華語三 黃依苓 9714133

李廣生平

西漢時著名武將。李廣的先祖是秦朝名將李信，將門世家出身。漢文帝十四年（前 165 年）從軍，死於漢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一生匈奴與交戰四十餘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人畏其英勇，稱之爲「飛將軍」。李廣一生都沒有被封過侯，漢文帝曾說李廣：「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意思是說他的膽略才能出眾，如果是在漢高祖戰事頻繁的時期，當上萬戶侯又算什麼。「一軍階哭，百性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前 119 年，漢武帝發動漠北之戰，由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由定襄、代郡出擊跨大漠遠征匈奴本部，李廣被分配跟隨衛青出征。漢武帝經不起李廣請求，同意他打先鋒，但隨後密信衛青，說李廣犯霉運，不能給與先鋒官的重任。衛青因此安排李廣領兵支援東路，令李廣頗爲不滿。由於路途過遠的關係，李廣在沙漠中迷路，延誤了時機，導致單于突圍逃走。漠北大戰結束後李廣部隊和主力部隊會合，李廣因此犯延誤戰機罪受到衛青責問，不願受軍法審判，憤而自殺，享年六十餘歲。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廣評價很高，曾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兩句話來讚美李廣。意思是說：桃樹和李樹雖然不會說話，但只憑著美麗的花和甜蜜的果實，也能將眾人吸引過來。
根據《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李廣身高過人，猿臂善射，愛惜士卒，深得士兵的愛戴。李廣關外狩獵時射石虎的故事家喻戶曉，使得李廣成了後世神射手的代名詞之一。《史記》也記載，李廣爲人廉潔，「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

衛青生平
生不詳卒於前 106 年，字仲卿，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騎奴出身，西漢傑出軍事將領。
衛青原名鄭青，是平陽侯府中奴僕衛媼與平陽縣吏鄭季的私生子，幼年被送至生父家寄養，但於鄭季家中被歧視虐待，後來便離開父家與母親一起生活，並改隨娘家姓衛。
衛青的姐姐衛子夫被漢武帝選入宮中，衛青也被召到建章宮當差。這是衛青命運的一大轉捩點。西元前129 年，匈奴又一次興兵南下，前鋒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懷來縣）。漢武帝果斷地任命衛青爲車騎將軍，迎擊匈奴。從此，衛青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霍去病生平
霍去病（前 140 年－前 117 年），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人，衛子夫和衛青的外甥，西漢漢武帝時代對抗匈奴的名將。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是平陽縣的衙役，與平陽公主的奴婢衛少兒有染，生下了霍去病。也因爲衛子夫被漢武帝看中入宮，數年後因生皇長子劉據而被立爲皇

后，加上衛青征匈奴功勛卓著，衛氏家族從此平步青雲。霍去病也因漢武帝愛屋及烏，十六七歲時做了保衛皇帝安全的侍中官，十八歲時隨舅舅衛青出征。霍去病初次征戰，才十八歲，即率領八百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把匈奴兵殺得四散逃竄。這次戰鬥殺死匈奴 2028 人，並俘虜了單于的叔父羅姑比。霍去病因此開始鋒芒畢露，授驃姚校尉，又以「勇冠三軍」之意而封冠軍侯。

然而霍去病也有缺點，他少年新貴，有紈綺習氣，不愛惜士兵。史書上說漢武帝專門令宮中服務部門爲他準備飲食，竟然有十多輛車之多。還軍時，“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色”。在塞外時，戰士缺乏糧食，霍去病卻在軍營中踢蹴鞠的遊戲。

霍去病的忠君愛國，有一軼事可表露，相傳漢武帝看到霍去病討伐匈奴馳騁沙場，立了大功，爲了犒賞霍去病，指派工匠，特地修建了一寬敞華宅。落成後，漢武帝讓霍去病先去看看，是否滿意，但霍去病卻向漢武帝上奏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愛國忘家，壯志凌雲，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言。不過霍去病英年早逝，因病去世，年僅 23 歲(虛歲)。

李敢生平

李敢，中國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幼子。李敢以英勇著稱，是霍去病的部屬，因跟隨霍去病力戰匈奴之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因怨恨大將軍衛青使他父親飲恨而死，就打傷衛青，衛青隱瞞其事沒有張揚。後來李敢隨皇上去打獵，被與衛青有親戚關係的霍去病射死。當時霍去病地位顯貴且受寵，武帝隱瞞真相，說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史記與漢書下的李將軍　　華語三　張嘉汶 9714136

史記與漢書對李廣的描述：

史記在一開頭的部分便稱李廣爲將軍，且以此爲篇名，獨立爲一篇〈李將軍列傳〉；而漢書直書李廣，不稱之爲將軍，文中有提及原因且將李廣與武相提並論〈李廣蘇建傳〉。

內文比較：

《史記》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漢書》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在動作事件描述方面，史記的動作描述生動，彷彿書者親眼所見事件的發生，然而漢書則是敘述事實，感覺像是念課文的感覺，讀來比史記較不生動。

內文比較：

《史記》

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衞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漢書》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穀，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裏，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裏，複得其　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在《史記》〈李將軍傳〉中的記敘以李廣爲主，與李廣相關事件等均記載，其後代子嗣僅略敘未多加細說；而漢書李廣部分的敘述以史記所載爲主，但些微地方較不如史記詳細，反而是其子孫李陵部分有較多的敘述。

內文比較：

《史記》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裏，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

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裏，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漢書》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

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補充：名家評《史記・李將軍列傳》　　華語三　楊凱鈞　9714153

清・李景星《史記評議》：「不曰韓信，而曰淮陰侯；不曰李廣，而曰李將軍，只一標題間，已見出無限的愛慕與景仰，此篇用意尤在數奇二字，而敘事精神更在射法一事。讚其射法，正所以深惜其數奇也。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之不遇時』以伏數奇之恨。以後敘擊吳、楚還賞不行，此一數奇也；敘馬邑誘單于無功，此一數奇也；敘贖爲庶人，敘出定襄無功，敘出又北平軍無功賞，直至引刀自刎，乃以數奇忠焉。

其數奇之旁寫，則已從弟李蔡爲襯，以望氣王朔語、以天子作衛青語爲襯，並藉以點名眼目也。其數奇之餘波，則當戶之早死也，敢之被射殺也，陵之生降也，又李氏凌遲衰微，李氏名敗云云，皆是極端嘆其數奇處。至敘其射法處，曰『廣家世世受射』，曰『射匈奴』，曰『射鵰』，曰『射白馬將』，曰『射追騎』，曰『射石』，曰『射虎』，曰射『裨將』，曰『曰善射亦天性也』，曰『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末又附敘李陵之善射、教射，與篇首『世世受射』句相映。或正或側，或虛或實，直無一筆犯復・蓋太史公負一世其氣，鬱一腔奇冤，是以藉此事而發爲文。」

結論：生不逢時的英雄 ~ 飛將軍李廣

司馬遷在〈李將軍列傳中〉不斷的提出所謂的「數奇」之說，期藉著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描寫，以側面的角度去烘托李廣悲劇性的一生，從其弟、三子的死，皆與權貴相逼脫不了關係，尤其是出入匈奴陣營如入無人之境的少年英雄李敢，竟被霍去病射死，而且凶手還被皇上鎖掩護，最後，李敢的死因竟是被鹿撞死，在歷代讀者的眼中，是極爲荒繆的，而整個李氏家族的悲劇，探討前因後果，難道就如同太史公說的是「數奇」造就的嗎？個人認爲，司馬遷在「數奇」的背後是想傳達，李氏家族的悲劇，乃是在上位者一手造成的。

綜觀李廣的身世，論戰，他是當代第一，無人可敵，論射，他亦是當代第一，但即使有如此高超的武藝戰略，李廣仍不敵朝中權貴的逼迫，與官場政治的黑暗，表面上看來，李廣確實是生不逢時，但在「數奇」的背後，可以看到的是，李廣受政治操縱的一生，掌控他一生的，不是「數奇」的命運，而是當代權貴們的齷齪的政治手段。

學生問題討論

Q：雖然李廣的一生，深受當朝政治權貴們的操弄， 但可議的是，難道李廣都沒發現他會這麼「不順」是因爲他受人擺佈的關係嗎？如果他發現了？爲何他仍然甘於被擺佈呢？

第一、二組：李廣其實有發現他會這麼「不順」是因爲被擺佈，可是身爲一名將軍，而且又是有能力的將軍，如果不隱藏自己的能力，必然對君王構成威脅，反而可能連命都不保了。

第三、四組：李廣或許並未發現自己受人擺佈，甚至他在對自己未受重用提出疑問之後，得到過去曾坑殺降將之答，可得知李廣也許自認亦是如此。

第五、六組：李廣是軍人，軍人是非常守紀律的，況且軍中又有句話：「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所以不管他是否發現了，身爲一個愛國、守本分的軍人，上級的命令他都必須接受。再者，縱使他很正直、守己可是仍然運氣不好，也導致他仕途不順。

第八、九組：我們認爲雖然李廣已經發現了這件事，但是因爲「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儘管他知道又能如何呢？他那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年代中，他明白了這一切，他又能如何？也或許他心中仍有夢想立大功、坐高位，成爲一個留芳萬世的將領，在這樣的夢想下，也唯有繼續待在官場，他才能有夢想實現的一天。

Q：李廣擁有一身高超的武藝與戰略，這點與秦末漢初的大將韓信相同，他們身上有哪些共通點呢？

第一、二組：他們都被君王利用，武功策略都很高超。

第三、四組：兩人同樣具有高超軍事謀略，可惜下場皆是悲慘的。由此可推測兩人能力過高，兒別人嫉妒，才會同樣悲劇收場。

第五、六組：共通點：兩個都是擅長帶兵的武將，並且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力，更在沙場叱吒風雲。不同點：李廣是對政權完全沒有私心，一心爲皇上效力於戰場上，韓信則是對權力有所貪念，最後招致殺身之禍。

第八、九組：他們的共通點就在於兩者皆武藝高超，善於戰略，且同樣都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機遇。

課堂剪影



學生王俊智上台發表心得感想



學生彭惠娟上台報告李將軍列傳



學生討論問題情形



分享影片，帶大家融入李將軍列傳

（十）《史記》、《漢書》對游俠敘述與評價觀點有何不同？

時間：99/12/29	第八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黃靖宜、陳冠宇、洪士徨

閱讀教材:
《史記》游俠列傳、《漢書》游俠列傳

導讀：

傳記文學報告-前言

壹、 關於俠...

- 「俠」的文字源自「夾」，原始意義是挾帶，直到戰國末年，在《韓非子》逐漸轉化成專指以武力違反法紀的人物。
- 進入秦漢時代，先後經過《淮南子》、《史記》、《漢書》和《漢紀》等書的詮釋，「遊俠」或「游俠」取代了「俠」，成爲專稱講義氣且交友廣闊、干犯法禁和助人於危難者。

貳、 何謂遊俠?

- 韓非子
  - 《韓非子・五蠹》最早見「俠」之概念。
  -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種害蟲之一
  - 強調俠具有武功或勇力，對國家具有破壞性。
    →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從政治角度出發。
- 司馬遷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史記》
  - 游俠之行爲常常不合於常規社會的道德和法律，游俠講信義、重名譽、不惜捨己救人，游俠仗義救人不求回報。
- 荀悅
  - 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漢紀》
    - 這裡特別強調游俠樹立個人權威、結黨營私的特點。
- 班固
  - 游俠雖「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但是他們「背公死

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且游俠「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故而罪不容誅。　　《漢書》

- **綜合各家所說，得以下結論**：游俠是指不循章法、輕生重義、抑強扶弱之人。
- **教育部國語字典定義**： 好交遊、重義氣、能救困扶危的人。

參、 游俠的精神特徵

- 追求「公正」，講究義氣
- 恩怨分明，報復心強
- 勇於助人，樂善好施
- 看重名譽，輕視生死

肆、 游俠的分類

司馬遷在《史紀 • 游俠列傳》中最早將游俠分爲卿相之俠與布衣之俠。

➢ 依社會地位分類

- ◆ 卿相之俠：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明諸侯。《史記》
  - ● 有顯貴的地位，或爲王侯親屬，或爲朝廷重臣，具有厚重的財勢，可憑這一切來廣招天下豪傑，並藉由這些豪傑做出鋤強扶弱的俠義之舉，來樹立俠名，以此取得更大的權勢。例如：戰國四公子
- ◆ 布衣之俠：指出身平民階層靠行俠仗義、標節立名贏得世人尊重的游俠。
  - ● 與卿相之俠相對，分有義俠、武俠、豪俠、輕俠、盜俠、隱俠。

➢ 依行俠之方式、手段、目地分類

- ◆ 義俠：好善樂施，慷慨大度，富有同情心。
  - 不必動用武力，甚至不具武功，但是他們體現出遊俠最本質的俠義精神。
  - 例如：戰國時期－魯仲連。
- ◆ 武俠：用武力鋤強扶弱，除暴安良，即使觸犯法律也在所不辭。
  - 也正因爲如此，游俠才會廣受人民的愛戴與同情。
  - 例如：三王墓。
- ◆ 豪俠：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漢紀》
  - 使他們容易具有豪強色彩。
  - 利用遊俠身分，憑藉手段來威懾一方，插手地方政務，

在自己身邊聚集起一個游俠團體，並靠這個團體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利用這些勢力欺壓地方百姓。

- 豪俠注意與權貴結交，憑藉自己的勢力和聲望堆一些游俠和刺客提供保護，使這些人更嘉死心踢地的追隨自己。
- 使他們一方面爲人俠義感於藏盜匿奸，保護孤弱，另一方面結交官府，爲患百姓。故而，最終成爲官府打擊對象，並失去百姓的愛戴。

◆ 輕俠：遊俠中行爲放蕩、好勇鬥狠而又年輕氣盛的少年人。

- 由於輕俠少年的思想尚有未成熟的一面，所以他門的發展路徑和行爲走向就有諸多可能性。

◆ 盜俠：因不滿統治者的壓迫，或迫於生計被逼上梁山。

- 堅持著俠義的信念，劫富濟貧，少擾亂平民百姓。
- 盜賊：爲害百姓，擾亂社會。

◆ 隱俠：隱居江湖中，偶露行跡的俠義之士，或是隱姓埋名、深藏武功，生活在平民之間，偶爾展露出雄姿的俠士。

伍、 略談刺客

- 刺客是從游俠中分化而出的一類。
- 刺客與游俠同是尚武精神和尚武時代之產物。在精神氣質和道德規範許多方面，刺客與游俠都有共同和相近之處。
- 主要區別在於：游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不一定以殺人爲目的；而刺客是有預謀、有目的地去殺人，刺客就是殺手。
- 教育部國語字典定義：暗殺別人的人。
- 刺客定義：有目的、有預謀而懷挾利器從事暗殺活動，以自己的性命爲代價去博取他人性命的人。

陸、 大家比一比 （見 PPT）

本文

史記-遊俠列傳

【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雲。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蹠、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餘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硃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餘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硃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硃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戮戹，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原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硃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雲。劇孟行大類硃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孺紛紛複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雲。而少年慕其行，亦輒

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屍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爲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裏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蹠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硃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遊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裏，力折公卿。硃家脫季，劇孟定傾。急

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漢書-遊俠傳

【遊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裏之俠原涉爲魁。

硃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楚田仲以俠聞，父事硃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雲。劇孟行大類硃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複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友報仇，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眥皆如故雲。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屍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

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余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余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隔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歡。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跡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裏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魯翁孺，臨淮　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蹠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硃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

西萬章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資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

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

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鹹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穀子雲筆劄，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裏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數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後護複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征護入爲前輝光，封息鄉侯，列子九卿。

莽居攝，槐裏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裏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裏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征遂爲京兆尹，至廷尉。

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併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鬱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

槐裏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

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于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雲。

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由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幾，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

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曆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籓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僕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久之，複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觝礙,爲甀所觸，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複借酤。常爲國器，托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

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于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列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塚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穀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闚門，在所閭裏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複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塚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仰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才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裏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裏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吊，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撤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侏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奸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

賓客多犯法，罪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系欲殺，輒複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複土校尉。已爲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塚，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驅上茂陵，投暮，入其裏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塚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複服遣去。

初，涉寫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

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複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塚舍，奢僭逾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塚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由此怨王遊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遊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眥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見，責以罪惡，赦貰，拜鎭戎大尹。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塚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複相怨！」涉曰：「尹君，何一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

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鎭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系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于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懸之長安市。

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懾，誅鋤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複以俠聞于世雲。

遊俠列傳-總結

遊俠與刺客的不同之處。

- 刺客是從游俠中分化而出的一類。
- 刺客與游俠同是尙武精神和尙武時代之產物。在精神氣質和道德規範許多方面，刺客與游俠都有共同和相近之處。
- 主要區別在於：游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不一定以殺人爲目的；而刺客是有預謀、有目的地去殺人，刺客就是殺手。
- 教育部國語字典定義：暗殺別人的人。
- 刺客定義：有目的、有預謀而懷挾利器從事暗殺活動，以自己的性命爲代價去博取他人性命的人。

史記、漢書關於遊俠看法的不同:

史記-讚揚。

或許因爲司馬遷本人的遭遇，使他特別對遊俠寄予深深的盼望。司馬遷仗義爲李陵直言，卻遭腐刑，所以對遊俠助人於急難特別推崇。

漢書-對俠採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

問題討論

- 工作分配
- 前言：黃靖宜
- 本文：洪士徨、陳冠宇
- 結論：陳冠宇
- PPT 製作：黃靖宜

學生問題討論

Q1：「游俠」以現在用語言之，爲何？
第一、二組：有道義的人，鄉紳(地方人士)因爲現今已經見不到背著一把劍就離家的行爲，故引申爲地方具影響力的人或民間私事的仲裁者。 **第三、四組**：志工、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慈濟功德會。 **第五、六組**：東方就是廖添丁，西方則是蜘蛛人，簡單來說就是具有英雄形象的人物，因爲有行俠仗義的共同特質。 **第七組**：重義氣的黑道大哥，有道德、良知，不走邪門歪道。 **第九組**：現代黑社會。
Q2：漢代帝王爲何不容民間游俠存在？而游俠不絕於民間的因素爲何？
第一、二組：民心還太亂，會威脅到帝王的地位，因漢代爲第一個平民皇帝，是起意而來的，若民間又有游俠，可能地位不保，歷史一再重演。仍能存在因游俠較能接觸民間，較能做出人民期待的事。 **第三、四組**：勢力過大，使民間政府的威望降低，而世間又過於混亂，需要有正義之士住持公道，可是政府怕他們勢力過大，會造反作亂。 **第五、六組**：1.因爲游俠的行爲不符法，所以官府無法容忍，官府有自己必須堅守的立場，由於前朝的前車之鑑，所以會避免民間有這樣的人物存在。2.因爲官府有弊病，而且游俠是爲人民也爲自己發聲。 **第七組**：因爲漢代太平盛世，不允許地下組織壯大，威脅在位者的地位。有些事無法靠政府的力量解決，需要依靠民間的力量去處理。 **第九組**：1.可能會危害影響社會秩序。2.因爲窮人多，所以遊手好閒的人也較多。
Q3：「俠」的特質從朱家到郭解有何差異？俠與盜如何分別？
第一、二組：朱家是爲善不求回報，當受過幫助的人要回報時，反而選擇避而不見，郭解也是默默幫助，但是比較有組織性，有點像是以領導人的方式表現「俠」的特質。「俠」是一種態度上的表現，「盜」則是行爲上的表現。 **第三、四組**：朱家重情重義，偏義俠，而郭解一開始爲輕俠，後又偏豪俠。俠有劫富濟貧(像廖添丁一樣)，而盜則是偷很多東西，不分貧富。 **第五、六組**：1.朱家的俠很像墨家；郭解則較像法家和道家(生活行爲)。2.俠感

覺比較有原則，以仁義、正義爲出發點；盜比較以自身利益爲主，以自我爲中心。

第七組：朱家認爲「俠」的特質是爲善不欲人知。郭解認爲是從逞兇鬥狠「輕俠」轉爲人仗義的「豪俠」。俠以助人爲宗旨，以幫助別人爲樂。盜以自己的利益爲主，不顧別人的意願，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第九組：1.(沒答案)2.俠：劫富濟貧　盜：納爲己用。

Q4：郭解處理其姪子被殺的事件，是非如何？何謂大是大非與不拘小節？

第一、二組：朱家是爲善不求回報，當受過幫助的人要回報時，反而選擇避而不見，郭解也是默默幫助，但是比較有組織性，有點像是以領導人的方式表現「俠」的特質。「俠」是一種態度上的表現，「盜」則是行爲上的表現。

第三、四組：朱家重情重義，偏義俠，而郭解一開始爲輕俠，後又偏豪俠。俠有劫富濟貧(像廖添丁一樣)，而盜則是偷很多東西，不分貧富。

第五、六組：1.朱家的俠很像墨家；郭解則較像法家和道家(生活行爲)。2.俠感覺比較有原則，以仁義、正義爲出發點；盜比較以自身利益爲主，以自我爲中心。

第七組：朱家認爲「俠」的特質是爲善不欲人知。郭解認爲是從逞兇鬥狠「輕俠」轉爲人仗義的「豪俠」。俠以助人爲宗旨，以幫助別人爲樂。盜以自己的利益爲主，不顧別人的意願，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第九組：1.(沒答案)2.俠：劫富濟貧　盜：納爲己用。

課堂剪影



老師講述文本



學生陳冠宇報告游俠列傳



小組問題討論情形



學生上課情形

（十一）刺客者，壯士乎？殺手乎？智乎？愚乎？

時間：100/01/05	第九組組員：
主讀人：黃敬家	黃愷威、胡毓祥、林世宗

閱讀教材:

《史記》刺客列傳

前言部分

一、自身的不滿

爲什麼會寫呢?因爲司馬遷自己遭受腐刑，因此比他人更深切渴望〝知己〞。在史記中「士爲知己者死(用)」，這一主題集中於刺客列傳中，並重複了三次之多。然則『知己』是理解刺客列傳的關鍵點。以田光和太子丹的人格形象相對比，或許也是對漢武帝經常濫施威嚇刑罰、不顧臣民尊嚴的行爲的諷刺。試想，一個有能力、有理想，肯爲國家社會貢獻心力的人，是多麼期待能夠遇到賞識自己且能讓自己發揮才華的明主。然而倘若遇到的是一切以自我私心爲前提，對人才的專業與尊嚴毫不在意的領導者，還會有誰願意向其效忠，並且引以爲榮？司馬遷在〈刺客列傳〉中評論：「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這「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兩句，無疑是司馬遷內心的深切想望；而追求大義的理想人格，則是司馬遷對戰國節俠思想的憧憬，並透過〈刺客列傳〉加以展現。司馬遷繼承了戰國士林的文化心態，強調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並堅定捍衛個人的人格尊嚴，因此在他身罹宮刑之辱後，即積極地尋求復仇之道。

二、同理心的同情

司馬遷本人是個擁有真性情浪漫惜才的人，他因爲愛惜李廣孫子李陵的少年英才 ，力保他帶兵北伐匈奴，沒想到因政治內部鬥爭，李陵失去後援，兵敗被俘，後 又謠傳李陵降匈奴，李陵全家被抄斬，司馬遷入獄且受腐刑成了太監。後來才知道李陵降匈奴是個誤會。武帝曾想接李陵返鄉，但李陵說不想再受辱，寧可留在異鄉，最終抑鬱死去。至於司馬遷，儘管後來被釋，恥辱卻也成了終身 印記。

三、司馬遷的寫作方向

因此出獄後的司馬遷，繼續寫史記時，下筆就在字裡行間隱含對當朝武帝

的疑惑 ，對正統義理的質疑。「遊俠列傳」「刺客列傳」，就是此心情下的產品。很可 以說，他藉「遊俠」「刺客」列傳點出他對正統王朝之義理的疑惑，渴望著俠的 世界的另一種義，這義是在非政權壓力下，非只對國君與王朝，而是人與人間平 等情義的對待。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整個人的特質，顯然受道家思想的自然主 義影響，要比儒家思想影響更重。

四、悲壯的情懷下筆

史記刺客列傳之易水送別是描述荊軻前往秦國是以國家使節的名義前去的，燕國太子姬丹以向秦國獻出國土爲名，命令荊軻向秦王嬴政獻上地圖，以趁機刺殺秦王，因此送別場面浩大並不見得會引起秦國方面的注意，再者燕國到秦國路途遙遠，考慮到當時的資訊流通，而且從燕國到秦國邊境應有關卡或巡邏兵，訊息傳遞應不會那麼快傳到秦國。當然，當時的場面未必有史記寫的那麼盛大，眾人也應該不會是白衣赴會，這可能是司馬遷想透過文學式的描寫，突顯荊軻的悲壯吧！

五、藝術特點

司馬遷此舉可能跟個人的學術信仰有點關係，他並非純正的儒者，而且年少時曾遊歷中國大江南北(可參考《史記・太史公自序》)，他在思想上對於中下階層的社會很有興趣，對於地方的豪俠、刺客多有同情，於是表現在《史記》上就作有〈刺客列傳〉，我個人推想，這應該與他後來當官的遭遇關係不大。從史記以來，書寫俠的文人，好像多多少少都踩踏了司馬遷的類似人生。

在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專諸、要離、豫讓、聶政、荊軻，司馬遷筆下就寫了五位刺客，他們在漢代名氣很大。司馬遷藉此，訴說的自己的胸大情懷。

-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

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 曹沫，是魯國人，憑勇敢和力氣侍奉魯莊公。莊公喜愛有力氣的人。曹沫任魯國的將軍，和齊國作戰，多次戰敗逃跑。魯莊公害怕了，就獻出遂邑地區求和。還繼續讓曹沫任將軍。

  齊桓公答應和魯莊公在柯地會見，訂立盟約。桓公和莊公在盟壇上訂立盟約以後，曹沫手拿匕首脅迫齊桓公，桓公的侍衛人員沒有誰敢輕舉妄動，桓公問：“您打算幹什麼？”曹沫回答說：“齊國強大，魯國弱小，而大國侵略魯國也太過分了。如今魯國都城一倒塌就會壓到齊國的邊境了，您要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於是齊桓公答應全部歸還魯國被侵佔的土地。說完以後，曹沫扔下匕首，走下盟壇，回到面向北的臣子的位置上，面不改色，談吐從容如常。桓公很生氣，打算背棄盟約。管仲說：“不可以。貪圖小的利益用來求得一時的快意，就會在諸侯面前喪失信用，失去天下人對您的支持，不如歸還他們的失地。”於是，齊桓公就歸還佔領的魯國的土地，曹沫多次打仗所丟失的土地全部回歸魯國。

  此後一百六十七年，吳國有專諸的事蹟。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

- 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

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專諸，是吳國堂邑人。伍子胥逃離楚國前往吳國時，知道專諸有本領。伍子胥進見吳王僚後，用攻打楚國的好處勸說他。吳公子光說：“那個伍員，父親、哥哥都是被楚國殺死的，伍員才講攻打楚國，他這是爲了報自己的私仇，並不是替吳國打算。”吳王就不再議伐楚的事。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打算殺掉吳王僚，就說：“那個公子光有在國內奪取王位的企圖，現在還不能勸說他向國外出兵。”於是就把專諸推薦給公子光。

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按兄弟次序排，大弟弟叫余祭，二弟弟叫夷昧，最小的弟弟叫季子劄。諸樊知道季子劄賢明，就不立太子，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傳遞下去，最後好把 國 君的位子傳給季子劄。諸樊死去以後王位傳給了餘祭。餘祭死後，傳給夷昧。夷昧死後本當傳給季子劄，季子劄卻逃避不肯立爲 國 君，吳國人就擁立夷昧的兒子僚爲 國 君。公子光說：“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子當立；如果一定要傳給兒子的話，那麼我才是真正的嫡子，應當立我爲君。”所以他常秘密地供養一些有智謀的人，以便靠他們的幫助取得王位。

公子光得到專諸以後，像對待賓客一樣地好好待他。吳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這年春天，吳王僚想趁著楚國辦喪事的時候，派他的兩個弟弟公子蓋余、屬庸率領軍隊包圍楚國的潛城，派延陵季子到晉國，用以觀察各諸侯國的動靜。楚國出動軍隊，斷絕了吳將蓋餘、屬庸的後路，吳國軍隊不能歸還。這時公子光對專諸說：“這個機會不能失掉，不去爭取，哪會獲得！況且我是真正的繼承人，應當立爲 國 君，季子即使回來，也不會廢掉我呀。”專諸說：“王僚是可以殺掉的。母老子弱，兩個弟弟帶著軍隊攻打楚國，楚國軍隊斷絕了他們的後路。當前吳軍在外被楚國圍困，而國內沒有正直敢言的忠臣。這樣王僚還能把我們怎麼樣呢。”公子光以頭叩地說：“我公子光的身體，也就是您的身體，您身後的事都由我負責了。”

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鎧甲的武士，備辦酒席宴請吳王僚，王僚派出衛隊，從王宮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裏，門戶、臺階兩旁，都是王僚的親信。夾道站立的侍衛，都舉著長矛。喝酒喝到暢快的時候，公子光假裝腳有毛病，進入地下室，讓專諸把匕首放到烤魚的肚子裏，然後把魚進獻上去。到王僚跟前，專諸掰開魚，趁勢用匕首刺殺王僚，王僚當時就死了。侍衛人員也殺死了專諸，王僚手下的人一時混亂不堪。公子光放出埋伏的武士攻擊王僚的部下，全部消滅了他們，於是自立爲 國 君，這就是吳王闔閭。闔閭於是封專諸的兒子爲上卿。

此後七十多年，晉國有豫讓的事蹟。

有一種人因爲國家弱小無法抵抗強權或爲報達知遇之恩，或因暴政虐民而以殺人爲畢生職志，我們稱之爲刺客！他們是一群突然出現突然隱沒的俠士，他們之所以留名於歷史，就是當他們手持武器接近權力的一剎那，毫不猶豫發動歷史的一瞬間，也因爲這一剎那得以成爲英雄豪傑，同時就在那一瞬間加入了歷史。綜觀歷史上幾位或成或敗的烈士事蹟，同時也體會被刺對象的脫俗胸襟，千古之後讀來猶令人眩然欲泣不勝唏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範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 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範、中行氏乎? 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 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原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譯文:

豫讓，是晉國人，以前曾經侍奉范氏和中行氏兩家大臣，沒什麼名聲。他離開那裡去奉事智伯，智伯特別地尊重寵幸他。等到智伯攻打趙襄子時，趙襄

子和韓、魏合謀滅了智伯；消滅智伯以後，三家分割了他的國土。趙襄子最恨智伯，就把他的頭蓋骨漆成飲具。豫讓潛逃到山中，說:「唉呀！好男兒可以爲了解自己的人去死，好女子應該爲愛慕自己的人梳妝打扮。現在智伯是我的知己，我一定替他報仇而獻出生命，用以報答智伯，那麼，我就是死了，魂魄也沒有什麼可慚愧的了。」於是更名改姓，僞裝成受過刑的人，進入趙襄子宮中修整廁所，身上藏著匕首，想要用它刺殺趙襄子。趙襄子到廁所去，心一悸動，拘問修整廁所的刑人，才知道是豫讓，衣服裡面還別著利刃，豫讓說:「我要替智伯報仇!」侍衛要殺掉他。襄子說:「他是義士，我謹慎小心地迴避他就是了。況且智伯死後沒有繼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報仇，這是天下的賢人啊。」最後還是把他釋放了。

過了不久，豫讓又把漆塗在身上，使肌膚腫爛，像得了癩瘡，吞炭使聲音變得嘶啞，使自己的形體相貌不可辨認，沿街討飯。就連他的妻子也不認識他了。路上遇見他的朋友，辨認出來，說:「你不是豫讓嗎?」回答說:「是我。」朋友爲他流著眼淚說:「憑著您的才能，委身侍奉趙襄子，襄子一定會親近寵愛您。親近寵愛您，您再幹您所想幹的事，難道不是很容易的嗎? 何苦自己摧殘身體，醜化形貌，想要用這樣的辦法達到向趙襄子報仇的目的，不是更困難嗎?」豫讓說:「托身侍奉人家以後，又要殺掉他，這是懷著異心侍奉他的君主啊。我知道選擇這樣的做法是非常困難的，可是我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後世的那些懷著異心侍奉國君的臣子感到慚愧!」

豫讓說完就走了，不久，襄子正趕上外出，豫讓潛藏在他必定經過的橋下。襄子來到橋上，馬騎受驚，襄子說:「這一定是豫讓。」派人去查問，果然是豫讓。於是襄子就列舉罪過指責他說:「您不是曾經侍奉過犯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而您不替他們報仇，反而托身爲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經死了，您爲什麼單單如此急切地爲他報仇呢?」豫讓說:「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作國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襄子喟然長嘆，流著淚說:「唉呀，豫讓先生! 您爲智伯報仇，已算成名了；而我寬恕你，也足夠了。您該自己作個打算，我不能再放過您了!」命令士兵團團圍住他。豫讓說:「我聽說賢明的君主不埋沒別人的美名，而忠臣有爲美名去死的道理。以前您寬恕了我，普天下沒有誰不稱道您的賢明。今天的事，我本當受死罪，但我希望能得到您的衣服刺它幾下，這樣也就達到我報仇的意願了，那麼，即使死了也沒有遺恨了。

我不敢指望您答應我的要求，我還是冒昧地說出我的心意!」於是襄子非常讚賞他的俠義，就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豫讓拔出寶劍多次跳起來擊刺它，說:「我可用以報答智伯於九泉之下了!」於是用劍自殺。自殺那天，趙國有誌之士聽到這個消息，都爲他哭泣。

此後四十多年，軹邑有聶政的事蹟。

聶政者，軹深井裏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遊求

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

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衛。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裏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史記　聶政　翻譯

聶政是軹邑深井裏人。他因爲殺人躲避仇家，和母親、姐姐逃往齊國，以屠宰牲畜爲職業。

過了很久，濮陽嚴仲子奉事韓哀侯，和韓國國相俠累結下仇怨。嚴仲子怕遭殺害，逃走了。他四處遊歷，尋訪能替他向俠累報仇的人。到了齊國，齊國有人說聶政是個勇敢之士，因爲迴避仇人躲藏在屠夫中間。嚴仲子登門拜訪，多次往返，然後備辦了宴席，親自捧杯給聶政的母親敬酒。喝到暢快興濃時，嚴仲子獻上黃金一百鎰，到聶政的母親跟前祝壽。聶政面對厚禮感到奇怪，堅決謝絕嚴仲子。嚴仲子卻執意要送，聶政辭謝說:「我幸有母親健在，家裡雖貧窮，客居在此，以殺豬宰狗爲業，早晚之間買些甘甜鬆脆的東西奉養母親，母親的供養還算齊備，可不敢接受仲子的賞賜。」嚴仲子避開別人，趁機對聶政說：「我有仇人，我周遊好多諸侯國，都沒找到爲我報仇的人；但來到齊國，私下聽說你很重義氣，所以獻上百金，將作爲你母親大人一點粗糧的費用，也能夠跟你交個朋友，哪裡敢有別的索求和指望!」聶政說:「我所以使心志卑下，屈辱身分，在這市場上做個屠夫，只是希望藉此奉養母親；母親在世，我不敢對別人以身相許。」嚴仲子執意贈送，聶政卻始終不肯接受。但是嚴仲子終於盡到了賓主相見的禮節，告辭離去。

過了很久，聶政的母親去世，安葬後，直到喪服期滿，聶政說:「唉! 我不過是平民百姓，拿著刀殺豬宰狗，而嚴仲子是諸侯的卿相，卻不遠千里，委屈身分和我結交。我待人家的情誼是太淺薄太微不足道了，沒有什麼大的功勞可以和他對我的恩情相抵，而嚴仲子獻上百金爲母親祝壽，我雖然沒有接受，可是這件事說明他是特別了解我啊。賢德的人因感憤於一點小的仇恨，把我這個處於偏僻的窮困屠夫視爲親信，我怎麼可以默不作聲，就此完事了呢! 況且以前來邀請我，我只是因爲母親在世，才沒有答應。而今母親享盡天年，我該要爲了解我的人出力了。」於是就向西到濮陽，見到嚴仲子說:「以前所以沒答應仲子的邀請，僅僅是因爲母親在世；如今不幸母親已享盡天年。仲子要報復的仇人是誰？請讓我辦這件事吧!」嚴仲子原原本本地告訴他說：「我的仇人是韓國宰相俠累，俠累又是韓國國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眾多，居住的地方士兵防衛嚴密，我要派人刺殺他，始終也沒有得手。如今承蒙您不嫌棄我，應允下來，請增加車騎壯士作爲您的助手。」聶政說:「韓國與衛國，中間距離不太遠，如今刺殺人家的宰相，宰相又是國君的親屬，在這種情勢下不能去很多人，人多了難免發生意外，發生意外就會走漏消息，走漏消息，那就等於整個韓國的人與你爲仇，這難道不是太危險了嗎!」於是謝絕車騎人眾，辭別嚴仲子隻身

去了。

他帶著寶劍到韓國都城，韓國宰相俠累正好坐在堂上，手持兵器侍衛他的人很多。聶政徑直闖了進去，走上台階刺殺了俠累，兩旁的人頓時大亂。聶政大聲呼喝，擊殺數十人，然後自己削爛面皮，挖出眼珠，破肚出腸，隨即死去。

韓國把聶政的屍體陳列在街市上，出賞金查問兇手是誰家的人，沒有誰知道。於是韓國懸賞徵求，有人能說出殺死宰相俠累的人，賞給千金。過了很久，仍沒有人知道。

聶政的姐姐聶榮聽說有人刺殺了韓國的宰相，卻不知道兇手到底是誰，全韓國的人也不知他的姓名，陳列著他的屍體，懸賞千金，叫人們辨認，就抽泣著說:「大概是我弟弟吧？唉呀，嚴仲子了解我弟弟!」於是馬上動身，前往韓國的都城，來到街市，死者果然是聶政，就趴在屍體上痛哭，極爲哀傷，說:「這就是所謂軹深井裏的聶政啊。」街上的行人們都說:「這個人殘酷地殺害我國宰相，君王懸賞千金詢查他的姓名，夫人沒聽說嗎？怎麼敢來認屍？」聶榮回答他們說：「我聽說了。可是聶政所以承受羞辱不惜混在屠豬販肉的人中間，是因爲母親健在，我還沒有出嫁。母親享盡天年去逝後，我已嫁人，嚴仲子從窮困低賤的處境中把我弟弟挑選出來結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還能怎麼辦呢！勇士本來應該替知己的人犧牲性命，如今因爲我還活在世上的緣故，重重地自行毀壞面容軀體，使人不能辨認，以免牽連別人，我怎麼能害怕殺身之禍，永遠埋沒弟弟的名聲呢!」這整個街市上的人都大爲震驚。聶荾於是向天高喊三聲，終於因爲過度哀傷而死在聶政身旁。

晉、楚、齊、衛等國的人聽到這個消息，都說:「不單是聶政有能力，就是他姐姐也是烈性女子。假使聶政果真知道他姐姐沒有含忍的性格，不顧惜露屍於外的苦難，一定要越過千里的艱難險阻來公開他的姓名，以致姐弟二人一同死在韓國的街市，那他也未必敢對嚴仲子以身相許。嚴仲子也可以說是識人，才能夠贏得賢士啊！」

這件事之後的二百二十多年，秦國有荊軻刺客的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荊軻是衛國人，他的祖先是齊國人，後來遷移到衛國，衛國人稱呼他慶卿。到燕國後，燕國人稱呼他荊卿。

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荊軻從小就愛讀書又愛耍劍，憑藉著劍術遊說衛元君，衛元君沒有任用他。此後秦國攻打魏國，設置了東郡，把衛元君的旁支親屬遷移到野王。荊軻曾經去過榆次，他跟蓋聶談論劍術，蓋聶對他怒目而視。荊軻出去以後，有人勸蓋聶再把荊軻叫回來。蓋聶說：「剛才我和他談論劍術，他談的有不甚得當的地方，我用眼瞪了他；去找找看吧，我用眼瞪他，他應該走了，不敢再留在這裡了。」就派人到荊軻住處詢問房東，荊軻已乘車離開榆次了。派去的人回來報告，蓋聶說：「本來就該走了，剛才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荊軻在邯鄲漫遊，魯句踐跟荊軻下棋賭博，爭執博局的路數，魯句踐生氣喝斥他，荊軻卻無聲無息地逃走了，於是不再見面。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荊軻到了燕國，認識幾個殺狗的和一個彈吉他的叫做高漸離，兩個人每天一個彈吉他一個唱歌，一下子哭一下子笑，像瘋子一樣。荊軻雖說混在酒徒中，可是他爲人卻深沉穩重，喜歡讀書；他遊歷過的諸侯各國，都是跟當地賢士豪傑德高望眾的人相結交。他到燕國後，燕國隱士田光很友好地對待他，知道他不是平庸的人。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崤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過沒多久，在秦國當人質的燕太子丹逃回國，燕太子丹過去曾在趙國作人質，而秦王嬴政出生在趙國，他年輕的時候和太子丹要好。等到嬴政被立爲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國作人質。秦王對待燕太子不友好，他和秦王樑子結大了。歸來就尋求報復秦王的辦法，燕國弱小，無能爲力。此後秦國天天出兵山東，攻打齊、楚和三晉，像蠶吃桑葉一樣，逐漸地侵吞各國。戰火將波及燕國，燕國君

臣唯恐大禍臨頭。太子丹爲此憂慮，請教他的老師鞠武。鞠武回答說：「秦國的土地遍天下，威脅到韓國、魏國、趙國。它北面有甘泉、谷口堅固險要的地勢，南面有涇河、渭水流域肥沃的土地，據有富饒的巴郡、漢中地區，右邊有隴、蜀崇山峻嶺爲屏障，左邊有殽山、函谷關做要塞，人口眾多而士兵訓練有素，武器裝備綽綽有餘。有意圖向外擴張，那麼長城以南，易水以北就沒有安穩的地方了。爲什麼您還因爲被欺侮的怨恨，要去觸動秦王的逆鱗呢！」太子丹說：「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怎麼辦呢？」鞠武回答說：「讓我進一步考慮考慮。」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過沒多久有個秦將樊於期和秦王結下樑子，逃到燕國，太子接納了他，並讓他住下來。鞠武勸他說：「秦王本來就很兇暴，再積怒到燕國，這已經夠可怕了，何況讓他聽到樊將軍在這裏呢？這叫作「把肉放置在餓虎經過的小路上」啊，禍患一定不可挽救！即使有管仲、晏嬰，也不能爲你出謀劃策了。希望你趕快送樊將軍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國攻打我們的藉口。請你向西與三晉結盟，向南連絡齊、楚，向北跟單于和好，然後就可以想辦法對付秦國了。」太子丹說：「老師的計畫，需要的時間太長了，我的心裏擔憂煩亂，恐怕等不及了。而且不止是因爲這個緣故，樊將軍在天下已是窮途末路，投奔於我，我總不能因爲迫于強暴的秦國而拋棄我所同情的朋友，把他送到匈奴去這應當是我生命完結的時刻。希望老師考慮別的辦法。」

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鞠武說：「選擇危險的行動想求得安全，製造禍患而祈求幸福，計謀淺薄而怨恨深重，爲了結交一個新朋友，而不顧國家的大禍患，這就是所說的『積蓄仇怨而助禍患』了。拿大雁的羽毛放在爐炭上一下子就燒光了。何況是雕鷙一樣兇猛的秦國，對燕國發洩仇恨殘暴的怒氣，難道用得著說嗎！燕國有位田光先生，他這個人很聰明很威，可以和他商量。」太子說：「希望透過老師而跟田先生結交，可以嗎？」 鞠武就說：「ok」

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諾。」

鞠武便出去拜會田先生，說：「太子希望跟田先生一起謀劃國事。」田光說：「謹領教。」就去拜訪太子。太子上前迎接，倒退著走爲田光引路，跪下來拂拭座位給田光坐。田光坐穩後，左右沒別人，太子離開自己的座位向田光請教說：「燕國與秦國誓不兩立，希望先生留意。」田光說：「我聽說騏驥盛壯的時候，一日可以跑千里遠，等到牠衰老了，就算是爛馬也能超他車。如今太子聽說我壯年的情景，卻不知道我已經年老力衰了。雖然如此，我不能冒昧地謀劃國事，我有個小弟叫荆軻的，你可以去拜託他。」太子說：「希望能透過先生和荆軻結交，可以嗎？」田光說：「ok」於是即刻起身，太子送他到門口，臨走時又補一句說：「老頭，今天的事出去不要多嘴。」田光說：「安啦！」

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田光彎腰駝背地走著去見荆軻，說：「我和你很好，燕國沒有人不知道，如今太子聽說我壯年之時的情景，卻不知道我現在已經力不從心了，我很榮幸地聽他教誨說：『燕國、秦國誓不兩立，希望先生留意。』我私下和你不見外，已經把你推薦給太子，希望你去拜訪太子。」荆軻說：「謹領教。」田光說：「我聽說，年長老成的人行事，不能讓別人懷疑。如今太子告誡我說：『所說的是國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洩露』，這是太子在懷疑我。一個人行事卻讓別人懷疑，就不能算是有節操、講義氣的人。」他要用自殺來激勵荆軻，就說：「希望您立刻去見太子，就說我已經死了，表明我不會洩露機密。」然後就刎頸自殺了。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荆軻去會見太子丹說田光自殺了，並轉達了田光的話。太子拜了兩拜跪下去，跪著前進，痛哭流涕，過了一會說：「我所以告誡田先生不要講，是想使大事的謀劃得以成功。如今田先生用死來表明他不會說出去，難道是我的初衷嗎！」荆軻坐穩，太子離開座位以頭叩地說：「田先生不知道我不上進，使我能夠到您跟前，不揣冒昧地有所陳述，這是上天哀憐燕國，不拋棄我啊。如今秦王有貪利的野心，而他的欲望是不會滿足的。不占盡天下的土地，使各國的君王向他臣服，他的野心是不會滿足的。如今秦國已俘虜了韓王，佔領了他的全部領土。他又出動軍隊向南攻打楚國，向北逼近趙國；王翦率領幾十萬大軍抵達漳水、鄴縣一帶，而李信出兵太原、雲中。趙國抵擋不住秦軍，一定會向秦國臣服；趙國臣服，那麼災禍就降臨到燕國。燕國弱小，多次被戰爭所困擾，如今估計，調動全國的力量也不能夠抵擋秦軍。諸侯畏服秦國，沒有誰敢提倡合縱政策，我私下有個不成熟的計策，認爲果真能得到天下的勇士，派往秦國，用重利誘惑秦王，秦王貪婪，其情勢一定能達到我們的願望。果真能夠劫持秦王，就像曹沫綁架秦王逼他把各國土地歸還；如果不行，就趁勢把他宰了。這樣秦國大將領兵在外又有內亂就沒得玩了，然後君臣彼此猜疑，趁這個機會，東方各國聯合起來就能打敗秦國。這是我最高的願望，卻不知道把這任務交給誰，希望荆卿你仔細考慮這件事。」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過了好一下子，荆軻說：「這種國家大事我無法。」太子上前磕頭，請他不要推託，後來荆軻答應了。於是太子就尊奉荆軻爲上卿，讓他住高級的賓館。太子天天到荆軻的住所拜訪。給他高檔的飲食，獻上奇珍異物，車馬美女隨他挑，來滿足他的心。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過了很久荆軻還是沒有行動，而秦國已經攻破趙國的都城，俘虜了趙王，把趙

國的領土全部納入版圖，打到燕國國界了。太子丹很擔心，就對荊軻說：「秦國軍隊早晚要橫渡易水，倒時候就算我想要長久地侍奉您，可是一旦打進來就通通沒得玩了。」荊軻說：「太子就算不說，我也要請求行動了。沒有讓秦王相信我的東西，我就沒辦法靠近他。秦王懸賞黃金千斤、封邑萬戶來購買樊於期的腦袋。如果真的拿到樊將軍的腦袋和燕國督亢的地圖，獻給秦王，秦王一定高興接見我，這樣我才有機會爲你效勞。」，太子丹說：「樊將軍到了窮途末路才來投奔我，我不忍心爲了自己的私利而傷害這位長者的心，希望你想想別招吧！」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荊軻明白太子不忍心，於是就自己跑去見樊於期說：「秦國對待將軍可以說是太殘酷了，父母、家族都殺光光。如今聽說用黃金千斤、封邑萬戶，購買將軍的項上人頭，你打算怎樣？」，樊於期說：「我每次想到這些，就痛入骨髓，卻想不到辦法！」荊軻說：「現在有個辦法可以解除燕國的禍患，洗雪將軍的仇恨，怎麼樣？」於期湊向前說：「怎麼辦？」荊軻說：「想報仇的話就把人頭借我，秦王一定會高興地召見我，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用匕首直刺他的胸膛，那麼將軍的仇恨可以洗清，而燕國被欺凌的恥辱也可以滌除了，將軍是否有這個意願呢？」樊於期脫掉一邊衣袖露出臂膀，一隻手緊緊握住另一隻手腕，走近荊軻說：「那有什麼問題！這是我日日夜夜切齒碎心的仇恨，今天才聽到您的教誨！」 於是就拿了一把刀自己切脖子掛了。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太子丹聽到消息就跑去命案現場，趴在屍體上哭的很傷心。已經沒辦法挽回，於是就把樊於期的頭裝到盒子裡密封起來。然後太子丹又說要買全天下最鋒利的匕首，結果花了百金買到趙國徐夫人的匕首，還塗上毒藥，找人來做人體實驗，輕輕一割就立刻送命。於是就準備裝備，送荊軻出發。燕國有個勇士叫秦舞陽，年紀輕輕的就又兇又會殺人，別人都不敢正面看他。於是就派秦舞陽作助手。

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 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荆軻本來還想等另一個高手一起去，結果那個人住比較遠一時還沒趕到，而荆軻已替那位高手準備好了裝備。等了好幾天荆軻還沒有出發，太子丹想說他在後悔，就激他說：「日子不多了，你有動身的打算嗎？你不想去我叫秦舞陽先去好了。」荆軻很不爽的說：「你這樣派遣是什麼意思？只顧著去而不顧完成使命回來，這樣算是沒出息的小子！況且是拿一把匕首進入難以測度的強國秦國。我之所以暫留的原因，是爲了等待我另一個朋友一起去。既然你等不及了，那就現在出發好了！」然後就出發了。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於是太子丹和知道這件事的人就穿著白衣白帽去易水邊替荆軻送行。餞行以後就上路，高漸離彈著悲壯的吉他曲，荆軻跟著節拍唱歌，發出蒼涼淒惋的聲調，去送行的人都在哭，一邊向前走一邊唱：「風好大水好冷，這下子回不了家囉！」，然後又發出慷慨激昂的聲調，送行的人們都怒目圓睜，頭髮直豎，把帽子都頂起來。然後荆軻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一到秦國，荆軻帶著價值千金的禮物，厚贈秦王寵倖的臣子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軻先在秦王面前說：「燕王確實因大王的威嚴震懾得心驚膽顫，不敢出動軍隊抗拒大王的將士，情願全國上下做秦國的臣子，比照其他諸侯國排列其中，納稅盡如同直屬郡縣職分，使得以奉守先王的宗廟。因爲惶恐畏懼不敢親自前來陳述。謹此砍下樊於期的首級並獻上燕國督亢地區的地圖，裝匣密封。燕王還在朝廷上舉行了拜送儀式，派出使臣把這種情況稟明大王，敬請大王指示。」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 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

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葯囊提荆軻也。

秦王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就穿上了禮服，安排了外交上極爲隆重的九賓儀式，在咸陽宮召見燕國的使者。荆軻捧著樊於期的頭，秦舞陽拿著地圖，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進，走到殿前臺階下秦舞陽臉色突變，害怕得皮皮挫，大臣們都感到奇怪。荆軻回頭朝秦舞陽笑笑，上前謝罪說：「北方藩屬蠻夷之地的粗野人，沒有見過天子，所以很緊張害怕。希望大王寬容他，讓他能夠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對荆軻說：「把秦舞陽拿的地圖拿過來。」荆軻取過地圖獻上，秦王展開地圖，圖捲到最後就出現匕首。荆軻趁機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匕首直刺。未近身秦王大驚，秦王大吃一驚立刻跳起來，袖子就扯掉了。想要拔出配劍抵抗，結果劍太長又套得很緊，一時緊張拔不出來。兩個人就繞著柱子跑。底下大臣看得目瞪口呆，而御前侍衛又在大殿外面沒有命令不準進來，正當危急時刻，也來不及叫兵。倉促之間，秦王沒有武器只好使出擒拿手對抗，此時他的御醫叫夏無且的就拿著藥箱往荆軻砸。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葯囊提荆軻也。」

正當秦王圍著柱子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侍從們就喊說：「大王，把劍推到背後！」秦王把劍推到背後才拔出劍攻擊荆軻，砍斷他的左腿。荆軻坐倒在地上，就把匕首丟出去，結果因爲他沒學過小李飛刀所以只射中柱子。秦王拿著劍就往荆軻身上猛刺，荆軻被刺傷八處。荆軻自知大事不能成功了，就倚在柱子上大笑，張開兩腿像畚箕一樣坐在地上罵道：「大事之所以沒能成功，是因爲我想活捉你，迫使你訂立歸還諸侯們土地的契約回報太子。」這時侍衛們衝上前來殺死荆軻，而秦王也高興了好一會兒。然後評論功過，賞賜群臣及處置當辦罪的官員都各有差別。賜給夏無且黃金二百鎰，說：「無且愛我，才用藥袋丟荆軻啊。」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於是秦王很生氣，就派軍隊前往趙國，命令王翦的軍隊去攻打燕國，十月攻下了薊城。燕王喜和太子丹率領著全部精銳部隊向東退守遼東。秦將李信緊緊地追擊燕王，代王嘉就寫信給燕王喜說：「秦軍之所以追擊燕軍特別急迫，是因爲太子丹的緣故。您如果殺了太子丹，把他的人頭獻給秦王，一定會得到秦王寬恕，而社稷或許也僥倖得到祭祀。」此後李信率軍追趕太子丹，太子丹隱藏在衍水河中，燕王就派使者殺了太子丹，準備把他的人頭獻給秦王。秦王又進軍攻打燕國。此後五年，秦國終於滅掉了燕國，俘虜了燕王喜。

其明年，秦併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
第二年，秦王吞併了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通緝太子丹和荊軻的門客，門客們都潛逃了。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高漸離改了姓名給人家當酒保，隱藏在宋子這個地方作工。時間長了，覺得很累，聽到主人家堂上有客人彈吉他，走來走去捨不得離開。常常張口就說：「那吉他的聲調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侍候的人把高漸離的話告訴主人，說：「那個庸工懂音樂，私下說是道非的。」主人就叫高漸離到堂前彈吉他，滿座賓客都說他彈得很好，賞他酒喝。高漸離考慮到他長久隱姓埋名，擔驚受怕地躲藏下去沒有盡頭，便退下堂來，把自己的吉他和衣服從盒子裡拿出來，變裝整容來到堂前，滿座賓客大吃一驚，離開座位用平等的禮節接待他，尊他爲上賓。請他彈吉他唱歌，賓客們聽了，沒有不被感動得流著淚而離去的。宋子城裡的人輪流請他去做客，這消息被秦始皇聽到。秦始皇召令進見，有認識他的人，就說：「這是高漸離。」秦始皇憐惜他擅長彈吉他，特別赦免了他的死罪。於是薰瞎了他的眼睛，讓他彈吉他，沒有一次不說好。漸漸地更加接近秦始皇。高漸離就把鉛放進吉他裡面，再進宮靠近秦始皇的時候，趁機拿吉他砸他，沒有砸中。於是秦始皇就殺了高漸離。終身不敢再接近從前東方六國的人了。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魯句踐聽到荊軻行刺秦王的事，私下說：「唉！太可惜了，他不講究劍術啊，我太不瞭解這個人了！過去我呵斥他，他就以爲我不是同路人了。」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 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太史公說：社會上談論荊軻，當說到太子丹的命運時，說什麼「天上像下雨一樣落下糧食來，馬頭長出角來！」這太過分了。又說荊軻刺傷了秦王，這都不是事實。當初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交遊，都知道這件事，他們告訴我的就像我記載的。從曹沫到荊軻五個人，他們的俠義之舉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他們的志向意圖都很清楚明朗，都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名聲流傳到後代，這難道是虛妄的嗎！

學生問題討論

Q：您最欣賞的刺客是哪位？？請說明理由

蘇謙宇、吳宗凌、黃咨融：聶政，因爲它爲了保護嚴仲子跟他的親人的安穩，爲了不洩漏她的身分，不惜「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陳又仕：豫讓，他的朋友叫他去詐降，可是被拒絕表示他重視道義。另外就是要活著去面對問題。其實比自殺還要痛苦。

徐姿榆：荊軻，他其實有計畫要怎麼做，但是由於太過聽從燕太子丹而忽略了大事。

張詠琳：荊軻，因爲他在面對秦王的時候還是很冷靜，完全不畏懼，只專注在自己的使命上。

王俊智：聶政，因爲他情操太偉大了，孝順家人又重義氣。

吳振獻：豫讓，因爲他很誠實，襄子在廁所問他，他就誠實的講出來，在橋下時也很誠實的承認自己就是豫讓。

張家瑋：聶政，因爲它會想到他的家人，顧全家人，而且敢用刀子將自己毀容，爲別人留一條後路。

江枚芸：荊軻，因爲他面對勢力強大的秦王還是很冷靜，相對於和他一起過來的秦武陽，更顯現他的從容不迫。

彭惠娟：曹沫，因爲他不浪費一兵一卒，利用機智把失地搶回。

陳冠宇：豫讓，有自己的行事原則，不會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楊凱鈞：荊軻，他壯烈犧牲的形象。

黃依苓：荊軻，他勇敢完成他的任務。

洪仕徨：荊軻，他最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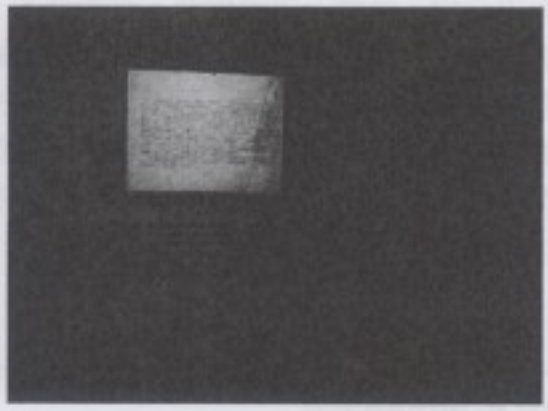
黃靖宜：都不喜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爲一些不值得的事犧牲自己的生命。

張嘉汶：都不喜歡，特別不喜歡荊軻，個性太衝動。

課堂剪影



學生上課情形



學生黃愷威上台報告刺客列傳



小組討論情形



老師講述刺客列傳文本

（十二）演講：《史記》史料學——資料檢索與運用	
時間：12/01	主講人：
主持人：黃敬家	王國昭
閱讀教材： 演講者自編講義	
本週爲演講週，相關教材詳見附錄掃描圖檔、PPT 簡報檔。	

課堂剪影



黃敬家老師主持演講



王國昭老師演講情況



師生聽講情況



學生周婉茹上台發問

（十三）演講：〈選擇、想像與真實：司馬遷心中的那把尺〉	
時間：12/08	主講人：
主持人：黃敬家	賴亮郡
閱讀教材： 《史記—吳太伯世家》，演講者簡報檔	
本週爲演講週，相關教材詳見附錄掃描圖檔、PPT 簡報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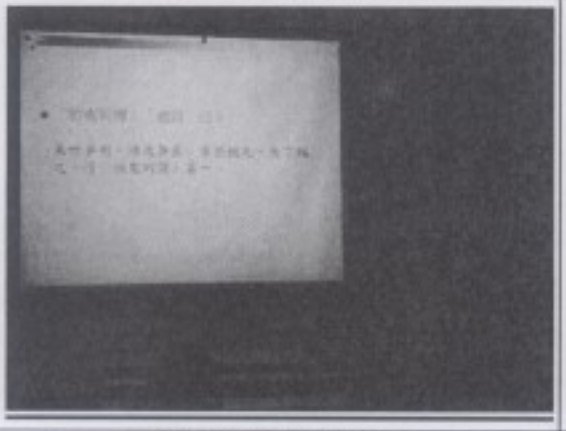
課堂剪影



學生聽講情形



賴老師演講情況



賴老師講述 PPT



最後分享發問討論

（十四）演講：從《左傳》到雜劇－趙氏孤兒的本事與新編	
時間：12/15	主講人：
主持人：黃敬家	許秀霞
閱讀教材： 演講者簡報檔	
本週爲演講週，相關教材詳見附錄掃描圖檔、PPT 簡報檔。	

課堂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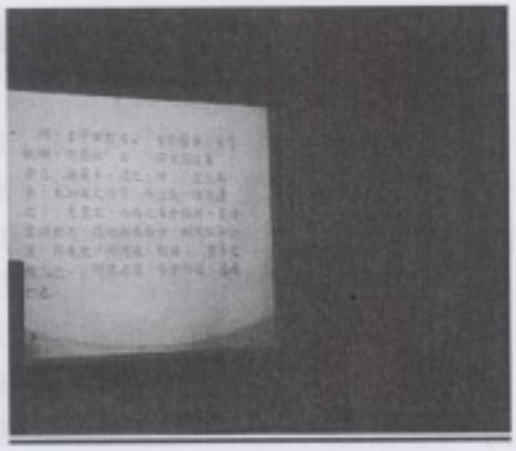
黃敬家老師主持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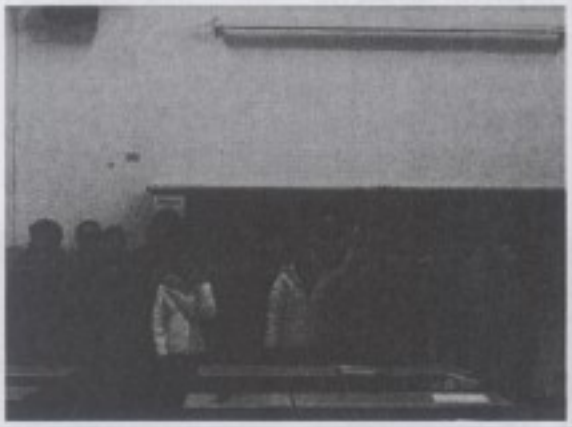
許秀霞主任演講實況



學生聽講情形



許秀霞主任帶學生看 PPT

<table>
<tr><td colspan="2">（十五）期末終曲：期末考試</td></tr>
<tr><td>時間：100/01/12
主讀人：黃敬家</td><td>期末考試、問卷填寫、心得分享</td></tr>
<tr><td colspan="2">課程模式：
透過期末考試，檢驗學生這學期所學，並且填寫期末問卷、分享修課心得，並提供適當的建議給予授課老師，以作爲下一次開課的修正模式。</td></tr>
<tr><td>  </td><td>  </td></tr>
<tr><td>課程結束大合照</td><td>學生填期末問卷情形</td></tr>
</table>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本課程希望能透過關於《史記》的四大主題篇章的研讀討論，漸次了解司馬遷及其時代，楚漢之爭中人性與形勢的變化，以及史遷對不同階層的特殊人物的評價，使學生透過敘事性傳記文本的研讀，培養對古典傳記的閱讀興趣，提升古典語文閱讀能力，並從傳主的生命歷程的體會，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方向，找到自己內在的生命典範。透過分組單元討論讓學生在思辨中相互激盪不同的評價人物的視角，和看待事件的觀點，養成學生更多元更寬廣的觀看歷史的眼光和心胸，同時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和論述邏輯的能力。

並且，從《史記》的閱讀中，掌握傳記書寫的技巧，透過期末人物傳記的創作練習，讓學生實際經歷傳記創作所必須預作的準備和資料的蒐集，發揮想像，完成他人生命圖景的拼圖；透過課程學習，以及教學網站的成果分享，帶動校園

傳記閱讀的風氣。

本課程進度大體皆按照原訂之教學進度進行，僅因爲校外專家演講時程調整之故，而略有更動。每週的上課內容，皆於次週之前公布於教學網站上，學生對於課程的內容大致反應良好，學生尤其對於每篇傳文學讀之後的「歷代史記專家評論」、「文本問題討論」這兩個部分的反應最爲熱烈。唯學生普遍認爲課程進度太快，討論的時間亦感不足，許多同學反應熱烈的議題，無法讓大家有充裕時間暢所欲言。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教學助理之角色爲協助課程之進行，帶領課堂討論，以及教材之編印、批改學生作業等。由於本校目前僅有兒童文學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二所有博士班；而與本課程最有相關之研究所則爲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然經甄選，未覓得合適人選。是以本課程之教學助理乃爲華語文學系畢業，目前在區域所碩士班就讀的學生。由於教學助理僅爲碩士班一年級學生，較無法參與或者帶領各組學生的討論，僅能由教師自己帶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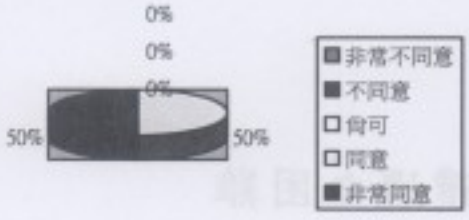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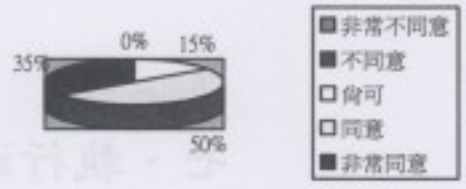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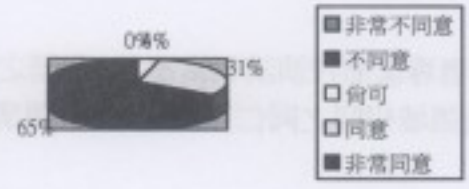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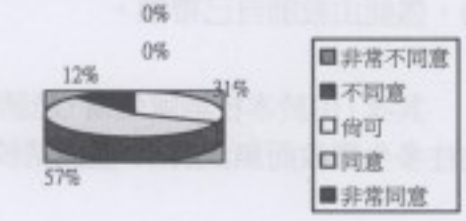
其次，由於本校地處偏遠，邀請校外學者專家蒞校演講相當不易，聯繫之後，往往多生變故而無法前來，僅能請校內學術領域相關之同仁協助，進行專題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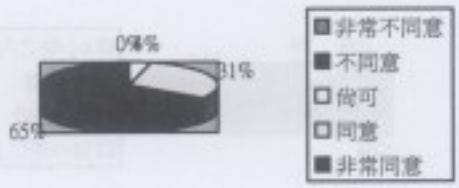
八、改進建議

華文系三年級學生因爲過去所修的古典文本有限，古文的閱讀能力明顯不足，在帶領同學消文方面，往往花費太多時間，而影響到討論的時間。若要兼顧細讀，以提升學生的古文閱讀能力，未來課程安排上，以兩週讀一篇傳文，時間較爲合適從容，才能有更多的時間，讓學生進行他們反應最熱烈的問題討論的部分，甚至某些議題可以有時間讓學生以書寫的方式發表，以訓練其文字表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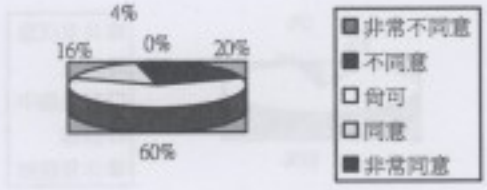
九、課程問卷統計圓餅圖

1.課程內容與架構

1-1 授課內容與授課大綱符合教學目標	1-2 整體而論課程內容豐富而充實
	
(50%同意，50%非常同意)	(35%非常同意，50%同意，15%尚可)
2、教師授課狀況	
2-1 老師上課注意同學的反應並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及發表意見	2-2 老師妥善安排課程內容、進度與時間，並能切實執行
	
(65%非常同意，31%同意，4%尚可)	(12%非常同意，57%同意，31%尚可)
3、同學間課堂討論與互動	
3-1 藉由與他人分享觀念與看法，使自己對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3-2 我會在下課後和同學進一步討論課堂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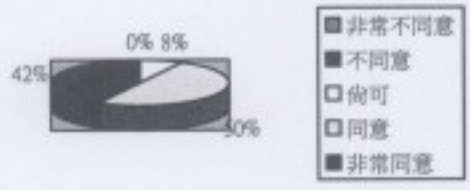
(46%非常同意，54%同意)



(4%非常同意，16%同意，60%尚可，20%不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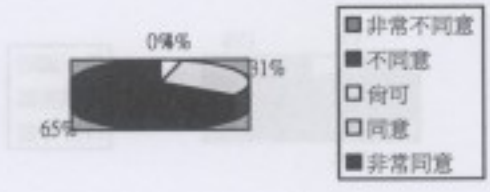
4、課堂報告與作業內容

4-1 我覺得指定的報告有助於我在課程上的學習



(42%非常同意，50%同意，8%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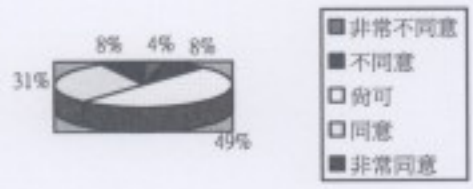
4-2 我覺得同學的報告內容有助於我對課程瞭解



(65%非常同意，31%同意，4%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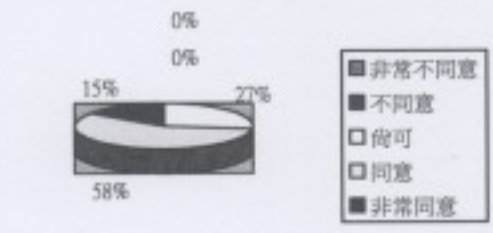
5、自我評量

5-1 對於課堂中探究議題不甚了解時，我會利用課後自行尋找補充資料研讀



(4%非常不同意，8%不同意，49%尚可，31%同意，8%非常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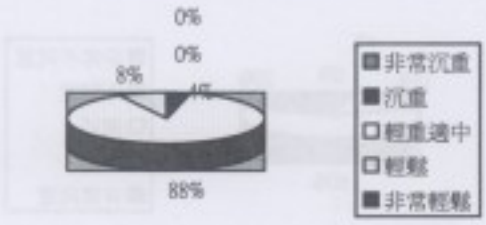
5-2 經過這個課程的學習，我願意再自行接觸與本科相關或進階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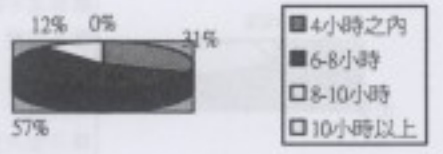
(15%非常同意，58%同意，27%尚可)

5-3 我覺得這門課的課業負擔是：1非常沉重　2沉重 3輕重適中 4輕鬆　5非常輕鬆

5-4 我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預習或複習本課程：14 小時之內 26-8 小時 38-10 小時 4 10小時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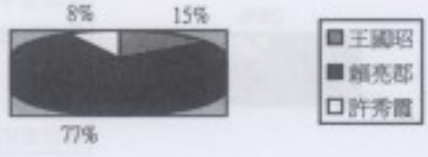


(8%輕鬆，88%輕重適中，4%沉重)



(31%4 小時之內，57%6-8 小時，12%8-10 小時)

5-5 三次專題演講活動，我比較喜愛或感覺受益較多者爲： 1 王國昭 2 賴亮郡 3 許秀霞



(77%賴亮郡，15%王國昭，8%許秀霞)



《史記・項羽本紀》全文段落主題

一、 記述楚國貴族項梁叔姪的流亡生活。側重於項羽的膽學尚勇和伺機稱霸的雄心。(p.1~6)

二、 記述項梁叔姪擁立楚懷王。側重項羽在鉅鹿之戰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成爲諸侯上將軍。這是項羽取得輝煌勝利的時代，儘管有不少錯誤，但不愧爲英雄。(p.6~8)

三、 寫項羽入關，胸無統一大計，不用范增良謀，醉心於霸王稱號，陷入以劉邦爲主的諸王圍攻之中。這是項羽一生事業的轉折點。以前是諸侯反秦，以後則是爭奪地位的楚漢戰爭了。其中所寫之鴻門宴是史記中的藝術成就。(p.14~19)

四、 寫項羽在楚漢戰爭中由強到弱，直至最後兵敗自殺的全過程。司馬遷的同情是在項羽一方，但他把項羽失敗的原因也寫的極爲清楚，項羽的悲劇命運是不可避免的。(p.23~32)

五、 太史公論贊，是司馬遷的議論，比較全面客觀的評價項羽的功過。(p.39)

西楚霸王項羽

- 名籍，字羽
- 年少時曾學習書法不成，又學劍，仍不成。
- 立志要學「萬人敵」（就是能抵擋一萬人的本領）
- 從叔父學兵法。
- 但僅「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羽身高八尺，力能舉鼎，年青時志向遠大

項羽的形象

一、好勇鬥狠

◎不好讀書、尚勇好武。

◎身長八尺，力能扛鼎。

◎觀秦始皇渡錢塘江，云：「彼可取而代也」

◎殺會稽郡守殷通

◎殺卿子冠軍宋義

◎楚漢於廣武間對峙時，要求單獨與劉邦決雌雄。

二、對敵殘暴

◎項羽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

◎攻城陽，屠之。

◎爲免秦降吏不服，不聽號令，命黥布、蒲將軍阬秦卒二十餘萬人。

◎統領三萬精兵攻打漢軍，節節逼迫漢軍，至使漢軍十多萬人死於睢水，阻塞睢水的流動。

◎燒殺紀信。

◎欲烹太公。

三、不納謀臣

◎不納范增鴻門宴上殺劉邦之建議，縱放劉邦，鑄下失誤。

◎中劉邦離間之計，致使范增憤而告老還鄉。

◎放棄關中，留念家鄉，無統一大計——說者諫項王：「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卻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四、親上戰線

◎於鉅鹿之戰，破釜沉舟，率軍馳騁沙場，英勇殺敵。

◎領三萬精兵，擊潰五十六萬漢軍。

◎劉邦攻下三秦；韓信打敗齊、趙，自立爲齊王；彭越攻下梁地，反楚。項羽驚慌，遂令海春侯曹咎等人守在廣武澗旁。他親自率軍攻打彭越，再回來與曹咎會回。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漢書項羽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從這裡可以看出漢書資料源於史記但是對史記的記載做了縮減而顯的簡單概要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蕆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漢書項羽傳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蕆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漢書沿襲了史記

- 漢書取消了史記書中項羽本紀而將項羽編排進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
- **《史記》**爲紀傳體通史，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大類**；其史「本紀」、「世家」、「列傳」都是「傳」的性質，只是所述人物的社會地位不同而已。
- **《漢書》**的例，多繼承《史記》而來，全書爲紀、志、表和列傳**四類**。《史記》的「本紀」是以朝代或帝王爲主，按年月記一國之大事，詳述帝王之興廢爲全書的總綱，是以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共有十二本紀。此外，「世家」是專記諸侯世系活動的，也是以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史遷立「世家」的標準，不在年代之久與論封地之大小，而是在乎有功或德於天下。
- **《漢書》稱「紀」不稱「本紀」，共十二篇，「紀」是專記皇帝事跡。班固的標準是只有帝皇才可以立紀，因而楚漢相爭時期的項羽及西漢以後的王莽，僅置於「列傳」**

悲劇式的人物---項羽登場

- 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今錢塘江）時，項羽見其車馬儀仗威風凜凜，便脫口而上：「彼可取而代也。」秦二世元年（前二０九），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振臂一呼，揭竿而起，項羽隨項梁在吳中舉兵響應。二十四歲的項羽，被人民起義的急風暴雨推上了歷史舞台。



史記項羽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項知之耳。」梁乃出，誡項梁佩劍刺外持，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謂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遍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漢書項羽傳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歬曰：「屬大子楚將亡命，唯足下計！」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謂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殺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擾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論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辟籍，以故不任公。」系乃俛伏。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

從這裡可以看出史記與漢書部對話部份是引用史記寫歷史，漢書採取敘述方式呈現歷史

鉅鹿之戰 ---破釜沉舟

- 定陶之戰後，秦軍北渡黃河，攻打起義的秦的趙王歇和張耳，將都軍鉅鹿於巨鹿（今河北平鄉）。楚懷王任命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率兵救援。宋義和范增（今河南安陽）、沛縣（今江蘇沛縣）。使兵前不前，中兵四十六天。當時，恰逢連續，糧食缺少，軍吏怨聲載道之中。項羽當機立斷，殺了宋義，迫使楚懷王任他爲上將軍，並命他立即渡河北上救趙。
- 秦軍北渡黃河，攻打起義的秦的趙王歇和張耳，將都軍鉅鹿於巨鹿（今河北平鄉）。楚懷王任命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率兵救援。宋義和范增（今河南安陽）、沛縣（今江蘇沛縣）。兵前不前，中兵四十六天。當時，恰逢連續，糧食缺少，軍吏怨聲載道之中。項羽當機立斷，殺了宋義，迫使楚懷王任他爲上將軍，並命他立即渡河北上救趙。

項羽率軍渡過漳河，向南與秦軍展開激戰。他先擊破秦軍一部，繼而率領二萬精兵渡河，切斷秦軍運糧通道，隨後親率主力攻擊王離，繫沉船隻，毀壞炊具，燒掉營舍，每人只帶三天口糧，以此表明決戰「破釜沉舟」的由來。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2MTM.html

史記項羽本紀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故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遂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漢書項羽傳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並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漢書省略部分史記用，但是句意上大體與史記所記相符

史記項羽本紀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漢書項羽傳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史記項羽本紀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漢書項羽傳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驩，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驩，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驩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史記項羽本紀	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漢書項羽傳	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史記項羽本紀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漢書項羽傳	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巨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巨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巨鹿北，所謂河北軍也。

史記項羽本紀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漢書項羽傳	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征，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巨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國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趙食，與並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譽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

史記項羽本紀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侯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 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漢書項羽傳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

史記項羽本紀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陽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漢書項羽傳	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並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

- 項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楚軍個個勇猛殺敵，一以當十，九戰九捷，大敗秦軍 ，俘獲秦將王離，殺死秦副將蘇角，迫使秦副將涉間自殺，解了巨鹿之圍。在項羽軍與秦軍激戰時，各路諸侯援軍卻縮在壁壘上觀看，不敢參戰。戰鬥結束後，項羽召集援軍將領，他們「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成了諸侯軍的統帥。

史記項羽本紀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漢書項羽傳	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巨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巨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巨鹿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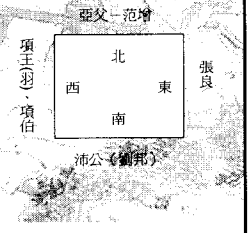
- 項羽乘勝追擊，秦軍節節敗退，軍心渙散。章邯見大勢已去，率二十萬秦軍投降了項羽。項羽卻在西進途中，在新安城（今河南澠池東）下令將這二十萬降卒全部坑殺。這時，另一路起義軍劉邦乘秦軍主力被項羽牽制在巨鹿，關中空虛，占領了咸陽。
- 項羽大爲不滿，率軍破關而入，進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北）。當時項羽軍四十萬，劉邦軍不足十萬，雙方力量懸殊。劉邦自度力量不敵項羽，便採納張良計策，拉攏項羽叔父項伯，親自到鴻門請罪。 →鴻門宴

史記項羽本紀	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漢書項羽傳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史記中的藝術成就—鴻門宴

中國傳統室內禮節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牆前鋪席，坐在席上面向東，即所謂東向坐。其次是在北牆前鋪張席，面向南而坐。再其次是在南牆前席上面向北而坐。最卑的位置是東邊面朝西的席位。

1. 時間：秦二世四年
2. 地點：鴻門（今陝西臨潼）
3. 主要人物：
(1)項羽
(2)劉邦
(3) 范增：項羽之謀臣
(4) 張良：劉邦之謀臣
(5) 曹無傷：向項羽告密
(6) 項伯：向張良告密
4. 人物對比：
項羽與劉邦：雙方兩位首腦
范增與張良：雙方兩位智囊
項莊與樊噲：雙方兩位武士
項伯與曹無傷：雙方兩位奸細



- 鴻門宴上，觥籌交錯中閃爍著刀光劍影。項羽的謀士范增幾次舉起所帶玉塊，暗示項羽殺死劉邦，項羽卻優柔寡斷，被劉邦借故逃脫。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的故事。項羽依靠強大兵力，暫時壓制劉邦。

鴻門宴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8729351_vid-MzgOOTg2Mjg.html

史記中的鴻門宴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史記中的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史記中的鴻門宴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三]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漢書項羽傳中的鴻門宴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在漢書高祖本紀中的鴻門宴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也。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父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按：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項羽入咸陽

- 引兵進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挾其軍事上的餘威，以諸侯上將軍自居，發號施令。他自立爲西楚霸王，取梁、楚之地九郡（占有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南部分地區），定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同時又割地封王，分封了十八個諸侯。封劉邦爲漢王，王漢中、巴蜀，企圖限制劉邦勢力的發展，使其不得東進。結果養虎貽患，導致漢軍勢力日後捲土重來。

史記項羽本紀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漢書項羽傳	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沐猴而冠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3MjU.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漢書項羽傳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

分封諸侯

- 由於項羽分封不公，引起諸侯和功臣不滿。先是田榮據齊反楚，項羽急忙率軍討伐，劉邦便乘隙東進。公元前208年八月，漢軍從漢中潛出故道，打敗項羽所分封的秦地三王，迅速東進，直抵陽夏（今河南太康）。接著，又乘項羽與齊軍交戰之際，一舉攻入楚都彭城，羽急忙率三萬精兵還救彭城。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此段即爲項羽分封各諸侯之情形

漢書項羽傳

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可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

史記項羽本紀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殺擊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漢書項羽傳

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並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並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

彭城之役---楚河漢界

- 此時，劉邦仗恃兵多將廣，麻痺輕敵。項羽軍則收復失地心切，鬥志旺盛。三萬楚軍在項羽率領下，出山東經胡陵（今山東魚台東南）趨蕭（今江蘇蕭縣西北），直抵彭城漢軍側背。戰鬥從拂曉開始，楚軍勇猛頑強，邊打邊衝。到了午時，已將漢軍打得大敗。楚軍追到彭城東北的泗水，漢軍紛紛落水，死者十餘萬。漢軍向南方山地潰逃，楚軍追擊至靈壁（在今安徽省）以東的睢水上，又殲滅數十萬人。劉邦只率數十騎逃出重圍，連妻子呂雉和父親太公都作了項羽的俘虜。

史記項羽本紀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怒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漢書項羽傳

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丑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齊國爲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並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降卒，系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史記項羽本紀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漢書項羽傳

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鼓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後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窳窴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

彭城之役---楚河漢界

- 彭城之役後，項羽乘勝進軍，在京邑、索亭間（滎陽西、南）同劉邦打了一仗，結果被阻於滎陽以東。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兩年之久。這期間，劉邦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指導，扼守成皋，在持久戰中消耗對方實力，伺機反擊；項羽找劉邦決戰，又急攻不下。
- 此後楚漢兩軍在今河南省地區成拉鋸局面，然而韓信所率漢軍在黃河以北地區屢勝，彭越也率領部眾侵擾楚軍後方，糧草被斷絕，形勢開始對項羽不利。
- 前203年，楚漢議和，平分天下，以鴻溝爲界，西歸漢，東歸楚。項羽率軍東歸，劉邦不久背約，出兵攻楚。劉邦約定韓信及彭越合擊項羽，可是二人卻按兵不動，結果劉邦在固陵被項羽打得大敗。劉邦一方面固守，另一方面以事成後裂土封王利誘韓信及彭越出兵，終於使他們帶兵會合劉邦

：出關反覆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U.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濊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書項羽傳	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風水輪流轉

- 彭城一戰，項羽決策果斷，迅速率精兵回救彭城，出敵不意，擊潰漢軍數十萬之眾，是戰史上以少勝多的範例。
  彭城之役後，項羽乘勝進軍，在京邑、索亭間（滎陽西、南）同劉邦打了一仗，結果被阻於滎陽以東。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兩年之久。這期間，劉邦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指導，扼守成皋，在持久戰中消耗對方實力，伺機反擊；項羽找劉邦決戰，又急攻不下。雙方力量對此發生了根本變化，漢軍由弱變強，項羽由強變弱。

史記項羽本紀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
漢書項羽傳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

被阻於滎陽以東

垓下之圍---四面楚歌

- 雙方力量對此發生了根本變化，漢軍由弱變強，項羽由強變弱。漢高帝五年（前202），劉邦發兵向項羽發動總攻，在垓下把項羽軍團團包圍。此時，十萬楚軍已兵疲糧盡，士氣低落。夜間又聽到漢軍在四面唱起了楚歌。項羽大爲吃驚，便借酒澆愁，慷慨悲涼地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干，虞兮虞兮若奈何？」唱罷飛身上馬，帶領八百騎突圍南去。來到東城（今安徽定遠東南），只剩二十八人。他想東渡烏江重整旗鼓，又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奮力拚殺一陣，遂橫劍自刎而死。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Y.html

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剞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漢書項羽傳	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烏江自刎

- 勝敗兵家事不期
-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 捲土重來未可知

史記項羽本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漢書項羽傳	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 項羽是一位超群的軍事統帥。他能征善戰，戰場上豪氣蓋世，叱吒風雲。巨鹿之戰，項羽破釜沉舟，以寡擊眾，全殲秦軍主力，客觀上爲劉邦進入咸陽，推翻秦朝創造了條件。楚漢戰爭中，破田榮，救彭成，救滎陽，奪成皋，一生大戰數十次，多獲勝利。古人稱他　百戰百勝之才
- 烏江：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TA.html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趁埶（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論項羽之敗

-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 　http://www.56.com/w72/play_album-aid-6729351_vid-Mzg0OTg4ODA.html
-

- 1.背關懷楚:即是說放棄了關中這一戰略要地，只是念念於「衣錦榮歸故鄉」，甚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躊躇滿志之情溢於言表，格局不夠閎深開闊，局限西楚，未能放眼天下，甚至以天下蒼生萬民百姓爲念
- 2.放逐並殺害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
- 3.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迷信自己氣力武功而不學古代聖君以德感人。由於項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傳統，即英雄時代的傳統，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國家動盪之際，他可以憑藉武力"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後，卻不可能"馬下治天下"，於是失敗也就成了必然的邏輯。

4.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即使於烏江兵敗自刎，仍然認爲乃「天亡予，非戰之罪也」，始終未覺悟自己過於自信的種種性格弱點及戰略政略的失當，卒埋下失敗的伏筆，缺乏反省卻將責任歸諸於天，連司馬遷都覺得項羽「予智自雄」徒恃勇武缺乏謀略過了頭了。

- 司馬遷確實寫出了項羽身上種種性格的弱點，但這主要並非反映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爲突出人物的某種個性和避免敍事的重覆，首創了"互見法"。就寫人說，即將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經歷的重要事件寫在本人的傳記中，次要性格寫在相關的別人的傳記中。以項羽爲例，項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至於他性格的其他弱點，則見於《高祖本紀》、《淮陰侯列傳》等作品中。
-

- 《史記》寫人，不是採用流水賬形式記述與主人公有關的所有事情，而是通過剪裁取捨，選寫突出人物的突出方面。例如項羽從興兵反秦到烏江自刎，身經70餘戰。而《項羽本紀》只重點寫了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戰三個突出事件，著意表現項羽的蓋世英姿、悲劇性結局。以及他的武勇威

漢書班固論項羽

-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

-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 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頓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籓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心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蹋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向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的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項羽本紀》以描繪項羽這一人物的形象、刻劃這一人物的性格爲主，同時也生動地敘寫了戰爭。披卷讀之，既可以聞見戰場上的血腥，聽到戰馬的嘶鳴和勇士們的猛吼，又可以看見項羽披甲持戟，嗔目而叱，大呼馳下，潰圍，斬將，刈旗的神態與身影。《項羽本紀》正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寫人，在寫人的過程中寫戰爭，二者相得益彰。戰爭因人物而生動、壯觀，人物因戰爭而更顯生動、奇偉。

《項羽本紀》在刻劃人物性格方面，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項羽少時的粗疏學淺，長大以後的勇力過人，只是略略幾筆帶過，直到消滅秦軍主力、扭轉戰局的巨鹿大戰，破釜沉舟，威震諸侯，也還只是從側面用筆，通過寫諸侯軍的觀望、恐懼、畏服，把一個鐵骨錚錚的八尺大漢頂天立地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在進行粗線條的鉤勒，有意地誇張了整體之後，司馬遷便抓住了幾個點睛處，工筆細描，刻意求精。鴻門宴場面的極力鋪排，垓下之圍悲劇氣氛的縱筆渲染，烏江自刎時神態的精雕細刻，都寫得活靈活現，有形有神，有言有情，形與神、言與情融合一體。

比較「司馬遷」和「班固」筆下的項羽

- 《史記》一書敢評帝王權貴，凡品格高尚的，不論其身份高低，均予以肯定的評價；然《漢書》受詔而著，班固站在儒家正統思想的立場上，缺少司馬遷的精神，以致於班固將項羽列於「列傳」，有別於《史記》的〈項羽本紀〉。
- 《史記》中贍炙人口的鴻門宴部份漢書僅一言帶過，反觀在高帝本紀詳述，可推測《漢書》是以劉邦為鴻門宴之主角。
- 《史記》裡以項王相稱，《漢書》卻只言「羽」，可知班固的立場並不承認項羽的王業。
- 《漢書》中描寫項羽的文字較《史記》精簡。

・但就整體來說《史記》與《漢書》中對於項羽得描述與贊文大致相同・

史記善用的手法

善於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刻劃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特點非常突出

劉邦	項羽	陳涉
在咸陽看到秦始皇時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在會稽看到秦始皇時說：“彼可取而代也	揭竿而起進行反秦鬥爭時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常運用典型詞語描述情節的演進與發展

攻破武關後→秦人喜 進入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秦人大喜 劉邦不接受老百姓犒勞軍隊的物品→秦人又益喜”。隨著劉邦在關中的進展，作者用“喜”、“大喜”、“益喜”表現了秦人對劉邦的擁護態度日漸加深	進入關中，“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個“大”字寫出老百姓對項羽完全失去信任與希望，“恐”與“不敢”寫出項羽僅憑威勢脅迫老百姓屈從。僅僅幾個關鍵詞語，把人心向背極其清楚地反映了出來。	

史記漢書的異同

- 1.立場方面
- 2.體例方面
- 3.文筆方面
- 4.觀點的不同
- 5.取材方面
- 6.治學精神的不同
- 7.風格方面

	史記	漢書
體制相異	通史	斷代史
取材不同	雅俗並收，所以有許俗風語，有異事說異聞	重典雅之文，所以書中多載各種經術文章及詔誥，多取諸現成文獻
治學精神不同	崇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恪守儒家正統觀念
風格不同	《史記》筆含感情，有慷慨之氣，如<項羽本紀>在鉅鹿之戰時氣吞山河，而垓下之戰四面楚歌，呈現的卻是悲壯氣氛，把項羽寫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筆法而言	活潑變幻，揮灑自如，筆墨酣暢，富豪放遒豪放，富贍廣闊雄偉，不拘一格	細緻工整，組織嚴密
文字不同	司馬遷兼筆重言，兼取口語，故行文多用散句。	因工麗賦，整齊飾，所以書中好用古字，喜做偶飾，駢偶多而散行少。
	私著	官著
	思想偏于黃老，在書內充滿憐心民生疾苦和批評帝王靡費的觀念，並且揉雜各家學說，全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	站在儒家的正統學說的立場爲朝廷服務。
	紀傳體通史 它上起黃帝，下至漢武	斷代史 上起堯舜，下至王莽
	敢行爲主，而兼有風意	謹於辭章，爲六朝文體所祖
	疏宕有奇氣，筆力矯健	條貫整飭簡麗，敘事委曲
	文直而事覈	文贍而事詳

《史記》對後世的影響

- 史學方面：《史記》創立了紀傳體史書體裁。這種體裁以帝王爲中心記載歷史，適應了封建社會君主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有利於君主獨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強，同時各體反映之社會的可以容納豐富的內容，創始後，會的各個方面。所以，創成唯一爲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的模式，後世史家修撰官定“正史”

《史記》的思想傾向

- 政治上
- 司馬遷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主張任賢施仁，反對酷吏暴政。
- 哲學上
- 對天人關係的認識。司馬遷的認識論，有承認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

《漢書》的思想傾向

- 新儒學作爲主導思想，使天人感應、五德終始等觀點充斥於《漢書》之中。例如在《高祖本紀》最後的“贊”語中，概述自堯到劉邦的世系延續，用來證明劉邦是古代聖賢帝王的後人

《漢書》對後世的影響

- 史學上
- 班固首創紀傳體斷代史，並將《史記》的本紀表、世家志、列傳五體成爲改革傳統的基本史種，固持又、代紀家思想，《五體班堅時體古帝王授記，將傳四。，同史國實地爲後世，並列傳局準，的中。編纂學產生，、、格標觀樣對響
- 文學上
-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史傳記文學的典型作品，對而且宋作傳潔典雅，文學作偶作品，對唐宋的文運動，後世散文大，作品的創作，古文發展都有很大影響。

參考資料

- 史記
- 漢書
- 網路資料：
- 中國通史—史記漢書項羽部分比較
- http://student.ndhu.edu.tw/~u9103006/homework6.htm
- 消滅暴秦—「楚漢相爭」之西楚霸王“項羽”
-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7/03/2007033110415419.pdf
- 蕭堯藝文網
- http://www.xysa.net/a200/h350/03houhanshu/t-index.htm

第二組

蘇謙宇
陳又仕
吳宗凌

史記、漢書
敘劉邦

劉邦生平

- 西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之皇帝，字季，漢朝（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爲太祖，通稱高祖，謚號爲高皇帝，所以史稱太祖高皇帝、漢高祖或漢高帝。出身平民階級。起兵反秦時，稱沛公，秦亡後，被項羽封爲漢王。

- 早期生涯
- 反秦戰爭
- 楚漢相爭
- 建立漢朝
- 封賞功臣
- 定都關中
- 新築長安
- 白登之圍
- 高歌《大風歌》
- 去世

大風歌

大風起兮 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品評

這首詩是漢高祖劉邦在稱帝後第七年返回故鄉時創作的。劉邦作爲一位馬上得天下的開國君主，《大風歌》正是他英雄本色的顯露。詩中既有對往昔“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戎馬生涯的追憶，又有對今日“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的無限感慨，還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深沉思謀。《大風歌》每句都押腳韻，“揚”、“鄉”、“方”的尾音悠揚，具有高亢的效果。全詩節奏有力，旋律單純，與它的內容很協調。

三句，二十三個字，將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的複雜情懷表達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語言古樸，不事雕繪，但是在辭彙的運用上很有特點。大風、飛雲、猛士，這些形象都給人以強烈的動感，極其準確地渲染出秦末天下激蕩的時代氣氛，在讀者眼前展現出一幅滄海橫流、群雄逐鹿的歷史畫面，而作者本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大風”、“飛雲”、“猛士”這類具有飛動之勢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作者叱吒風雲的氣概，而“海內”、“故鄉”、“四方”等開闊形象則使人感受到作者恢宏的氣度。這兩組藝術形象的融和，構成了《大風歌》雄渾深沉的韻調。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准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漢書 高帝紀第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准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延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徭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市井之徒

比喻平凡庸俗的人。

相近的成語：
屠狗之輩、樊噲之徒、市井小人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後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後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餔之。老父相呂後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後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漢書 高帝紀第一	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餔之。老父相後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後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亦盡縱之，因釋縱酒，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裏，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亡縱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裏，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斬白蛇起義

- 當時劉邦故里有一條巨蛇，而那條蛇傳說又爲白蛇娘娘之子，會吃人造成人心惶恐，而張良提議把這巨蛇殺掉以取的民眾的心，於是劉邦想辦法殺了白蛇，而張良又流傳出一些謠言，說赤帝殺白帝以未來領袖等謠言，而剛好當時劉邦殺白蛇取民心，接而起義！
- 按後世十二生肖的說法，劉邦屬蛇，俗稱"小龍"，《史記》和《漢書》這樣記載他的出生：劉母在大澤邊睡覺，夢見與天神相遇。當時雷鳴電閃，天昏地暗。劉父跑去找劉母，見到一條蛟龍盤繞在妻子的身上。從此，劉母便懷孕了，後來生下了劉邦。
- 劉邦的身上於是蒙上一層神秘色彩，據說後來他在逃往芒、碭途中，拔劍斬了一條巨蛇，然後看見一個老婆婆坐在路邊放聲痛哭。問她哭的原因，她說："我的兒子是白帝子，變成了一條蛇，躺在路當中，結果被赤帝子殺了，我怎麼能不哭呢？"說完，那老婆婆就不見了。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呂後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後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原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當之。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後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後，後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州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楮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禦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秦軍複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章邯複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巨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範增爲末將，北救趙。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範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原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秦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城陽與杠裏，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並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並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爲裏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

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酈食其

- 高陽酒徒
- 漢代酈食其欲投效劉邦，被誤以爲儒生而遭拒，遂自稱爲高陽酒徒，始被劉邦所用。典出史記・卷九十七・酈生傳。後泛指好飲酒而放蕩不羈的人。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陳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 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逾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論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約法三章

- 韓信被任命爲大將軍後，曾與漢王縱論天下。一是任用天下英勇善戰的人才，用天下的城邑分封給有功之臣，這樣才可以所向披靡；二是以正義之師，順從將士東歸的心願，這樣戰無不勝。三是漢王進入武關，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的苛酷法令，與秦地百姓約法三章，秦地百姓沒有不想要大王在秦地做王的。四是根據諸侯的成約，漢王理當在關中做王，關中的百姓都知道這件事。因此如果漢王發動軍隊向東挺進，只要一道文書三秦封地就可以平定。漢王聽了韓信的分析，特別高興，這才相信蕭何之言，認爲得到韓信太晚了。於是自此聽從韓信的謀劃，部署各路將領攻擊的目標。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且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論項羽，項羽乃止。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征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複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範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樊噲、靳強、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門範增。增怒，撞其門，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鴻門宴

- 鴻門夜宴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詳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于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于南鄭，是遷也。吏卒畢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三秦易並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複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田榮聞羽徙齊王市于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巨野，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並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並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 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並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複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複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後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 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後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己，從田榮借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 公元前206年，已逐步強大起來的劉邦，派大將軍韓信出兵東征。出征之前，韓信派了許多士兵去修復已被燒燬的棧道，擺出要從原路殺回的架勢。關中守軍聞訊，密切注視修復棧道的進展情況，並派主力部隊在這條路線各個關口要塞加緊防範，阻攔漢軍進攻。
韓信「明修棧道」的行動，果然奏效，由於吸引了敵軍注意力，把敵軍的主力引誘到了棧道一線，韓信立即派大軍繞道到陳倉（今陝西寶雞縣東）發動突然襲擊，一舉打敗章邯，平定三秦，爲劉邦統一中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 劉邦問韓信說：「你看我能帶多少兵？」韓信說：「恐怕不能超過十萬！」劉邦有自知之明，聽到這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但是他很好奇，於是問了一句話：「那你又能帶多少兵？」韓信回答：「多多益善！」
- 劉邦聽到這個回答不自覺地笑了起來，問說：「那你怎麼被我控制呢？」韓信聽到這裏，知道劉邦對他的臭屁有點不滿，於是回答說：「你雖然統御士兵方面不行，但是卻有統御將領的能力，所以我才會成爲陛下的手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原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複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複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複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複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印，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

陳平

- 反間計
- 離間計
- 美人計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系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複爲楚。塞王欣亡入楚。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也。 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髮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後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

睢水之戰

- 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出兵齊地（今山東大部）攻打田榮，二年四月，楚軍膠著於城陽（今山東荷澤東北），在洛陽的劉邦見機不可失，集合漢軍與五諸侯兵共56萬人東向攻佔彭城，中途有彭越帶領三萬人加入漢軍。此役漢軍大勝，劉邦在「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竟疏於防衛。項羽得知彭城失陷，立即率領精銳3萬，由魯（今山東曲阜）一路南下，越過胡陵（今山東魚台東南），到彭地西郊的蕭縣（今安徽蕭縣西北），第二天早晨乘其不備發動進攻，至中午大破漢軍，將漢軍壓迫於谷、泗、睢水地區，漢軍潰敗，被殲十餘萬人。項羽收復彭城，又緊追不捨，至睢水上（今安徽淮北市西），漢軍被淹死十餘萬人，「睢水爲之不流」。楚軍擄去劉邦的父親太公、母親劉媼和夫人呂雉。劉邦受困彭城西側，短兵器已可刺及，他用舊情使楚將丁公放行，此時西北方向突然颳起大風，一時天昏地暗，劉邦同子劉盈、女魯元公主等數十騎突圍出奔下邑（今安徽碭山）。此役漢軍元氣大傷，劉邦的諸侯紛紛背漢投楚，劉邦只好收集殘部，退守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古滎鎮）。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呂後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呂後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裏。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複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地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原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綏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党，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余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複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原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複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複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複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複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複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複振。引兵臨河，南嚮軍小脩武南，欲複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複擊破楚軍燕郭西，遂複下樑地十餘城。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漢王得韓信軍，複大振。

八月，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複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複擊破楚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複軍成皋，乃複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自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複軍成皋。

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複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並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銘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複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複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

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

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複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秦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並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羽下樑地十余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未下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羽當以救趙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又強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並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余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病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複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複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複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後，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爲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分我杯羹

出爾反爾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複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
漢書　高帝紀第一	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掠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漢書　高帝紀第一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掠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說服。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
漢書　高帝紀第一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于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爲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

白登之圍

- 爲了進一步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漢王朝統治，漢高祖七年冬天，劉邦親自帶領三十萬大軍，出征匈奴，同時鎮壓韓王信叛亂。漢軍進入山西後，連連取勝，特別是銅（革是）一戰，大獲全勝，使韓王信軍隊遭到重大傷亡，其部下將領王喜被漢軍殺死，韓王信逃奔匈奴。之後，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擁立戰國時趙國後代趙利爲王，收集韓王信的殘兵敗將重整旗鼓，再次與匈奴合謀攻漢。冒頓派左、右賢王各帶兵一萬多騎與王黃等屯兵廣武以南至晉陽一帶，企圖阻擋漢軍北進。漢軍乘勝追擊，又在晉陽打敗了韓王信與匈奴的聯軍，收復了晉陽、離石等六城，攻下樓煩等三城。漢軍由於節節勝利，產生了麻痺輕敵的思想。

- 劉邦來到晉陽後，聽說冒頓駐兵於代谷，就派人進行偵察，冒頓故意把精銳部隊隱藏起來，不讓漢軍發現，而把老弱病殘擺在陣前，以示潰敗的樣子。漢軍偵察人員幾次往返陣前，也沒有看破匈奴的假像，信以爲真，就把偵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給劉邦。劉邦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沒有識破匈奴的計謀，盲目帶領大軍北上。漢軍剛剛過了勾注山（今雁門山），正碰上從匈奴出使回來的劉敬（婁敬），劉敬對匈奴的設防產生了懷疑，提醒劉邦不要冒然進兵。他說：“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劉邦不但不聽勸告，反而破口大罵劉敬說：你這個齊國奴隸，一貫以能說會道陞官，今天還想胡說八道，擾亂軍心。於是，把劉敬抓起來，囚禁在廣武城，準備凱旋後處理。

- 接著，劉邦帶領騎兵快速前進，也不等步兵趕上，直抵平城。冒頓見漢兵蜂擁趕來，就在白登（注）設下埋伏。劉邦帶領兵馬一進入包圍圈，冒頓馬上指揮四十萬匈奴大軍，截住漢軍步兵，把劉邦的兵馬圍困在白登，使漢軍失去聯繫，不能相救。
劉邦發現被包圍後，才知道上當受騙，撤退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組織突圍，結果，雖經幾次激烈戰鬥，也沒有突圍出去。之後，冒頓率領騎兵從四面進行圍攻：西面的騎兵是清一色白馬，東面是一色青馬，北面是一色黑馬，南面是一色紅馬，企圖把漢軍衝散。結果，雙方損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當時。正值隆冬季節，氣候嚴寒，還飄著雪花。漢軍士兵不習慣北方生活。凍傷很多人，其中凍掉手指頭的就有十之二、三。

- 有首歌謠說：“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漢書·匈奴傳》），可見這次戰爭是多麼艱苦！在不利的形勢下，爲了扭轉敗局，劉邦憑藉白登地勢居高臨下的有利條件，指揮漢軍晝夜加強防守。匈奴圍睏了七天七夜，也沒有佔領了白登。
- 最後，漢軍是如何突圍出去的史書也沒有明確記載，只是說劉邦採用了陳平秘計，才得以解圍。陳平秘計是什麼？“其計秘，世莫得聞”（《史記·陳丞相世家》）。有人說，陳平讓畫家畫了一張美人像，派人送給單于妻子閼氏，並對閼氏說：漢朝有一個美女，長得如同所畫的一樣美。現在皇帝被圍，漢朝準備把她獻給冒頓，以作爲解圍的條件。閼氏嫉妒心很強，她害怕冒頓得到美女後自己失寵，就說服單于收兵。

- 這種說法不一定可靠，但劉邦確實派人與匈奴進行過談判，並給閼氏送過一批厚禮，閼氏收到禮物後，就對單于說：長期圍困，久戰不決，也不是個辦法。就是佔領了漢地，也不是匈奴久居之地。匈奴習慣於快速作戰，冒頓原打算---次伏擊，就結束戰爭，結果，相持不決，消耗了不少兵力，使冒頓的決心動搖，另外，冒頓與韓王信部將王黃、趙利約定，共同在白登合擊漢軍，其後，約會日期已過，卻沒有等到韓王信的軍隊。於是，冒頓有點猜疑，怕韓王信再與劉邦聯合起來，腹背受敵，就逐漸放鬆了對漢軍的圍攻，準備撤軍，正好當時起了大霧，無法交戰，冒頓收回兵馬，主動讓開包圍圈的一角，劉邦乘著大霧，命令士兵持強弩，發滿弓，從匈奴解開的圍角衝出，順利地進入平城，與主力部隊會合，冒頓見漢軍突圍而去，也帶領大軍撤退而走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漢書　高帝紀第一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後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史記　高祖本紀第八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漢書　高帝紀第一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範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範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雲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雲：「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女人心計—呂太后

華語三9714132江枚芸
華語三9714151張詠琳
華語三9714157張家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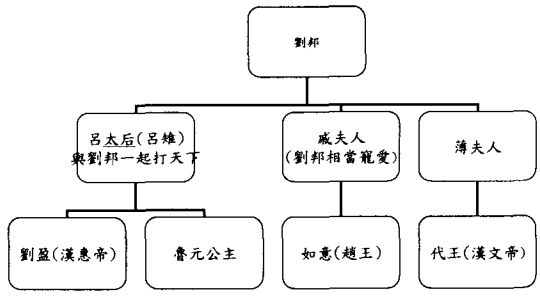
報告方向

- 人物介紹
- 呂后的性格轉變
- 呂后的政治手腕
- 漢書、史記的異同
- 呂后最後的下場

前言

- 皇宮猶如另類的戰場
- 歷史上曾掌控政治的有：戰國時代趙太后、漢代呂太后(呂雉)西晉賈太后、唐代武則天、清朝慈禧

人物介紹



呂后的智慧與心機

報告人:張家瑋

一、呂后的性格轉換

- 原因：
-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一、呂后的性格轉換

- 戚夫人下場：
-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見史記選注匯評44頁)

二、對劉氏報復

- 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乃令酌兩巵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巵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

二、對劉氏報復

- 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受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后，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

三、對劉氏報復

-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二、對劉氏報復

-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后，國除。

三、小結

參考資料

- 史記選注匯評 司馬遷原著 韓兆琦編注/文津/民國八十二年
- 人物史記-傾國女子:呂后、女帝武則天、楊貴妃 安西篤子等著/王詩怡譯 培真文化 民國九十一年
- http://www.greatchinese.com/emperors/empress/empresslu.htm
-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0%95%E9%9B%89

呂后的政治手腕

報告者：江枚芸

幫劉邦剷除異己

- 韓信與陳豨(丁一)造反，呂后借此殺掉韓信
- 運用蕭和的計謀
-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匈奴的追求

- 《漢書/卷094上》：考惠、高後時，冒頓浸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後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 呂太后的拒絕
  - 《漢書/卷094上》：「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太子之位之爭

- 《史記 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 呂后請張良出計謀—商山四皓
  - 《史記 留侯世家》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天下有四人，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後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 四位德高望重的人(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來站台
  - 劉盈（漢惠帝）常帶他們四人昭見劉邦

廢除白馬盟約

- 白馬盟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 試探當時參與立約之人的意見，王陵(右丞相)因反對而遭罷官問右丞相王陵。
  -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 王陵很不高興地責備陳平和周勃
  -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后，君亦不如臣。」

呂家勢力擴張

- 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
  - 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 漸近的方式
  - 乃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 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寿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
- 封劉氏家族
  - 先立孝惠后宮子彊為淮
  - 先立孝惠后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

廢除劉恭(少帝)

- 得知真相的劉恭
  -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
- 呂后的處理方法
  -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 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

參考資料

- 史記政治人物述評　汪惠敏著
- 史記的故事　添翼文化事業公司編輯部
- 史記選注匯評　司馬遷原著 韓兆琦編注/文津/民國八十二年

漢書與史記眼中的呂后

華語三9714151張詠琳

時間

- 1.漢書——在《高帝紀》之後，是由《惠帝紀》所接續，《高后紀》則是記載惠帝死後到文帝繼位前的史事。
- 2.史記——《史記・呂太后本紀》中所記載的為漢高祖死後到漢文帝繼位之間的史事。

體例

- 1.漢書——**本紀是以『帝系』為主**，因此呂后列為外戚傳，而不列入帝王中。
- 2.史記——記載當時主宰天下者的史事

寫作手法

- 1.漢書——相較於史記而言，史記把呂后的一生都基本囊括了，但漢書則挑重要紀事來寫。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
- 2.史記——善於通過細節描寫刻劃人物形像，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刻劃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特點非常突出。讀起來較深動並且引起讀著的興趣繼續看下去。

文本異同

漢書	高皇后呂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
史記	孝惠皇后，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憒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 小結——《史記》是雅俗並收，所以有舊俗風謠，有異事說異聞；《漢書》則重典雅之文，所以書中多載各種經術文章及辭賦，多取諸現成文獻。

呂后的下場

呂后死亡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諸呂叛變	時齊悼惠王子硃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与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平亂	太尉勃与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与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籓，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宮掖門，見產廷中……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結局	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与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史記

呂后病因	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複見。卜之，雲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安排後事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剷除呂氏	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長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 昧虛侯嬰，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　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佈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結局	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廟中。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捨。」捨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捐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評價

- 1.漢書——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 2.史記——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袂猜疑。置鴆霄悼，殘虐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詞。

總結

呂后

- 單父（山東單縣）人。早年其父為避仇遷居沛縣
- 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又稱為漢高后、呂后、呂太后。



劉盈(孝惠帝)

- 為人仁慈
  - 《史記本紀第九呂太后》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 和他的外甥女(張嫣，張皇后)結婚



戚夫人

- 戚夫人是封號，她的真名叫戚懿，山東定陶人，定陶就是現在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縣。
- 戚夫人也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微的后妃之一
- 得劉備相當多的寵愛

薄夫人（薄姬）

- 薄姬的父親為會稽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
- 很少受到劉邦的關愛

劉恆

- 漢文帝，仁德、勤儉、聖明，是歷史上有名的好皇帝
- 擁代王為皇帝



- 四位德高望重的人：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

傳記文學第四組
報告題目：留侯世家

※小組組員及工作分配※

9714120林修安◎留侯世家簡介
9714155吳政獻◎史記漢書比較
9714134王俊智◎留侯補充資料

PART 1 留侯世家簡介/林修安

前言: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好幾位具有大智慧的人物，他們或開創了新的朝代，或安邦定國，或力挽狂瀾……以他們非凡的智慧，成就了曠世的功業。他們人格高潔，淡泊名利，具有政治才能，澤被天下蒼生，卻沒有政治野心，對功名利祿無所營求，也因此，更讓後世敬仰。漢代開國「三傑」中的張良，正是這樣一位智者。

留侯簡介

張良，字子房，戰國末年韓國人

留侯世家

他的父祖曾經做過四代韓國的宰相。秦末漢初軍事謀略家。張良乃韓國貴族之後，其祖父與父相繼為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厘王和悼惠王之相，有「五世相韓」之稱，為韓國的功勳世家。當張良成人後，卻遭逢韓國被秦國所滅亡，和他相依為命的弟弟也在這場戰爭中不幸去世。懷著國破家亡的悲痛，張良散盡所有的家財，到處尋訪武藝高強的勇士，準備暗殺秦始皇。

年輕的張良於博浪沙刺秦王



下邳奇遇孺子可教



投效劉邦心繫韓國



明燒棧道暗度陳倉



功成身退淡泊名利

「當初臣在下邳起兵，與陛下在『留』相遇，這是上天把臣送給陛下。臣不敢接受三萬戶的封邑，就請陛下封臣於『留』，來紀念這一番的君臣遇合吧！」於是，劉邦封張良為「留侯」。



史記與漢書之比較

史記《留侯世家》
漢書《張陳王周傳》

報告者：吳振軍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悼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悼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狙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殴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裏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后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也？”去，曰：“后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后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遂）〔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婿。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后解，語在項羽事中。

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時時從漢王。

良乃聞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其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后，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

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

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

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門不出歲餘。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厉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

呂后承閒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

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

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　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谷，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后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后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谷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不同之處

- 分法不同：
  史記把張良列爲世家(留侯世家)，並單獨成立介紹；但是漢書卻列爲傳記，並且與周勃、陳平的傳記放在一起(張陳王周傳)。
- 主客觀分寫：
  史記在正文中用客觀筆法，主觀評論及感想則 多見於放在正文後的＜太史公曰＞及文末的＜太史公自序＞ ，漢書則沒有。

- 史記質樸，漢書華麗：
  史記好用對白，據人物口吻直書，所以逼肖傳神，漢書則將對話前省，史記用語也比較不避鄙俗，可見其人真實面貌，漢書則不是如此，讀起來比較沒那麼有趣。
  (P.9)

- 時間點有些不一致：

  中間(P.10)
  史記：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漢書：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結尾(P.17)
  史記：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漢書：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相關補充



報告人：王俊智

《史記》一書衍生出122個成語，只要原因莫過於用字精簡。

孺子可教

1、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2、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裡所，復返，曰：「孺子可教矣。」

（→圯橋進履／進履圯橋）

獨當一面

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二、他人眼中的張良

1、一代謀聖（證據確鑿）

2、美男子（看圖說話）

3、太玄童子（神話傳說）

謀聖

＊《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1、燒棧道，使項羽不疑。
2、以計挑撥項羽與范增。
3、建議策反英布、彭越。

美男子



＊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太玄童子

＊《太平廣記》：「子房登仙，位為太玄童子，常從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昆侖之夕，子房往焉。」



1、黃石老人賜天書。
2、開棺只見黃石枕。
3、修道成太玄童子。

三、最聰明的計謀

＊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張良一生用計高明，到了最後一步，依然聰明，爲自己找尋一條退路。推辭掉高祖的重用，功臣身退。否則下場或許會與韓信相同。

三、結論

張良的一生充滿了神話色彩。

姑且不論他是否因爲得到老人授予的天書而提升戰鬥力，還是天資聰穎無人能敵，他確實善於計謀策略，成爲劉邦的一大助手。

除此之外，張良的事蹟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敬老尊賢、熱心助人！

天下無奇不有，豈能料到在你幫助下過馬路的老人會是何等高人，或許下一秒就贈予絕世武功祕笈。

漢朝開國名將

韓信



報告人：黃女芩

前言

- 身爲韓國流亡公族，爲什麼韓信要忍受胯下之辱?
- 漢代開國第一功臣韓信，卻在杯酒之間被劉邦奪回兵權。
- 怎麼會由楚王貶爲淮陰侯?

韓信早年

- 少時家貧，常從人乞食

「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 漂母之食

「吾必有以重報母。」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 胯下之辱

「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影片



韓信一生軍旅

- 項梁過淮河，韓信仗劍從軍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 漢王劉邦進蜀地後，韓信從楚軍逃出投奔漢軍，擔任了管理糧倉的小官
- 初未得重用，任爲治粟都尉。原與蕭何相識，頗爲其所敬重，蕭何知韓信乃天下奇才力薦給劉邦，始得重用，被拜爲上將軍，自此韓信開始嶄露頭角。

- 劉邦用其策，率軍東出陳倉，平定三秦，佔領關中。
- 攻打叛漢聯楚的魏、趙、齊等國，被封爲齊王。西元前二〇二年，率軍與劉邦會師垓下，擊滅項羽。

- 劉邦用其策，率軍東出陳倉，平定三秦，佔領關中。
- 攻打叛漢聯楚的魏、趙、齊等國，被封爲齊王。西元前二〇二年，率軍與劉邦會師垓下，擊滅項羽。

背水之戰

- 漢朝建立後，改封**楚王**。
- 劉邦採陳平計僞遊雲夢澤，逮韓信，以謀反罪，降爲**淮陰侯** 。
- 韓信再次被誣，慘遭殺戮，由呂后編導。

- 漢朝建立後，改封**楚王**。
- 劉邦採陳平計僞遊雲夢澤，逮韓信，以謀反罪，降爲**淮陰侯** 。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 韓信再次被誣，慘遭殺戮，由呂后編導

個性

以德報怨

- 「吾必有以重報母。」
-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重情重義

-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貪」、「驕」

-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
-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言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軍事

- 韓信用兵如神，指揮大軍作戰所向無敵，恐怕與項羽不相上下。項羽統軍作戰機動神速，銳不可當，然而運用兵法與謀略上，項羽恐怕不如韓信。
- 爲劉邦打的第一場仗，他用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攻打強大的趙國他以「**背水之戰**」輕取要塞



韓信的忠誠和愚昧

報告人：黃郁淨

三件事情顯示韓信不是見利忘義、狠毒叛逆的人

（一）

-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二）

-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三）

-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韓信功成名遂之後，對那些人又如何？

-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韓信如果要造反，早在武涉、蒯通遊說之時，就該造反

- 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

然而韓信卻絲毫不動心，回絕說：

- 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韓信「貪」、「驕」相循，導致其功高震主，終於遭到滅族之禍

- 漢四年，（韓信）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史記與漢書的記載

- 背水一戰
- 兔死狗烹
- 多多益善



背水一戰

史記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漢書	信使聞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裏，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嘿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複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兔死狗烹

史記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漢書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處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

- 兔死狗烹：兔子死盡，用來捕兔的獵狗失去了作用，故而烹食之。語本史記 • 卷四十一
- 越王句踐世家：「狡兔死，走狗烹。」用來隱喻天下既定，功臣已無利用價值，因此遭到殺戮，指的就是越王句踐復國後，賜劍給文種，種因自殺而亡。比喻事成之後，出過力的人即遭到殺戮或見棄的命運。多指統治者殺戮功臣而言。意近兔盡狗烹、鳥盡弓藏←→崇功報德。



多多益善

史記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漢書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韓信的下場

報告人：邱庭瑋

史記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漢書	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

史記	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	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後、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後。呂後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史記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漢書	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後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

史記對韓信的評論

-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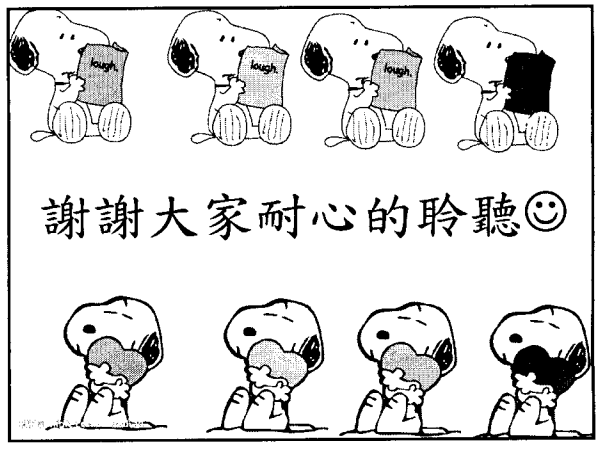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

- 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 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傳記文學選讀

第六組

伯夷列傳

概述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列於史記列傳之首，太史公自序：「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從他的自序裡面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崇尚讓德的動機，所以將便將《伯夷列傳》擺在列傳的第一篇。其內容結構不同於其他篇章，由「太史公曰……」這段司馬遷現身說明的文章片段便可看出，一般司馬遷會在一篇傳記的最後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這篇卻是在文章前三分之一處便出現，此一舉有別於其餘篇章，不過這樣的方式，卻是太史公爲文章的鋪排做了個承先啓後的轉折點。

人物簡介

伯夷、叔齊的父親爲孤竹國的國君。（政治中心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西，包括今遷安市、遷西縣、灤縣等地）。

孤竹國之所以舉世聞名，原因是出現了伯夷、叔齊兩個聖賢人物。夷、齊是孤竹國第九世國君墨胎氏的長子和三子。墨胎氏臨終前，遺命將君位傳與叔齊。墨胎氏死後，叔齊深知長幼有序，不肯位君，讓位與伯夷。伯夷認爲父命難違，也不肯爲君，二人都悄悄逃走。後武王伐紂，天下歸周，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最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文章一開始「夫學者……此何以稱焉」這一段是闡述六藝內容，並慢慢鋪排其可信度及價值高於其餘的書籍。藉由六藝詳細記載禪讓繁複的過程，比較先秦諸子紀錄禪讓簡易的過程，提出了疑惑，表面上看是疑問句的「……此何以稱焉」實際上乃是太史公認爲先秦諸子的紀錄有誤，並在此奠定六藝的地位，同時也推崇孔子，更爲後面的內容做了伏筆與鋪排。

接著太史公曰這段又再次提出疑問，像孔子序列的古聖賢人中都有提到伯夷等人，但是德行比他們還高的許由卻沒有被記載到是爲何？藉此段承接了上頭有關禪讓的紀錄，同時開啓下段「子曰伯夷叔齊不念就惡怨是用希……」孔子曾在書上有記載的內容，以此證明他的疑問，到這邊爲止太史公的用意就很明白，這麼做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文不對題，但實際上是將列於列傳之首的伯夷列傳，用來立定寫列傳的標竿，其人物、內容都需詳細考證。引其堯舜禪讓記載詳細，而後許由未詳細紀錄，乃是因爲其人事不可考，而伯夷等有證可考。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從此段可看伯夷、叔齊皆不願接位，遂逃而欲歸隱養老，想到西伯侯，所以前往之。但到達西侯之地，遇上西伯侯逝世， 其子稱王，欲伐紂，兩人覺不妥，所以前往勸武王停止伐紂的念頭，但最終失敗，後武王成功推翻商殷，變爲周之天下，伯夷、叔齊恥武王行爲非大義，遂隱於首陽山，最終餓死首陽山。至此看來兩人符合孔子所定之大義，但先前曾說：「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真是如此嗎？如果不是呢？

伯夷、叔齊真的不怨嗎？若真不怨，何必在隱於首陽山中，作採薇歌呢？這首歌中，不時露出哀怨氣憤之意，假如如上所言，兩人以求得人生最高的大義，仁也。那麼應該是無怨了，就算對於武王不聽諫，也應無須在耿耿於懷，於首陽山中安養餘生即可，所創作之採薇歌的歌詞，是否能夠更於坦蕩無慮？在史記云：「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在這段採薇歌中看不出不怨之意，後又說所以餓死在首陽山，若由此段判斷，似乎是感嘆種種的無奈，然後就餓死在荒野般，這樣令人感覺到的是心中滿懷悲憤，含怨而終。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在這裡太史公又說：「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在前面先論伯夷、叔齊之行爲是否符合善人焉，在中間也舉了顏淵的例子，又講述許多不符合天道的舉例，最後對天道的合理性感到疑惑，如此善人爲何如此不善終。這段話把伯夷、叔齊不幸的遭遇，也暗引自己其生命歷程，所以由以上種種原因可判斷，伯夷、叔齊對於自己的遭遇感到不怨。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後引孔子與賈子的話，雖然有提到伯夷、叔齊是依孔子之名而列爲聖人一環，但是，這也表示說兩人也是聖人的成員，在這又呼應回前面所說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在後面幾段所述，幾乎再說一個聖人是怎麼行怎麼做，又把兩人列爲聖人，所做之行爲已達到此目標，對於諫兵於武王的行動已極盡全力，武王護衛還欲殺之，因姜太公深明兩人是仁義之人，以禮相待送之離去，雖然最後此行動沒有成功，到了首陽山，或許在山中做採薇歌，是爲諷刺武王的行徑，是以暴制暴，並不符合禮法，因爲不恥在周所統領的天下，苟延殘喘的生存，遂故意餓死在首陽山，以死明其志，或因其所表現之行爲如此才能被孔子所尊崇。

結論

在列傳之首，太史公便爲我們提供一個突破傳統經典所云的武王形象，這就是獨立思辨，這就是以人爲中心的思考與質疑。太史公藉著伯夷和叔齊，具體展現儒家真精神，敢於質疑，輔以佐證並提出自己的看法，透過伯夷與叔齊，太史公要告訴我們的，也許是「獨立思辨」、「不盲從」，還有「敢於面對抗衡權威」，而他確實也身體力行，爲了李陵發聲辯護致使最後遭受宮刑，總論以上，不管伯夷、叔齊是怨矣或不怨矣，在史記內，留給我們許多探討空間，裡面用許多的引言來佐證伯夷叔齊之生平事蹟，事實上也是佐證自己的一生，說伯夷、叔齊之怨，其實在說自己的怨，說不怨，也是說自己能夠坦然面對這一切，如孔子所述聖人之德或行爲，自己也能依其順行。

報告結束

謝謝大家

史記資料撿索

2010/12/01 王國昭

一 開場白

幾個史記的小故事

李陵事件是怎麼回事

二 如何找司馬遷的傳記資料

1 正史

漢書

2 年譜

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 王德毅 台北 華世出版社 1979

中國年譜辭典 黃秀文編 上海 百家出版社 1997

司馬遷年譜 鄭鶴聲 台北 國史研究室 1973

3 傳記 碑誌 行狀 圖像

四庫全書傳記索引 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四庫編纂小組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1

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論 袁傳璋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三 如何查史記全文資料

1 史記索引

史記索引 李曉光 李牧 編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1

史記索引 黃福鑾編 香港 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出版 1963

點校本史記人名索引 九思出版編輯 台北 九思出版社

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 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6

2 二十五史索引 台北 中華書局 1966

二十五史紀傳人名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0

3 數位四庫全文資料庫

四 如何查史記的版本資料

1 古籍刻本

臺灣公藏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日本京都大學漢籍書目

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

2 中文古籍資料庫（國圖 收 61 萬筆）

3 近代出版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 圖書聯合目錄）

各大學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4 版本研究

史記版本研究 張玉春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五 如何查研讀史記的資料

1 注釋

史記三家注

史記會注考證 瀧川龜太郎 台北 漢京出版社 1983

史記會注考證訂補 施之勉 台北 華岡出版社 1976

史記今注 馬持盈 台北 商務印書館

白話史記 編委會 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5

漫畫史記 蔡志忠畫 台北 時報出版社 1992

2 典故資料

二十四史典故辭典

3 地理資料

錢穆 史記地名考（上下）台北 三民書局發行 1984

史記地圖彙編 黃啓方 洪國樑編 台北 學海出版社 2001

史記本記地理圖考 王恢 台北 國立編譯館 1990

史記地理今釋 程正寬 台北 程月初出版 1993

4 人物資料

史記人物辭典 張克 黃康白編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1

4 數位四庫全文資料庫

5 史記辭典

倉修良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4

六 如何查現代人研究史記的文獻

1 書目 索引

漢唐史記研究論稿 楊海峰 濟南 齊魯出版社 2003

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 楊燕起編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1889

史記研究粹編 張高評 高雄 復文出版社 1992

司馬遷與史記研究論著專題索引 徐興梅編 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史記訂補文獻匯編 徐蜀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2 資料庫

臺灣期刊論文資料庫

中國期刊網

3 學位論文 學術論文

選擇、想像與真實：司馬遷心中的那把尺

一、前言

- (明)楊慎說：

《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言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 〈吳太伯世家〉篇末「太史公曰」引孔子之言：

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 〈太史公自序〉「敘目」曰：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 〈伯夷列傳〉「敘目」曰：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 楊慎所言甚是，但不止於此。陳直《史記新證》言：

丹陽吉鳳池先生語余云：「《史記》年表首共和，本紀首黃帝，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皆表揚讓位，反抗君主者。」

- 「共和」，是指〈十二諸侯年表第二〉，但《史記》十表之首是〈三代世表〉。〈三代世表〉所記第一事，是「帝啟伐有扈，作《甘誓》。」帝啓爲何伐有扈氏？
- 〈夏本紀〉曰：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

- 有扈氏爲什麼不服？因父死子繼是「家天下」的開始，與堯舜禪讓有絕大的不同。有扈氏不服，應該以德服之，今乃以戰屈之，則帝啓之「德」何在？
- 《淮南子・齊俗訓》曰：

  昔有扈氏為義而亡。

- 稱有扈氏爲「義」，則帝啓明顯是「不義」。高誘注曰：

  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 清人徐克范《讀史記十表》曰：

  夏〈表〉書帝啟作《甘誓》，見世變也。征苗之誓唯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甘誓》則曰：「不用命，孥戮汝。」故君子謂讀《甘誓》，則知唐虞之風微，商周之運至矣。」

- 因此，十表的第一件事記載「帝啓伐有扈，作《甘誓》」，實際上是從反面推崇「禮讓」。
- 同樣的，八書的第一篇是〈禮書〉，也是「無讓不成禮」的意思。也就是說，史記五體之首篇，都有貴讓崇禮，禮讓爲國之意。

二、何謂「三以天下讓」？

- 太伯讓國之事，不見於《尚書》；《左傳》僖公五年，只說：「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涵義不明。〈吳太伯世家〉末「太史公曰」引孔子之語：「太伯其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本篇即以這句話來論斷太伯。

- 吳國在周初，是蠻夷之邦，爲中原諸國所擯斥。如論宗支遠近，不如晉、魯；論功臣大小；更遠不如齊(太公)、燕(召公)。然而，太史公卻以吳爲世家之首，爲什麼呢？

- 〈吳太伯世家〉記：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這是太伯讓國的事蹟，總共才101字，司馬遷卻列之爲世家篇首，爲什麼？

- 根據《儀禮．士冠禮》，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論語》皇侃《疏》引范寧之語：

  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 **「託採藥出」**，是抽身退出，造成既事實；一旦太王過世，季歷必定繼立爲王，別無選擇，是爲「初讓」。

- **「不還奔喪」**，則季歷必爲喪主，自然繼承君位。倘若太伯回來奔喪，則必然面臨主持喪事與繼承君位的問題。如此，則「託採藥出」之初讓便失去意義，此爲「二讓」。

- **「斷髮文身」**，季歷如果不願繼位，並派人強請太伯返國繼嗣，因「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季歷也無法達到目的，是爲「三讓」。

- 「讓」到了這個地步，實在已經讓無可讓，豈非「固讓」、「終讓」？

三、孔子爲什麼稱太伯爲「至德」？

- 《論語》中，孔子以「至德」稱許者有兩人。第一是周文王，第二就是太伯。

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 太伯讓國之事，仔細思考，是「**心在讓而口不言讓，有讓行而無讓事**」。在讓的過程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 **1、主動逃讓：**

史稱太王「欲立」季歷及聖子「昌」。所謂「欲立」，是指太王有此期望，但言行中未必會表現出來，至少不會說出來。而太伯是曲體親心，主動逃讓以順成父親的志願，並非應太王的要求或受到壓迫才讓逃。

- **2、偕仲而逃：**

太伯逃出之目的是爲了讓季歷，如果太伯不帶著仲雍逃，就算太伯逃讓了，季歷亦讓逃，則仲雍將變成伯夷、叔齊讓國故事中的「中子」，難以辭卻國人的推立。如此一來，目的未達，讓逃豈不失去了意義？因此，太伯必須帶著仲雍一起逃，二人共同成就此事。

- **3、託採藥出：**

太伯決志行讓，但口不言讓。假若太伯明言而公讓，則父子兄弟之間免除不了討論及爭論，恐將橫生波折，達不到讓逃的目的。尤其廢長立幼這件傳，太王也不能不於心不安，季歷則更是於心難安了。

因此，太伯爲了成全季歷，曲體父意，在太王病時託辭採藥而出，口中不言「讓」字，而實際行動卻造成「讓」之後果。季歷無從推辭，太王也於心可安，其結果是「**俾父慈弟友，兩無慚德於骨肉間**」。

- 由此可見，太伯之讓，可謂曲盡人情，不僅犧牲自己，且爲對方設想。尤其可貴者，太伯之讓，渾然無跡，不欲人知。清．閻若璩說：

不讓國於傳位之日，而讓國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跡，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之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閻若璩，《四書釋地》)

- 楊名時說：

  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微，無跡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視伯夷之讓尤為盡善，故稱之為「至德」，見其能全天倫而不傷耳。(楊名時，《四書劄記》)

- 劉悌堂評曰：

  泰伯之先意承志，上令太王無舍長立愛之嫌，下以全王季友其兄之限，並不令天下後世知己有弟兄讓國之行。是其一往深情，德盛禮恭，渾然無跡，真有無窮無盡之心者，非徒一再讓之而遂已。故曰「至德」，故曰「民無得而稱」也。

- 這些都是相當深入而中肯的評論。

- **4、文身斷髮：**

  文身斷髮乃荊蠻習俗，太伯之所以如此做，乃表示他永斷歸心、誓不可用、讓國到底。先前託辭採藥，口不言讓，但太王、季歷最後終當知覺，倘若季歷執意不肯受讓，進而追蹤、強邀，而太伯如今已文身斷髮，不堪爲宗廟社稷主，季歷再怎麼努力不肯受讓，也是徒勞。

- 這是太伯爲達讓國之目的，不惜出此策以示決心，既作最壞打算，也是最佳的防備。從「文身斷髮」回想「託採藥出」、「偕仲而逃」與「主動逃讓」，可以深刻了解太伯讓國的真誠與徹底

- 孔子稱伯夷「求仁得仁」，但也只說他是「古之賢人」，然而孔子卻許太伯爲「至德」，孔子之看重太伯，顯然猶在伯夷之上！

四、論季札讓國

- **(一)季札的行事作為**

- 吳開國後，歷十九世至王壽夢，少子(第四子)季札賢，壽夢亦欲立之，於是吳國又有季札讓國之事，與太伯讓國前後輝映。《史記．吳太伯世家》有一大半是描述季札的行事：

- (1)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季札，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 (2)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
- (3)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 (4)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

- (5)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
- (6)(王僚)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四月丙子……遂弒王僚。

- (7)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 據此，季札讓國不居，吳國讓事不斷，最後以公子光弒王僚收結，時當前515年。
- 越王句踐滅吳，事在前473年。亦即公子光弒王僚後42年，吳亡。

(二)季札是否「古今一大鄉愿」？

- 據明人凌稚隆所編的《史記評林》，古代學者如董份、金履祥、鍾惺、獨孤及等人，都對季札提出嚴厲的批評，大致認爲：

- (1)季札愛身自潔，愛惜羽毛，是「古今一大鄉愿」，只善於「自牧」，但是對不起先君及國家。
- (2)季札不應「專讓」「辭國」，應該「受命以安社稷」，即使不「當壽夢之眷命」，也應「接餘昧之絕統」，才是全爲社稷，不只爲自己而已。

- (3)季札如果認爲公子光當立，則應「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既不受國，又不立公子光，結果變成公子光弒王僚，「滋亂賊之禍」，導致吳國覆亡。
- 總之，就是責怪季札「讓以階禍」，因過份辭讓而造成國家敗亡。

1、季札是否能不辭讓而受國？

- 不能！因爲第一，這會破壞君位繼承法並傷害兄弟之情。
- 周太王之時，君位繼承制度尚未建立，當時捨長立賢，還說得過去。周朝建立後，建立宗法制度，君位繼承確立是嫡長子繼承制。吳國自仲雍以後至壽夢十八世，皆爲父死子繼。今壽夢欲捨長立幼或兄弟相及，均是破壞君位繼承制，並開啓日後的紛爭。如果季札真的受命繼任，那麼他死後，將用「子繼」還是「弟及」？

- 更何況，「欲立季札」是發自壽夢，並非由諸樊主動倡議，諸樊礙於父命，嘴上雖無異議，心中未必真的同情；即使諸樊真的心口如一，季札也會考慮到他自己受位終會傷及兄弟友情。以季札之「仁心慕義無窮」，他豈能接受這樣的安排？而且此舉將破壞君位繼承法，後患無窮，所以，季札非讓不可！

- 第二，(1)「季札讓不可」後，諸樊立，「攝行事當國」；「已除喪」後，又欲「讓位季札」。先前有父王(壽夢)之命，季札尚且拒讓，如今兄長讓位，焉能順從？前拒後從，豈不自失立場，反復無信？

- (2)季札未能爲先君主喪，主喪的是諸樊，季札若真的受諸樊之國，豈不愧對壽夢？況且諸樊前已當國，此時將置諸樊於何地？所以季札謝絕，並明告以「願附於子臧之義」。

- 第三，諸樊死後，兄弟以次相傳，歷餘祭、餘昧而欲授季札，季札此時更無受國之理。
- 因爲：(1)壽夢「欲立」，諸樊「讓位」，尚且不能順從，則餘昧之授國，更加不能接受。(清)金居敬說：「季子，守節者也。其兄與之而不受，其兄之子與之而受，是變節也。季子之於徐君，猶曰吾不倍其心而解劍云爾，豈於其兄之子而倍其心哉？」接受王位就是「變節」。

■ (2)諸樊在位十三年，餘祭十七年，餘昧四年，共34年，34年前諸樊讓位都能拒絕了，34年後餘昧授國卻接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更何況34年前，事情單純，只牽涉到同一輩兄長的意願；34年後，事態複雜，將影響到下一代子侄的權益。若要受國，就應在34年前；此時接受，便是不智。

■ 第四，季札「逃位」後，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弒僚，是爲王闔廬(閭)。《史記》只記公子光曰：「我真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並未明言讓位季札。但《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卻說：「闔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假使闔閭真的「致國」季子，季札就真能接受嗎？前此三讓猶不足，必待四讓後才能稱心嗎？前此兄長和平傳國不滿足，必徒子侄屠戮轉讓才如意嗎？假如受了這血腥的王位，豈不變成弒君的首謀主犯？

■ 所以《公羊傳》記季札之言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季札若在此時受國，則豈止「變節」而已，簡直就是不仁不義了！因此，季札絕不能接受。

2、季札如肯受國，吳國是否不致亂亡？

責備季札的人認爲，季札不必如此「愛身」、「自潔」，何妨從權，受國以止亂。然而，就算季札從權受國，事實上也無法止亂。

■ (1)所謂「從權」，是指諸樊、餘昧授國時，季札應當受國。所謂「亂」，是指公子光爭王位，以致弒王僚事。王僚繼位距諸樊34年，公子光弒王僚距諸樊46年，季札又不是神，他怎麼能逆知三、四十年後僚、光之事？批評的人，未免太求全於季札了！

■ (2)以事態的發展來說，季札若於餘昧卒後受國，則生前不能自保，身後也不免諸子相爭。明代的繆昌期說：

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為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繆昌期，〈吳季札論〉，轉引自《吳氏春秋》)

- 其實，王僚「貪愎躁勇」，公子光「忍詬狡悍」，二人皆不會忘情於王位，季札如果真的接受了餘昧的王位，則不是死於王僚之手，就是死於公子光之手。以季札之賢，他難道看不出這一點？再進一層想，「及季子身，光、僚或可無事；而季子身後，能保諸子之不爭乎？」（清・張士元，〈吳季子論〉，轉引自《吳氏春秋》）

- 若捨身不能救國，反而滋亂，豈是智者之所為？吳國政局演變至此，神仙也難措手，又豈是季札獨力所能挽回？我們如果設身處地為季札想一想，能有比「見幾而去，全身潔己」更好的做法嗎？

3、季札為何前不讓逃？

- 季札兄弟相讓，結局為弒君，論者引以為憾，甚至責怪季札為何不於壽夢「欲立」之時「讓逃」，一如太伯之託辭採藥；如此一來，吳國豈不是可以免去一場亂事？此說看來甚有道理，但其實不合情理。

- (1)太伯為太王(古公)嫡長子，君位本為他所有(至少較諸弟為優先)，故古公欲傳季歷以及昌，太伯可以讓逃。今季札為少弟，壽夢雖欲傳位，君位本非他有，既不是自己的東西，有什麼「可讓」？有什麼「可逃」？

- (2)壽夢死後，諸樊攝行事當國，於除喪後讓位季札。諸樊為長子，既已「當國」，表示君位已定，季札更何必「讓逃」？而且季札已告訴諸樊「有國，非吾節也」，「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還要「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吳人「乃舍之」。季札在言語及行動上都已表明了不願受國，而且吳人也「舍之」了，既已「舍之」，表示事情已結束，更無須逃了。

- (3)諸樊死後，遺命以次傳弟，故餘昧卒後，又欲授弟季札。季札於此時「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可見季札不是「不逃」，而是前此不須逃時不逃，此時必須逃，就毅然決然「讓逃去」，誰說季札不逃？

4、季札為何後不討賊？

- 公子光使專諸刺王僚後即位，是爲闔閭，當時，季札出使在晉國。季札返國後，既不受闔閭之讓，又不討平闔閭。論者遂說：弒君爲賊，季子爲何返不討賊？

- 要了解季子的動機，必須先看以下記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敢誰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史記．吳太伯世家》本此)

- 《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載：

  闔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 綜合以上史料，我們可以作如下的理解：
- (1)闔閭「致國」于季札，此雖非嫁禍之計，也是脫罪之辭。季札當然不能受國，否則就變成謀纂之主，等同弒君之賊。昔日趙穿殺晉靈公，趙盾爲正卿，只因「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董狐即書曰：「趙盾弒其君。」(《左傳》宣公二年)更何況受國於弒君者之手？

- (2)季札既不受國，但也不討賊。這不是因爲季札「力不能討」(晉朝杜預語)，而是怕「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爲了爭國，公子光刺僚，是(堂)兄弟相殺；爲了討賊，季札殺闔閭或闔閭殺季札，都是父子相殺(季札爲叔父)。更何況，討賊之後，君位由誰繼承？是季札自任，還是諸樊、餘祭、餘昧之子孫嗣位？最後勢必又引起父子兄弟之間的相爭相殺。這樣殺來殺去，有何了結？錯誤已經造成，但再討賊，只有造成更多的錯誤，更大的悲劇。季札做了不討賊的選擇，能把錯誤與災難減到最小的程度。

- (3)有條件的承認先君。季札既不受國，又不討賊，但是他接受新君的條件是：「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敢誰怨？」只要祖先有人祭祀，百姓有人作主，國家有人仕奉，那個人就是我的國君。在此重要時刻，季札想得最多的是國家、人民、祖先和家庭倫理，並不是自己。前人說他善於「自牧」，只知「自愛」，未免太不了解季札，也太看輕季札了！

- (4)從「哀死事生」，到「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 《史記．自序》「敘目」云：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 〈吳太伯世家〉「太史公曰」：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覽博物君子也！

- 〈吳太伯世家〉所記吳國興敗強弱之事甚多，尤其北上與中國爭雄之事更是史不絕書，但「贊中」只提到太伯、季札二人，可見司馬遷心中對此二人的看重。
- 「仁心」是指愛人不自私，如對初交的賢大夫多有動人的忠告；「慕義無窮」則是指不自利，爲社稷，慕「子臧之義」，守節讓國到底。司馬遷以〈吳太伯世家〉爲「世家」首篇，就是看重太伯與季札之「讓」，也就是一種高尚的政治道德。

- 《史記．禮書》中，太史公自發議論，說：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
- 可見司馬遷認爲大亂之源在於「爭」字，去爭必須浹之以禮。太伯、季札之讓國，就是禮讓之極。由此可知，太史公列〈吳太伯世家〉爲首，其中豈無微言大義？

五、吳國與虞國：歷史上的真實

- 〈吳太伯世家〉記載：
- 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
- 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列為諸侯。

- 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立。轉-頗高-句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
- 句卑-去齊-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 〈三代世表〉「太史公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六、司馬遷的選擇與想像

- 七十列傳首〈伯夷〉、次〈管晏〉，爲什麼？
- 從黃帝到商末周初約1500年，僅夷、齊二人入傳；西周400年，竟無一人入傳；從西周到春秋初期約500年，僅管仲一人入傳；管仲與晏嬰二人又相差一百多年，而司馬遷偏偏將此二人合傳，且略其政績而詳其交友，這又是爲什麼？

- 〈伯夷列傳〉共688字，其中寫伯夷、叔齊事蹟才二百初頭，其餘全是司馬遷的議論，此大段議論信信疑疑、是是否否、自問自答、三反四復，究竟在說什麼？

〈伯夷列傳〉：

-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 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 〈五帝本紀〉「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 〈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 〈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 〈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 〈刺客列傳〉：

曹沫(劫齊桓公)、專諸(刺王僚)、豫讓(爲智伯報仇)、聶政(爲嚴仲子報仇)、荆軻。豫讓「士為知己者死」，「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自皮而決眼，自屠出腸」。

■ 〈趙世家〉記趙氏孤兒(趙朔遺腹子趙武)故事：

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 及趙武成人，復興趙氏，

程嬰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 〈晉世家〉記刺客鉏麑之事：

晉靈公惡忠臣趙盾，使力士鉏麑刺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 〈項羽本紀〉中的「力拔山兮氣蓋世……

「在晉董孤筆」(後來之筆)

■ 《左傳》宣公二年 (前607，孔子出生前56年)，晉靈公爲將軍趙穿所殺，當時趙盾任正卿。內亂平息後……

-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在齊太史簡」(當時之簡)：

-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前548，這一年孔子四歲)，齊莊公因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殺死，另立齊景公爲國君。事後，齊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

  (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書》、《後漢書》中的王昭君

- 《漢書．元帝紀》：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詔曰：「……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

- 《漢書．匈奴傳》：

  竟寧元年，(虖韓邪)單于復入朝……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

-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

- 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

■〈游俠列傳〉：

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莊子．盜跖》：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鮑焦(抱木立枯)、申徒狄(沉河而死)、介子推(抱木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皆離(重)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太平御覽》卷七三引《抱朴子》曰：

尾生與婦人期橋下，水至不去，以至溺死。雖有信，不如無也。

趙氏孤兒

《左傳》、《史記》、＜元曲＞
的本事與新編

左傳的緣起

-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

（一）、經學方面

1、左傳解釋春秋，解說春秋的意旨，對春秋藉褒貶以正名的大義，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是公羊和穀梁所比不上的。

2、左傳旁引古經，推陳其源、闡釋其義、宣明其用，可供我們考源流、通訓詁、辯異同，對其他經書做深入研究。

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

- （二）、史學方面：
- 1、從史料方面：
- （1）左傳所記載春秋242年的事，可上推至西周、商、周、夏文明發展的情況；下可知戰國、秦、漢文明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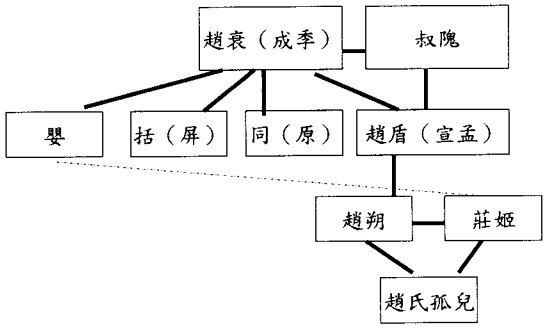
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

- 2、在史法方面：
- 〈1〉「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
- 〈2〉行文有專用的語詞、敘事有一定的成法，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

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

- 3、歷史哲學方面：
- 左傳傳承春秋之義，把史家的意境提升到另一個高遠的境界。左傳融合經、史，自兼史家與史評兩要職。

趙氏孤兒的譜系



《左傳》趙氏孤兒的歷史背景

- 宣公二年
-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兗不廢矣。」猶不改。

-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鬥且出，提彌明死之。

-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捨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史記・趙世家》

-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

- 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 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褲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
- 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 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 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眾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眾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元劇《趙氏孤兒》

- 京劇中《趙氏孤兒》的劇本，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根據《史記．趙世家》改編而成。劇中的情節比真實的歷史稍有誇張，但是重點在強調的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忠孝節義精神，悲壯感人。

- 這個故事還牽涉到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就是後來韓、趙、魏三個家族瓜分了晉國，戰國七雄的局面才確立下來。也就是說：如果程嬰沒有保護趙氏孤兒，替趙家保留香火，也就沒有戰國時代的趙國，中國歷史就要改寫了。

- 《趙氏孤兒》的故事後來更飄洋過海傳播到海外去，法國著名文學家伏爾泰即以之為藍本，改編為劇本《中國孤兒》，在法國演出時，深受觀眾好評。
- 至於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也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 。

元曲《趙氏孤兒》

《趙氏孤兒》之作者簡介

紀君祥，一作紀天祥，大都（今北京）人。與鄭廷玉、李壽卿同時，年輩長於鍾嗣成，生平不詳。所做雜劇今知有《韓退之》、《松陰夢》、《驢皮記》、《貶茶船》等六種，今僅存《趙氏孤兒》一種。《趙氏孤兒》為元雜劇中著名的歷史悲劇。劇本戲劇性強，人物個性鮮明，曲文豪放，風格高昂，顯示了悲劇的壯烈美。

《趙氏孤兒》第二折（節錄）

【屠岸賈云】韓厥為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如今不免詐傳靈公的命，把普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刷將來，見一個剁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不除了我這腹心之害？令人，與我張掛榜文，著普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拘刷到我帥府中來聽令，違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

賞析

屠賊這惡劣行為，前無記載，於史無徵，純然是紀君祥穎異獨慧的審美創造。它通過典型人物在典型環境中本乎心、發乎情的典型語彙，深刻揭示了以屠岸賈為代表的反動統治者「寧枉無縱」，嗜殺成性的本性，並自然地引發了戲劇進展的新機緣。因為屠賊這駭人聽聞的行為，使趙氏孤兒乃至全國嬰兒的命運，又尖銳地提上了人們心頭。

【正末扮公孫杵臼，領家童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在晉靈公位下為中大夫之職，只因年紀高大，見屠岸賈專權，老夫掌不得王事，罷職歸農。苫莊三頃地，扶手一張鋤，住在這呂呂太平莊上。往常我夜眠斗帳聽寒角，如今斜倚柴門數雁行。倒大來悠哉也呵。

賞析：於是，熱心救孤的公孫杵臼，就順乎人心、本乎邏輯地走上劇場了。原先史料中的公孫杵臼，本是趙朔門客；紀君祥又勇毅地對歷史作了大膽的藝術反撥，把他塑改成與趙盾同為「一殿之臣」的「中大夫」，並且善良剛正，亦遭屠賊排擠而罷職歸農，是劇中直接與屠岸賈正面衝突的同僚對手，所以程嬰特來相求共謀救孤大事。這就壯大了正義勢力的陣線，豐富了戲劇衝突的形象系列，使舞台上矛盾的雙方角色，既增添了強度，更增強了質感。

【家童報科，云】有程嬰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正末見科，云】程嬰，你來有何事？【程嬰云】在下見老宰輔在這太平莊上，特來相訪。【正末云】自從我罷官之後，眾宰輔每好麼？【程嬰云】嗨，這不比老宰輔為官時節。如今屠岸賈專權，較往常都不同了也！【正末云】也該著眾宰輔每勸諫、勸諫。【程嬰云】老宰輔，這等賊臣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世，也還有四凶哩。【正末唱】**【隔尾】你道是古來多被奸臣弄，便是聖世何嘗沒四凶，誰似這萬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單只會把趙盾全家殺的個絕了種！**

賞析：程嬰專為救孤而找杵臼，但因剛剛見面就只能含糊說道：「特來相訪」而不言具體。身為「老宰輔」的杵臼，接著自然問起朝政狀況，程嬰就順理成章地敘說「屠岸賈專權」弄術、迫害賢良；雙方這才說道趙盾全家被殺的慘劇，並水到渠成地引出「孤兒」問題。使戲劇在舞台上的流程，如同生活本身一樣，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精醇，更耐人尋味。

【牧羊關】這種兒未生時絕了親戚，懷著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吉多凶。他父親斬首在雲陽，他娘呵死在冷宮，那裏是有血脈的白衣相？則是個無恩念的黑頭蟲。
【程嬰云】趙氏一家全靠著這小舍人，要他報仇哩。【正末唱】**你道他是個報父母的真男子：我道來則是個妨蚕娘的小業種！**
【程嬰云】老宰輔不知，那屠岸賈為走了趙氏孤兒，普國內小的都拘刷將來，要傷害性命。老宰輔，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跟前，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國小兒之命。

賞析：杵臼初見孤兒隨即唱道：這孩兒「懷著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吉多凶」，終究「是個妨爺娘的小業種」。表明他身為貴官，從宗法觀念和家族利益出發，對子孫的期望就是光宗耀祖、顯親揚名，因之認為這孤兒沒甚可愛、甚至也不見可憐。

這就使戲劇為之一跌，促使程嬰急忙申述：「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跟前」，也為的「要救晉國小兒之命！」僅此一句，字字皆有千鈞之力，堪稱光射斗牛，響遏行雲的歷史強音。

【程嬰云】……念程嬰年已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經滿月。待假裝做趙氏孤兒，等老宰輔告首與屠岸賈去，只說程嬰藏著孤兒。把俺父子二人，一處身死，老宰輔慢慢的抬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仇，可不好也。【正末云】程嬰，你如今多大年紀了？【程嬰云】在下四十五歲了。【正末云】這小的算著二十年呵，方報的父母仇恨。你再著二十年，也只是六十五歲。我再著二十年呵，可不九十歲了，其時存亡未知，怎麼還與趙家報的仇？程嬰，你肯舍的你孩兒，倒將來交付與我，你自首告屠岸賈處，說道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藏著趙氏孤兒。那屠岸賈領兵校來拿住，我和你親兒一處而死。你將的趙氏孤兒抬舉成人，與他父母報仇，方才是個長策。

【程嬰云】老宰輔，是則是，怎麼難為的你老宰輔？你則將我的孩兒假裝做趙氏孤兒，報與屠岸賈去，等俺父子二人一處而死罷。【正末云】程嬰，我一言已定，再不必多疑了。……**我從來一諾似千金重，便將我送上刀山與劍鋒，斷不做有始無終！**

賞析：程嬰這擲地作金石之聲的英雄語言，自然感動了「忠直」熱忱的老杵臼，想到程嬰正當壯年，而自己已是七十衰翁，所以也就爽快地答應。從而定下了救孤「長策」，老杵臼並作了「上刀山與劍峰，斷不做有使無終」的精神準備。

- 紀君祥此劇的基本框架，導源於司馬遷《史記》。但《史記》所載古代程嬰和杵臼，是二人合謀盜劫或騙取「他人嬰兒」來假充趙氏孤兒以交付屠岸賈殺害的。在創作雜劇時，紀君祥以高超的歷史膽識和睿智的藝術匠心，改寫成中年得子（且又是唯一之子）的程嬰，毅然以自身骨肉取代趙孤兒去送死，以維護正義並挽救全國嬰兒。

- 這種常人難以做到而又是人人期望、個個敬仰的壯舉，不僅立即感動了老杵臼，且更如穿雲破霧的東昇旭日，以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芒，蕩滌了舊史原型中為感恩報義而犧牲他人、位忠奸鬥爭而摧殘生靈的陰霾陳屑，不僅極大地完善了程嬰、杵臼二人的壯美性格，使他們成為光耀舞台、彪炳藝苑的千秋典型，且使整個雜劇都輝映著更激勵人心的美感效應。

紀君祥著意在境界和格調上，把程嬰置於杵臼之上，並讓程嬰貫穿於悲劇始終，成為解決戲劇衝突的中間人物，這一切都表明：卓越戲劇家的紀君祥，也是先進思想家。他從時代的制高點上，俯察歷史流程、體察社會真諦，開掘人生寶藏；運用邁越千古的超群構思，通過對程嬰、杵臼等為正義而勇作犧牲的刻畫，鑄造出我們民族的壯麗品格和崇高的精神，以感發人心的動人形象。

- 使這救孤悲劇昇華為正義與邪惡的生死拚搏，並從而煥發出愛民、憂民、為拯民濟世而英勇獻身的偉大光輝。中國宋朝文論家紀有功期求作家們「文不按古，匠心獨造」。此作，正是對他最好的回應，也是對後人最好的啟迪。

【參考書籍】元曲新賞 第十五輯《趙氏孤兒》，地球出版社

「趙氏孤兒」的「史」與「劇」

—文述與演述

- 「趙氏孤兒」的故事最早是《左傳》中「無名」的編年敘事；發展至《史記》＜趙世家＞，變成了「下宮之難」；到了元代紀君祥的雜劇中，正式以「趙氏孤兒」的名稱亮相。
- 這個經過「新編」的戲劇，以一種新的敘事基調及主導意識，反過來影響著他的「本事」；使得後人在閱讀《左傳》及《史記》時，受到了極大的改變。



- 歷史敘述是最早的本事，經過轉化之後，形成了文述、講述、演述這三種型態，這三種型態分別由「文」、「講」、「演」作為其特徵。
- 文述是為「文」而寫的走向；如史書、小說。



- 講述是底本為「講」而寫的走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此種講述性作品，如先秦之《 春秋事語》 、宋代以來的話本。
- 演述的底本則是為「演」而生產的走向，以戲曲而言，內容包括了科、賓白、曲的提示，元雜劇、明傳奇、今日之京劇等皆屬此種，通常其底本便稱為劇本。



- 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王國維的評價甚高，曾在《宋元戲曲考中》中將之與關漢卿的《 竇娥冤》 並列，許為元雜劇中二大悲劇作品，其云：其最有悲劇性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 竇娥冤》 ，紀君祥之《趙氏孤兒》。



- 劇中雖有惡人交媾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
- 此劇早已流行海外，法國作家伏爾泰受它的啟發而寫了《中國孤兒》；德國詩人歌德也寫過模擬其後半部情節的劇本《埃耳泊諾》。



「本事」與「新編」

- 一個起源文本與後繼文本之間異／同的聯繫，可以用「本事」與「新編」來做表述。
- 後繼的敘事是根據它而改編、填補、重塑、變化，甚至是考證、解釋、分析的話，那麼它更有可能是一種「本事」的概念。



- 而所有對「本事」進行一種帶有差異性格的再敘述，便可成立為一種相對於「本事」的「新編」概念。



- 「趙氏孤兒」成為固定事件，以及以此作為事件之標題，究其實，是在《 紀劇》 中才首次出現，因此，如果我們用「趙氏孤兒」的事件觀去讀《 左傳》 及《 史記》 ，表示我們已經受到了《紀劇》 之影響，才會在《 左傳》 之分年記事的體制中去尋覓「趙氏孤兒」始末的線索、牽涉，以及來龍去脈。



《左傳》系統中並無「趙氏孤兒」的存在

- 在《左傳》 中，原本是沒有一個被寫就的事件喚作「趙氏孤兒」的。在清代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 中，也僅有一個大標題：「晉卿族廢興」，在卷31 中，屬列於「晉」事。



- 在本卷「晉卿族廢興」中的有關「趙氏孤兒」這一段記事，也只是其中所載之片斷而已。顯見關注到這個晉國發生的種種事跡中，把焦點置於「趙氏孤兒」者，是元代的紀君祥；同樣是以敘事本末來閱讀《 左傳》，清高士奇的閱讀就和紀君祥有著不同的取向。



《史記》〈趙世家〉稱為「下宮之難」

- 這種情形也同樣出現在《史記》的〈趙世家〉，在〈趙世家〉中，誠然已出現了有類於以「趙氏孤兒」為情節中心的敘事，但是，《史記》卻沒有任何關於這一大段敘事可以命名其為「趙氏孤兒」的暗示，有的倒是另外一個稱呼命名：「下宮之難」。



- 「下宮之難」的名稱在《史記》中凡三見。
- 一出於公孫杵臼之口：「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
- 二見之於諸將之回復晉景公：「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
- 三見之於程嬰與趙武之對話：「昔下宮之難，皆能死。」



- 這顯示出諸當事人對於事件的回憶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即「下宮之難」。
- 不僅景公、韓厥、諸將，乃至其餘的許多晉卿，甚至族人，也都知道「下宮之難」指稱的是一次事件，以及是什麼事件。因此，《 史記》〈趙世家〉中這一大段敘事文字，如果有一標題的話，應當叫做「下宮之難」。



- 究竟「下宮之難」所述的是「莊姬」的復仇，還是「趙孤」的復仇？從現有資料中，已不可得知；但，無論如何，《左傳》雖未明言趙武究係誰子——朔乎？嬰乎？但是，趙孤（武）確已出現。



- 在〈趙世家〉中，確實是以出現了托孤、救孤、撫孤、復孤為主軸的敘事，雖然還未稱名為「趙氏孤兒」，但是已經有了一個以「趙孤」為中心的情節貫穿，自「下宮之難」後朝向以「復孤」為中心的發展。



- 特別是「托孤」，講的是趙朔托孤給韓厥之事，這是在《左傳》中未曾交代清楚的一個人物。



- 屠岸賈是在〈趙世家〉中出現的人物，「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不知是屠岸賈與趙氏的嫌隙，還是以替靈公報仇為因，總之，屠岸賈在「趙氏孤兒」的故事中，一躍成為最主要的人物。



元代「存趙孤」的復仇意識

- 元代出現〈趙氏孤兒〉的劇本，並非偶然。因為宋室姓趙，元代遺民以趙宋自居，在一片思宋的氛圍中，宋代皇室自神宗以來，即已不斷地有著為程嬰等人修祠封爵的舉措，北宋末年時，徽欽二宗為金人所俘，「存趙孤」更成為一極具民族大義、復仇意識的口號。



- 高宗不僅於臨安設位望祭程嬰與公孫杵臼，且更為彼等在臨安建廟，加封爵號。
-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五九引吳革為趙宋殉節時說：「為趙氏得死，且不恨。」



- 文天祥《指南錄．無錫詩》也嘆說：「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 劇作家掌握這種心情，藉《趙氏孤兒》激發國亡的悲憤和復國的心志。





「趙莊姬」的人母性格

- 歷來在「趙氏孤兒」之敘事中，對於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等人的關注其實較多，而關於晉景公（或晉靈公）、屠岸賈的另一面則較少被注意。尤其是「趙莊姬」這名女子，更多的是被忽略。



- 莊姬的角色極為特別，因為，全劇的中心——孤兒，便是由她所生，這點，自《左傳》以來，一直到今日，到都還算是一個「事實」，不曾變過。



- 〈趙世家〉是否為歷史？並無定論。至少司馬遷在考慮將什麼史實放入歷史敘述中時，他確實是諸人中唯一思量到莊姬為趙孤之母者，他也著實描繪了為人母所以為人母。



「史」與「劇」的比較

- 在元劇中，屠岸賈對屠成十五年的教養中，說了些什麼話？這些對他有什麼影響？一個人面對殺父仇人卻又是養己且相處十五年的義父時，在決定下手復仇前，有無躑躅？有無一層更深的心境？與歷史相關涉的戲劇中所存在的，並不是史實真假的問題，而是一種本事與新編的對待。



- 它與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繫，在於「挪用歷史」以進入內容中的有機結合而成為「劇情」。它擴大了歷史中想像、創造的成分到不受約束，同樣也是一種「詩學」性格，不能輕易就被客觀主義的還原事件觀所排除；尤其在中國，戲曲敘事正是取代了正史文述的一種「歷史亞敘述」，擔負一種歷史說教的功能範型。



- 關於「史」與「劇」的比較，西哲早已啟其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詩學》（Poetics）常是引述上的源頭：「詩人所描述者，不是已發生之事，而是一種可能發生之事；亦即一種概然的或必然的可能性。」



- 歷史家與詩人間的區別，並非一寫散文，一用韻文；你可以將司馬遷之作改為韻文，它仍然為一種歷史，… … 二者真正之區別為：歷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而詩人所描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故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莊重；蓋詩所陳述者毋寧為具普遍性質者，而歷史所陳述則為特殊的。



- 清初金聖歎便曾假《水滸》與《 史記》，提出了「文」之史性、「史」之文性的問題，其實已觸及了歷史劇本質的核心地帶。
- 其云：某常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相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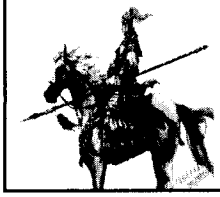


- 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誰殺了李陵？是命中數奇？還是官僚政治？

《史記・李將軍列傳》



第七組
黃依苓 9714133
張嘉汶 9714136
楊凱鈞 9714153
彭惠娟 9714163

李將軍列傳簡介

報告人：華語三 彭惠娟 9714163

《李將軍列傳》簡介

- 通過描寫西漢"飛將軍"李廣的機智勇敢、廉潔寬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後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一位悲劇英雄的形象。文章敘事突出重點，多細節描寫，是《史記》中的傳記名篇。
- 影片欣賞：飛將軍李廣

《李將軍列傳》內容

- 本篇記述漢代名將李廣的生平事蹟。李廣是英勇善戰、智勇雙全的英雄。他一生與匈奴戰鬥七十餘次，常常以少勝多，險中取勝，以致匈奴人聞名喪膽，稱之爲"飛將軍"，"避之數歲"。

- 李廣又是一位最能體恤士卒的將領。他治軍簡易，對士兵從不苛刻，尤其是他與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風，深得將士們的敬佩。正是由於李廣這種戰鬥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後己的品格，使士兵都甘願在他麾下，"咸樂爲之死"。

- 然而，這位戰功卓著、倍受士卒愛戴的名將，卻一生坎坷，終身未得封爵。皇帝嫌他命運不好，不敢重用，貴戚也借機對他排擠，終於導致李廣含憤自殺。李廣是以自殺抗議朝廷對他的不公，控訴貴戚對他的無理。

- 太史公也通過李廣的悲劇結局揭露並譴責了統治者的任人唯親、刻薄寡恩以及對賢能的壓抑與扼殺，從而使這篇傳記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

《李將軍列傳》藝術手法

（1）抓住主要特徵，突出人物形象。
通過著力描寫一些生動的故事及細節，突出人物形象。
（2）用克制、含蓄的敘事筆法，表達深沉、強烈的愛憎感情和自己的主觀認識。
（3）用對比烘托方法揭示人物命運，豐富人物形象。
（4）語言通俗，極富文采。

李將軍列傳　人物介紹



華語三　黃依苓　**9714133**

李廣

- 西漢時著名武將。李廣的先祖是秦朝名將李信，將門世家出身。漢文帝十四年（前165年）從軍，死於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一生匈奴與交戰四十餘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人畏其英勇，稱之爲「飛將軍」。李廣一生都沒有被封過侯，漢文帝曾說李廣：「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意思是說他的膽略才能出眾，如果是在漢高祖戰事頻繁的時期，當上萬戶侯又算什麼。

「一軍皆哭，百性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 前119年，漢武帝發動漠北之戰，由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由定襄、代郡出擊跨大漠遠征匈奴本部，李廣被分配跟隨衛青出征。漢武帝經不起李廣請求，同意他打先鋒，但隨後密信衛青，說李廣犯霉運，不能給與先鋒官的重任。衛青因此安排李廣領兵支援東路，令李廣頗爲不滿。由於路途過遠的關係，李廣在沙漠中迷路，延誤了時機，導致單于突圍逃走。漠北大戰結束後李廣部隊和主力部隊會合，李廣因此犯延誤戰機罪受到衛青責問，不願受軍法審判，憤而自殺，享年六十餘歲。

-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廣評價很高，曾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兩句話來讚美李廣。意思是說：桃樹和李樹雖然不會說話，但只憑著美麗的花和甜蜜的果實，也能將眾人吸引過來。
- 根據《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李廣身高過人，猿臂善射，愛惜士卒，深得士兵的愛戴。李廣關外狩獵時射石虎的故事家喻戶曉，使得李廣成了後世神射手的代名詞之一。《史記》也記載，李廣爲人廉潔，「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

李廣影片

- (歌仔戲)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7HqFJnO3MU&feature=related
- (節目)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cMh6dx_IYg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kpS7_BrUGY&feature=related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owEhwx8Os&feature=related

衛青

- 生不詳卒於前106年，字仲卿，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騎奴出身，西漢傑出軍事將領。
  衛青原名鄭青，是平陽侯府中奴僕衛媼與平陽縣吏鄭季的私生子，幼年被送至生父家寄養，但於鄭季家中被歧視虐待，後來便離開父家與母親一起生活，並改隨娘家姓衛。

- 衛青的姐姐衛子夫被漢武帝選入宮中，衛青也被召到建章宮當差。這是衛青命運的一大轉捩點。西元前 129年，匈奴又一次興兵南下，前鋒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懷來縣）。漢武帝果斷地任命衛青爲車騎將軍，迎擊匈奴。從此，衛青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 司馬遷《史記》中對衛青的評價十分微妙。一方面，司馬遷在《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強調衛青的外戚身份，著重描寫衛青低調懷柔的處世作風，對其戰功的敘述卻遠不如李廣的事迹詳細。以至於後世的明・黃淳耀評論：「太史公以孤憤之故，敘廣不啻出口，而傳衛青若不值一錢，然隨文讀之，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掩。」認爲司馬遷對李廣和衛青的評價不公。

-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衛青的描寫影響了不少後人。他把衛青、霍去病與李延年之類的「內寵嬖臣」一起放在《佞幸列傳》中評論，儘管在強調他們「外戚貴幸」的身份外特意指出衛、霍二人「然頗用材能自進」，但還是給了一些後人「衛青僅是個靠了皇后裙帶關係的小人」的印象。

衛青影片

- (MV)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r6aljL9LKU

(節目)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8gzO9R967g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0VOqP8XVmg&feature=related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Xmke_Nd3Hk&feature=related

霍去病

- **霍去病**（前140年－前117年），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人，衛子夫和衛青的外甥，西漢漢武帝時代對抗匈奴的名將。
-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是平陽縣的衙役，與平陽公主的奴婢衛少兒有染，生下了霍去病。也因爲衛子夫被漢武帝看中入宮，數年後因生皇長子劉據而被立爲皇后，加上衛青征匈奴功勛卓著，衛氏家族從此平步青雲。霍去病也因漢武帝愛屋及烏，十六七歲時做了保衛皇帝安全的侍中官，十八歲時隨舅舅衛青出征。

- 霍去病初次征戰，才十八歲，即率領八百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把匈奴兵殺得四散逃竄。這次戰鬥殺死匈奴2028人，並俘虜了單于的叔父羅姑比。霍去病因此開始鋒芒畢露，授驃姚校尉，又以「勇冠三軍」之意而封冠軍侯。
- 霍去病的忠君愛國，有一軼事可表露，相傳漢武帝看到霍去病討伐匈奴馳騁沙場，立了大功，爲了犒賞霍去病，指派工匠，特地修建了一寬敞華宅。落成後，漢武帝讓霍去病先去看看，是否滿意，但霍去病卻向漢武帝上奏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愛國忘家，壯志凌雲，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言。不過霍去病英年早逝，因病去世，年僅23歲(虛歲)。

- 《史記》記載，霍去病在一次打獵中，涉嫌故意射死李廣之子李敢。一般認爲，是因爲李敢曾毆打霍去病的舅舅衛青。李敢毆打衛青的理由是因爲李敢的父親李廣，在西元前119年出征匈奴漠北時，衛青因漢武帝密信不要讓李廣打先鋒，遂安排李廣領兵到東路支援，由於路途過遠的關係，李廣在沙漠中迷路，延誤了戰機。後來，衛青責備李廣，並要把李廣送交官吏審判，李廣於是憤而自殺。李廣的兒子李敢，當時是霍去病的部屬，認爲是衛青陷害李廣，動手打傷了衛青。雖然衛青對這件事並不追究，但他的外甥霍去病卻從此記恨李敢，最後在甘泉宮射獵時將其射殺。不過事後漢武帝用「李敢被鹿撞死」的說法庇護了霍去病。

霍去病影片

- (MV)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9fi1cESnaw&feature=related
- (節目)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YsHlbCjI3o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9tSZR6vwas&feature=related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9tSZR6vwas&feature=related

李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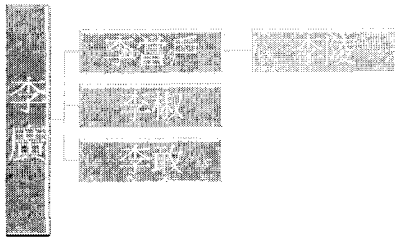
- **李敢**，中國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幼子。李敢以英勇著稱，是霍去病的部屬，因跟隨霍去病力戰匈奴之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因怨恨大將軍衛青使他父親飲恨而死，就打傷衛青，衛青隱瞞其事沒有張揚。後來李敢隨皇上去打獵，被與衛青有親戚關係的霍去病射死。當時霍去病地位顯貴且受寵，武帝隱瞞真相，說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史.漢之李將軍

報告人: 華語三 張嘉汶 9714136

所謂李將軍……

- 李將軍指的是李廣 ，不是李陵喔~



史記與漢書對李廣的描述……

- 史記
- 在一開頭的部分便稱李廣爲將軍，且以此爲篇名
- 獨立一篇
- 〈李將軍列傳〉

- 漢書
- 直書李廣，不稱之爲將軍，文中有提及原因
- 與蘇武相提並論
- 〈李廣蘇建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冲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動作事件描述……

- 史記
- 動作描述生動
- 彷彿書者親眼所見事件的發生

- 漢書
- 敘述事實
- 感覺是念課文的感覺讀來比史記較不生動

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穀，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裏，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裏，複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 史記
- 〈李將軍傳〉以李廣爲主

與李廣相關事件等均記載，其後代子嗣僅略敘未多加細說。

- 漢書
- 李廣部分的敘述以史記所載爲主，但些微地方較不如史記詳細，反而是其子孫李陵部分有較多的敘述。

史記對李陵的記述

-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裏，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裏，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漢記對李陵的記述

-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

-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

-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補充：名家評《史記・李將軍列傳》

報告人：華語三 楊凱鈞 9714153

清・李景星《史記評議》：「不曰韓信，而曰淮陰侯；不曰李廣，而曰李將軍，只一標題間，已見出無限的愛慕與景仰，此篇用意尤在數奇二字，而敘事精神更在射法一事。讚其射法，正所以深惜其數奇也。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之不遇時』以伏數奇之恨。以後敘擊吳、楚還賞不行，此一數奇也；敘馬邑誘單于無功，此一數奇也；敘贖爲庶人，敘出定襄無功，敘出又北平軍無功賞，直至引刀自刎，乃以數奇忠焉。

其數奇之旁寫，則已從弟李蔡爲襯，以望氣王朔語、以天子作衛青語爲襯，並藉以點名眼目也。其數奇之餘波，則當戶之早死也，敢之被射殺也，陵之生降也，又李氏凌遲衰微，李氏名敗云云，皆是極端嘆其數奇處。至敘其射法處，曰『廣家世世受射』，曰『射匈奴』，曰『射鵰』，曰『射白馬將』，曰『射追騎』，曰『射石』，曰『射虎』，曰射『裨將』，曰『曰善射亦天性也』，曰『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末又附敘李陵之善射、教射，與篇首『世世受射』句相映。或正或側，或虛或實，直無一筆犯復。蓋太史公負一世其氣，鬱一腔奇冤，是以藉此事而發爲文。」

李景星之言是綜合牛運震在《史記評注》中評〈李將軍列傳〉的言論

結論

生不逢時的英雄～飛將軍李廣

司馬遷在〈李將軍列傳中〉不斷的提出所謂的「數奇」之說，期藉著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描寫，以側面的角度去烘托李廣悲劇性的一生，從其弟、三子的死，皆與權貴相逼脫不了關係，尤其是出入匈奴陣營如入無人之境的少年英雄李敢，竟被霍去病射死，而且凶手還被皇上鎖掩護，最後，李敢的死因竟是被鹿撞死，在歷代讀者的眼中，是極為荒謬的，而整個李氏家族的悲劇，探討前因後果，難道就如同太史公說的是「數奇」造就的嗎？個人認為，司馬遷在「數奇」的背後是想傳達，李氏家族的悲劇，乃是在上位者一手造成的。

綜觀李廣的身世，論戰，他是當代第一，無人可敵，論射，他亦是當代第一，但即使有如此高超的武藝戰略，李廣仍不敵朝中權貴的逼迫，與官場政治的黑暗，表面上看來，李廣確實是生不逢時，但在「數奇」的背後，可以看到的是，李廣受政治操縱的一生，掌控他一生的，不是「數奇」的命運，而是當代權貴們的齷齪的政治手段。

延伸問題

一、雖然李廣的一生，深受當朝政治權貴們的操弄，但可議的是，難道李廣都沒發現他會這麼「不順」是因爲他受人擺佈的關係嗎？如果他發現了？爲何他仍然甘於被擺佈呢？

二、李廣擁有一身高超的武藝與戰略，這點與秦末漢初的大將韓信相同，他們身上有哪些共通點呢？

傳記文學
第八組－游俠列傳

小組成員：
陳冠宇　9714124
洪士徨　9714147
黃靖宜　9714137

淺談游俠與刺客

- 「俠」的文字源自「夾」，原始意義是挾帶，直到戰國末年，在《韓非子》逐漸轉化成專指以武力違反法紀的人物。進入秦漢時代，先後經過《淮南子》、《史記》、《漢書》和《漢紀》等書的詮釋，「遊俠」或「游俠」取代了「俠」，成為專稱講義氣且交友廣闊、干犯法禁和助人於危難者。另一方面，為了突顯「俠」的特別氣質或是更細緻的分類，而衍生出強調信任、義氣的「任俠」，已寄身他人門下賓客卻仍任游俠的「俠客」，地方鄉里的望族者具有游俠性格者的「豪俠」，以及魚肉鄉里、侵陵百姓的「輕俠」，抑或是形容游俠社會身分的「閭巷之俠」、「布衣之俠」等詞彙，而這些都透露出西漢社會朝向豪族化、士族化的軌跡。

何謂游俠?

- 韓非子
  - 《韓非子・五蠹》最早見「俠」之概念。
  -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 五種害蟲之一
  - 強調俠具有武功或勇力，對國家具有破壞性。
    → 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從政治角度出發。

何謂游俠?

- 司馬遷
  -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史記》
    - 游俠之行爲常常不合於常規社會的道德和法律，游俠講信義、重名譽、不惜捨己救人，由俠仗義救人不求回報。

何謂游俠?

- 荀悅
  - 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漢紀》
    - 這裡特別強調游俠樹立個人權威、結黨營私的特點。
- 班固
  - 游俠雖「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但是他們「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且游俠「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故而罪不容誅。 《漢書》

何謂游俠?

- 綜合各家所說，得以下結論：
  - 游俠是指不循章法、輕生重義、抑強扶弱之人。
- 教育部國語字典定義：
  - 好交遊、重義氣、能救困扶危的人。

游俠的精神特徵

- 追求「公正」，講究義氣
- 恩怨分明，報復心強
- 勇於助人，樂善好施
- 看重名譽，輕視生死

游俠之分類

- 依地位分類
  - 卿相之俠
  - 布衣之俠
- 依行俠之方式、手段、目地分類
  - 義俠
  - 武俠
  - 豪俠
  - 輕俠
  - 盜俠
  - 隱俠

略談刺客

- 刺客是從游俠中分化而出的一類。
- 刺客與游俠同是尚武精神和尚武時代之產物。在精神氣質和道德規範許多方面，刺客與游俠都有共同和相近之處。

略談刺客

- 主要區別在於：游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不一定以殺人為目的；而刺客是有預謀、有目的地去殺人，刺客就是殺手。
- 刺客定義：有目的、有預謀而懷挾利器從事暗殺活動的人。他們以自己的性命為代價去博取他人性命的人。
- 教育部國語字典定義：暗殺別人的人

大家比一比

列傳 / 定義	游俠	刺客
史書	指不循章法、輕生重義、抑強扶弱之人。	有目的、有預謀而懷挾利器從事暗殺活動的人。 以自己的性命為代價去博取他人性命的人。
教育部國語字典	好交遊、重義氣、能救困扶危的人。	暗殺別人的人

史記-遊俠列傳

【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雲。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若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不完糲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曩者朱家、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行義，有足稱者。及以財役貧，以勢凌孤，恃強賊以快意，固時有之，豈可勝言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饜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故貶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尺寸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俯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者，何也？其利有所長，非人之所能也。要以功見信，信而後言，非仁者不能行也。故曰「信其所不為，不毀其所不能」，此之謂也。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而呼，擊非公疾，其執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文罔，然其行義，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比周，設財役貧，豪暴凌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餘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墓卒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漢書-遊俠傳

【遊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資困絕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戰勝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抴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千乘，而兵溝，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迫于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驅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雖而蒸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莫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恭儉，揖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權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裏之俠原涉為魁。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輩，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書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窘，史因求出關。藉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藉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史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族。」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裏趙王孺，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衛公孺，陰西劇孟，洛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遵遵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硃家之基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遊俠豪侶，籍籍有聲。權行州裏，力折公卿。硃家脫李，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嚏於吏。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藏活者以百數，其陰賢者，不可勝言。既已振人之急，其後又以德其人，此所謂「陰德者必有陽報」者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雖小物，猶以喻大也。

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藏活者以百數，其陰賢者，不可勝言。既已振人之急，其後又以德其人，此所謂「陰德者必有陽報」者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雖小物，猶以喻大也。

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藏活者以百數，其陰賢者，不可勝言。既已振人之急，其後又以德其人，此所謂「陰德者必有陽報」者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雖小物，猶以喻大也。

硃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不兼采，及布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味，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楚田仲以俠聞，父事硃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事，徵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天下之一敵國丧蓋，徐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劇孟之一方之雄也。然而不劇孟行大類硃家，而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王孟，亦以俠稱諸侯。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徙茂陵，諸白、梁轅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友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基其行，亦軹為報仇，不使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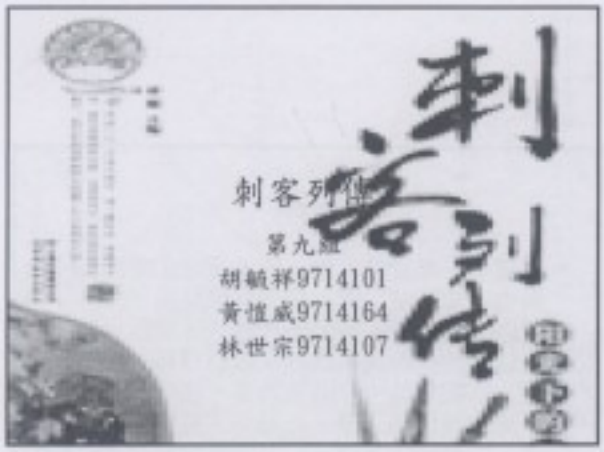
解姊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爺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解曰：「乘其親道旁，吾兄不直。」遂去其賊，解微知賊處。賊窘自歸，解亦匿其姊子，收葬之。解曰：「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是吾德義之所不修也，吏來。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義之所不修也，吏來。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義之所不修也，吏來。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少年聞之，每至直基解之行。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許從它縣奢人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亦已出洛陽豪居間乃聽。」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辱賢，持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

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使人問其姓名，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稱為三輔決曹，以平徭薄賦，決斷精敏，名聞京師。擢為谷口令。時為縣門下掾，主領記室，以文章進。涉又少行三年喪，為鄉里所稱。涉父卒，送葬者數千人，皆會墓次，以定產業，時人歸其義。涉為人短小精悍，口辯，有權略，好俠養士，賓客多歸之。涉年二十餘，補谷口令。谷口縣居山險，其俗剛武，涉以恩信治，出入閭巷，不帶佩刀劍，不備車騎，人皆敬愛之。涉為令，以身率之，以誠感之，以義勸之，以禮導之，以法齊之，以刑威之，以賞勸之，以罰懲之，以教化之，以風俗之，以德服之，以仁愛之，以恩撫之，以信結之，以義交之，以禮接之，以法治







何謂刺客

- 有一種人因爲國家弱小無法抵抗強權或爲報達知遇之恩，或因暴政虐民而以殺人爲畢生職志，我們稱之爲刺客！

司馬遷筆下的刺客列傳

- 藉「遊俠」「刺客」列傳點出他對正統王朝之義理的疑惑，渴望著俠的 世界的另一種義，這義是在非政權壓力下，非只對國君與王朝，而是人與人間平 等情義的對待。

曹沫生平

- 春秋早期人，是魯國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
- 司馬遷筆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任爲將。

曹沫

-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歸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生平

-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見《刺客列傳》，乃吳國的刺客。
- 傳說中，專諸刺吳王僚所用的匕首，因其細小、能藏於魚腹中，所以被稱爲「魚腸劍」。

專諸

-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

- 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聶政

-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辭，而聶政遂言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勝甘旨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未嘗，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遬自金者，將用爲大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請，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喪，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宜侈大矣。然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老母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意也。夫賢者以感忘利，而仇者以利亡其真。今韓與魏，強大之讎也，而政之用，一旦見信於嚴仲子，而嚴仲子所以不愛軀命者，徒以政尚有老母，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兵衛甚嚴。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近。今足下幸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翼足下輔翼者，莫許可。」聶之到齊，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交國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事，生事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嚴仲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獨行。

杖劍中階，階高七尺，而俠累方坐府上，持兵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 晉、趙、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非常女也，亦聞吾國購賢之重令，又之知也。

政姊榮獨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骸市購之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骸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獨

- 「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 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原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雠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 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 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崤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悁悁，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 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 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諾。」

• 偃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 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

•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盡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

• 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仵視。乃令秦舞陽為副。
- 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

-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



-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謀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 其明年，秦併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

- 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不得已，乃徵言，還，舉筑，擊之，傳客者擊筑，而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若旁無人者。稍稍近之，遂與賓客坐堂上，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宋子有善擊筑者，聞其家堂上有擊筑聲，出入傳客，曰：「燕趙固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荊卿之人，未嘗不中。於是遂以為其善擊筑，而舉坐稱善，賜之酒。而高漸離念久其出，每出，輒傾聽於門下，不能去。稍進前，以故不得近。高漸離乃退，舉筑，擊荊軻，未中，而擊秦皇帝，秦皇帝乃以不擊筑之故，益近之。高漸離乃隱其筑，以筑擊秦皇帝，秦皇帝諸侯之人。

-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宜哉也哉！

結論：

- 荊軻在一個國家陷入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完全不顧自己性命，而太子丹對他稍微失去了耐心他就十分過意不去，甚至改變了他等朋友的計劃。荊軻如此忠誠，也算是「士為知己者死」。
- 荊軻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時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場，可是依然義無反顧，為了自己的國家慷慨赴死，表現了十足的忠肝義膽。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心知去不歸，徒有世後名。